甲骨文字集釋

第十一卷

李孝定編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李孝定編述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馬

藏、二、二　藏、十、二　藏、三十、四　拾、六、五　拾、十、四、　前二、十九、一、　前四、四六、一、　前四、四六、二　前四、四六、三、　前四、四七、五、　前四、四七、五、　前五、六、五、　前六、二十、五、　前七、五、三、　後、下、五、十四、　後、下、五、十五、　後、下、五、十六、　後、下、六、一、　菁、三、一、　菁、九、五、　甲、一、七、十一、　甲、二、二三、二十　甲、二、十五、十四、　甲、二、十五、十八、　甲、二、十六、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馬古文作𢒠籀文畧同象馬頭髦尾之形卜辭諸字形雖屢變然一見可知為馬字矣」見增考中之十九葉上

徐中舒曰「甲骨文凡關於禽獸的象形字多作側視形只能顯其一面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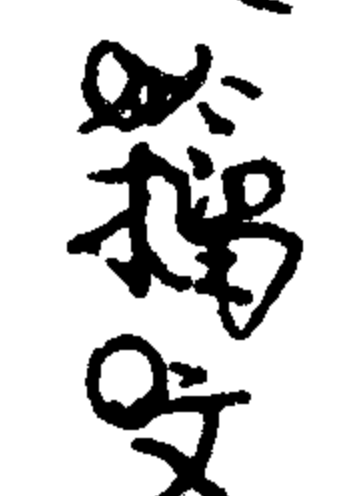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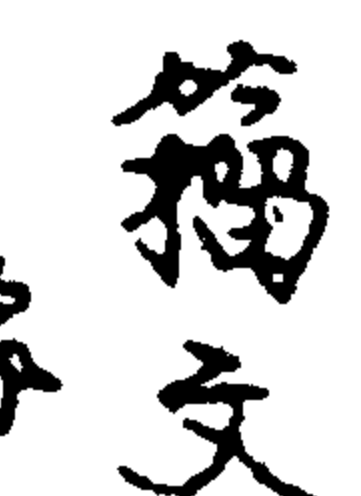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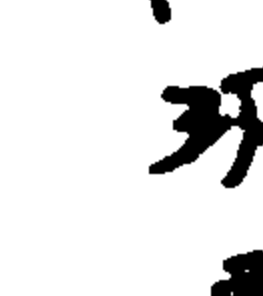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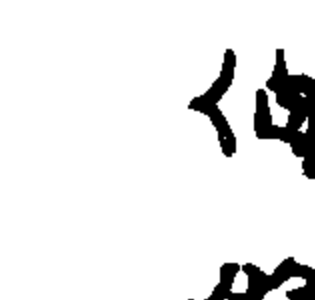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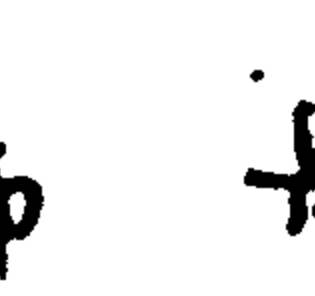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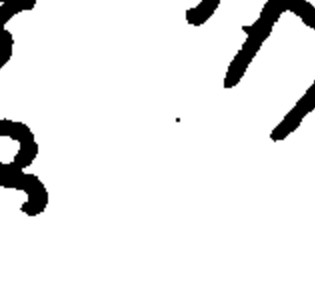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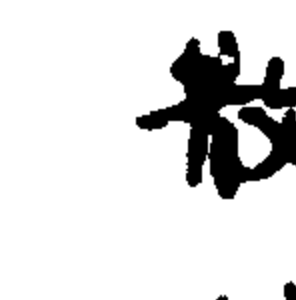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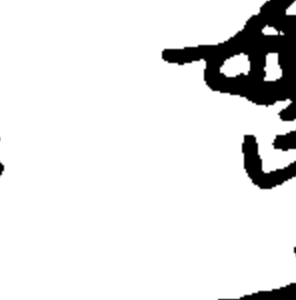
此四足的獸只畫其兩足說文中凡馬鹿羊豕象兔諸字都解說為象四足形例如「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這些字在小篆裡也的確是象四足形漢書萬石君傳說書馬字與尾當五馬本有四足再加一尾為五這類的錯誤全是根據當時訛變的字體而來正當的解釋是尾三足二甲骨文及銅器中畫獸尾多作∧形象尾毛分張之形試看銅器狩獵圖上所畫的獸形就更加明白了（鹿兔訛為四足又與上面所說的不同甲骨文鹿足作从銅器从兔字之兔足作从乃象足旁髭䰇或爪形与四足相似所以小篆就因以致誤」）見朱芳圃文字編十卷一葉上馬字條下引（據朱書卷首引書簡稱表於徐氏僅引秉字說及未稽考二篇秉字說一文与此無關未稽考一文亦未見此節不知見於何處）

陳夢家曰「武丁卜辭的『多馬亞』是多馬與多亞卜辭有多馬也有多亞馬亞都是官名馬与以下的官名常常並舉

多馬亞　武丁

多馬　武丁康丁

族馬　武丁武乙

馬亞　廩辛

馬小臣　康丁

戌馬　康丁武乙

可見他們的性質是相近的馬受令征伐與射獵很可能是馬師後世司馬之官或從此出」見綜述五○八至五○九葉

按說文「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影古文影籀文影籀文馬與影同有髦」契文象頭髦二足及尾之形作二足者側視之也契文四象省

足者多皆如此卜辭馬戉為官名如陳氏言金文作□琱鼎□毛公鼎□条伯簋□克鐘□宅簋□孟鼎□守簋□寶鼎□散盤□火月馬簋□鄂侯簋□師兌簋繁變無方而體勢略近此古象形文之通例也貿鼎一文上象頭形有髦餘則以目代頭契文中多象頭之全形然亦有以目代頭者衆大抵象形文〻之愈古者與圖畫愈近及後文字化之程度日深其形體愈趨整齊劃一以至定型此又文字衍變之通例也

駁

𩣡前四、四七、三、𩣡甲編、二、九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駁馬色不純从馬爻聲』此从㸚即許書之駁」見增考中二十九葉上

按說文「駁馬色不純从馬爻聲」辭云「口戌卜貞王囚慶駁鶮」前四、四七、三「叀并駁」甲編、二、九八、皆馬名蓋即雜色馬之專名引申以為凡不純之偁專二文馬字偏旁與金文馬字極近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騽

騽 前二.五.七 騽騽 前四.四六.五 騽 下.七.三〇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騽，馬豪骭也』卜辭有騽，从𦐇，𦐇古文友字，疑許譌𦐇為習矣」見增考中二十九葉上

郭沫若曰「馬種之名僅騽稱二字見於字書，羅氏釋騽為騽甚是，疑許譌習為習亦是，然謂𦐇為古文友字則蛇足也，此字分明从羽从日，蓋謂禽鳥於晴日學飛，許之誤在譌日為白，而云『白聲』，聲紐俱不合，古文友字就見於金文者而言，乃作𦐇（毛公旅鼎『𦐇其用𦐇』）若𦐇（曆鼎『孝友隹井』）乃从甘友聲，殆偁之初字，毛公旅鼎文正用為偁，用為朋友字者，乃段借也，字亦有从口，如農卣『𦐇友』，字作𦐇，大史友甗作𦐇是也，說文則譌變為習，羅又因此譌形而誤𦐇為友矣」見卜通一五六葉七.三〇片釋文

唐蘭曰「爾雅釋畜云『驔馬黃脊騽』說文作驔，魯頌『有驔有魚』毛傳『豪骭曰驔』說文則云『騽馬豪骭也从馬習聲』許說與爾雅毛傳相違，今驗卜辭云『叀驪眔騽』則似以訓驪馬黃脊為優，要當習聲近，疑許氏顛倒其解說矣，騽从習聲，羅振玉謂習為古文反字，疑許誤習為羽日」是不獨忘友之作習并忘騽之為形聲字矣」見文字記十七葉上

按說文「騽，馬豪骭也，从馬習聲」羅氏釋為騽，甚是，其說則唐郭為長

驅

⿰馬攴 前六·八·三 ⿰馬攴 前六·四六·三 ⿰馬攴 前五·四一·六 [illegible]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驅馬馳也从馬區聲古文作敺』案石鼓文作敺與許書古文合師寰敦作敺敺與此畧同」見增考中七十葉上

按說文「驅馬馳也从馬區聲敺古文驅从攴」絜文从馬从攴與馭字从又略異而為會意字則同蓋馭為使馬故从又敺則鞭之使前故从攴再前三文从馬者第四文則象鞭策馬之狀如繪字讀區聲其从馬者又與區字形近遂有增之音符作[⿰馬攴加區]者矣見驅卣容氏金文編十卷一葉下驅字條收此云「敺从攴从彡」說非彡為馬之形語非从彡也字為从⿰馬攴从攴馬區聲乃會意兼聲之字省馬則為敺敺師寰簋為許書古文所本其字之衍化當如下表

⿰馬攴 → [⿰馬攴加區] → 敺 → 驅

辭云「癸巳卜在長貞王過于𣎆地名往來亡𡿧駇豜十六」前二、八、三、駇下一文不識惟其下言「十六」則此字必為名詞駇必驅使之義「□卯卜貞□王駇于橐地名□往來亡𡿧」前二、四二、三即言馳馬于橐也前五、四一、六辭殘其意與二、四二、三辭同

鄴三、四四、九、

王襄曰「古縶字象拘攣罪人之形為執縶之本誼絆馬其借誼也」見類纂正編十第四十四葉下

按說文「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馽前』讀若輒縶馽或从糸執聲」案契文象拘係辠人更加手梏之形當入十三卷糸部解云「拘係辠人也从糸从執執亦聲」或入㚔部以為執之或體或入手部以為摯之或體於義均較適今許君乃次之馬部以為馽之重文實類懸隔偏旁迥殊失其次矣姑从許例次之於此請与本卷下執字條參看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騂

前、一、十、三、 前、一、十、四、 前、一、十二、七、 前、一、十六、八、 後、上、二五、五、 後、上、二五、十三、 甲、一、十一、十一、 甲、一、十五、十五、 戩、三十一

羅振玉曰「說文無⿱羊牛字角部觲用角低昂便也从羊牛角詩曰觲觲角弓」土部「垶赤剛土也从土觲省聲」案觲之角弓今毛詩作騂騂赤剛土之垶周禮草人亦作騂故書作挈形與騂近殆⿱羊牛字之譌知⿱羊牛者即騂之本字矣許君不知騂有本字作⿱羊牛乃於觲注曰「从牛羊角」於垶注曰「从觲省」皆由未見⿱羊牛字之故注經家謂周尚赤故用騂剛然卜辭中用⿱羊牛者不止一二見知周亦因殷禮耳又西清續鑑載大中敦及鎛鐘並有⿱羊牛字與卜辭正同」見增考中二十六葉下

按說商承祚曰「祚案許書無此字新附有之騂「馬赤色也从馬觲省」則騂又騂之初字矣」見類編十卷三葉上

按說文新附字有騂字解云馬赤色也从馬觲省聲」羅釋𨽸說為騂之古文商氏更謂即新附字之騂說均可从卜辭𨽸字均為牲名之形容詞當即牲色之專字金文作𨽸大簋與此同

⿰宰馬

前、四、四七、五、

从馬从宰說文所無

⿰⿱高老馬

前、四、四七、五、

从馬从高从老說文所無

⿰夜馬

前、四、四七、三、　前、四、四七、四、

从馬从夜說文所無

〔補〕唐蘭曰「⿰⿱高老馬字舊不識、⿱高老即說文⿱蒿老也⿰⿱高老馬从馬⿱高老声、字書所無其義為馬名以声推之疑即驕之或體說文「馬高六尺為驕」」見文字記十七葉 此條節引

⿰犬馬

前、二、五、七、

从馬从犬說文所無

⿰⿰立犬馬

前、四、四七、五、

从馬从立从犬說文所無

駐

[oracle form] 後下、十八、八、

从馬从壬說文所無

騀

[oracle form] 佚、四四七、

从馬从求說文所無

駛

[oracle form] 卜、七三三、

[oracle form] 前、六、四六、六、

从馬从史說文所無

馲

从馬从乇說文所無牝馬也說見前二卷牝字條下

廌

藏、二三〇、四、 餘、十三、一 前、三、三二、三 前、三、三二、四、 前、三、三二、七、 前、四、八、一、 前、四、四七、六、 前、四、四八、六、 前、七、十三、二、 後、上、三十、十三、 後、下、一、四、 後、下、三、十三、 後、下、十九、十四、

孫海波曰「說文『廌解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此正象一角之形」見文編十卷二葉上

按說文「廌解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从豸省」既云象形即不當云从豸省孫釋此爲廌可从字與鹿異鹿皆象二角多歧之形

〔補〕唐蘭曰「有近人有釋爲廌者蓋謂鹿當有〔具〕二角而此只一角故也」實甚誤

廌字卜辭自作[古文字形]鹿字小篆作[古文字形]亦只一角可知此仍是廌字」見天壤文釋五十九葉下

按契文自有鹿字作[古文字形]吾人研究契文首當就契文本身作比較研究不能謂小篆鹿只一角遂謂契文一角者亦鹿字也

鹿

□藏、四五、三、□藏、四五、四、□藏、九九、三、□藏、一四一、三、□藏、一九三、三、□拾、六、三、□拾、六、十二、□拾、十三、四、□前、二、十六、一、□前、二、二六、四、□前、二、二六、五、□前、二、二七、一、□前、二、三四、四、□前、二、三六、二、□前、三、三二、六、□前、四、四七、七、□前、四、四八、四、□甲、一、七、十二、□甲、二十四、十四、□後、上、十五、七、□戩、四一、十、

羅振玉曰「或立或寢或左或右或回顧或側視皆象鹿形」見增考中二十九葉下

郭沫若曰「辭云『受又鹿』甲、二、一三、九、猶它辭『受又々』鹿假為祿从鹿之麓字卜辭作□金文麓伯星父毁作□是知鹿音與彔音古互相通用也」見卜通一三三葉下

按說文「鹿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似从比」契文鹿字象其兩角多歧其作一角者乃廌字說見前足形或作从象有懸蹏之形為許小篆作从之所自昉許君乃以「鳥鹿足相似」解之此與「虎足象人足」同屬不經之論下云「从比」亦不辭字為全體象形不得以會意說之也字在卜辭為獸名或云「叏又鹿」者郭說是也（甲、二、一、三、九、字作[glyph]略淺態是否鹿字尚待考）金文作[glyph][glyph]貉子卣[glyph][glyph]命簋與契文同

麟

□ 拾、十三、二、

孫海波文編十卷三葉上收此作麟

按說文「麟大牝鹿也从鹿粦聲」契文此字爲動物之象形字無疑惟究爲何獸實未可確指姑从孫說收之於此

〔補〕葉玉森曰「□疑古麟字」見拾考二十六葉上 孫氏蓋本葉說

麐

[甲骨字形] 前、四、四七、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麐，牝麒也，从鹿吝聲』，此字从[甲骨字形]，似鹿而角異，以吝有聲，殆即麐字。鹿爲歧角，麐角未聞，似鹿，故此字角無歧，許从鹿殆失之矣」

見增考中三十葉上

按說文「麐，牝麒也，从鹿文吝聲」，此从文聲，吝亦从文聲，羅說可从。郭沫若於秦公殷之「高弘有麐」讀爲慶，亦是。郭說見兩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下冊四十七葉 此辭麐駁𩿥並見，當亦獸名。

補 唐蘭曰「說文『麟，大牡〔牝〕鹿也』『麒，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麐，牡麒也』，是麟字本當作麐。殷虛卜辭有[甲骨字形]字，羅氏云 已見前引，以畧。又秦公殷云『以受屯魯，多釐麐壽無疆，㽙疐在立，高弘又[金文字形]，竈囿四方』，秦公鐘銘略同，宋人釋[金文字形]爲慶，容庚金文

編云「慶說文所無」董作賓則申容絀羅而以「慶為从鹿从文會意象鹿皮之有斑文也」欲論慶之是否為麟不能僅以从鹿从文會意之一假定為滿足也先當審𠷎字所以之𠷎為何字乎卜辭有𠷎字及麑字羅氏並釋為麑其說云「𠷎象鹿子隨母形」殆即許書之麑字說文訓麑為狻麑而別有麛字訓鹿子然麑之為字明明从鹿會合鹿兒之意詎正是鹿子矣卜辭以有角無角別鹿母子故卜辭中之𠷎字似鹿無角緣是亦得知為麑字矣」羅氏誤認从兒之字以為兒字故有此說所謂卜辭以有角無角別鹿母子亦其所臆測也卜辭文有麋慶二字並以𠷎羅氏於麋下則云「麋殆似鹿而無角者」是其自為矛盾之證也𠷎當即𠷎字之變體此以金文慶字之从𠷎可以證知之爾雅釋獸曰「麋牡麔牝麎其子䴠」又曰「麕牡麌牝

麀其子麛』又曰麕牡麌牝麜其子麆』此麋鹿麞麕者鹿族之三大族也卜辭𪊨數見𢀛字舊不之識故商氏列於待問編又有𦣻字且屢見偏旁又有𢀛字亦均在待問編余謂當釋為眉或麂蓋惟古文麋眉形相近故經傳眉壽多作麋壽也鹿字見卜辭甚多亦見金文皆象歧角之形則麋鹿并象形字也說文以麇麇為从鹿囷省聲籀文作麕詩『野有死麕』釋文作麏云『本亦作麕又作麇』囷與君皆聲囷無可疑然說文以从禾為囷省聲則失之殷世已有麇字而麕麏之字發生尚在其後又安得因而省之哉余謂麇字實从禾眔聲稠或穈之本字也春秋公羊哀十四年傳云『有麏而角者』則麇本無角其證甚明說文『麇麞也』『麞麇（本誤麋依諸家注訂）麏也』考工記注云『齊人謂麕為獐』則麞即獐而今之獐固無角也則麇之本字以麇鹿例之實當作眔以無

角別於鹿亦象形字也。麐為麠屬，故公羊記有麠而角者，而春秋記為獲麟，此一證也。爾雅等書並言麠身，此二證也。爾雅釋獸「麠，大麃，牛尾，一角」郭璞注云「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此是也。麃即麞，黑色耳」。史記孝武紀「獲一角獸若麃然」索隱引韋昭云「體若麠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麠而角者』是也」。楚人謂麋（本誤麋，今正。爾雅「菌，鹿蘪」，釋文「菌，郭巨阮反，謝其隕反」，說文、廣雅則云「蘆，鹿蘪也」。此正麋鹿聲」轉之例）為麃，此三證也。麠即麒麐之合音（麒麟猶吉量二字為一名，漢人乃歧為二名），此四證也。鐵雲藏龜拾遺第十一葉有□字，葉玉森疑為麟字，其形頗似麠之或體□而首有角，揆以角龍鳳字，卜辭並以▽為角，則葉說庸或可信也。說文以麐為从鹿吝聲，則轉為形聲字，卜辭鳳字亦象形與形聲並存也。其从鹿者，畀之誤也。吝字又从文聲，形聲之初，無轉輾取

聲之理則卜辭金文从文聲者乃其夙初或从吝聲當為後起蓋從文聲者兼取其義說文有䰽字即文馬也即慶之从文亦謂麐之有文者故京房備其有五采廣雅謂之文皆彬彬也羅氏謂从吝者聲董氏謂鹿之文者皆失之矣惟慶以文聲故亦語轉為麠爾雅之「麠大麃牛尾一角」與「麐麕身牛尾一角」所異者一為大麃一為麕身耳然楚人謂麋為麃郭璞以麃為麞而說文以麕為麞是麃麕乃同物而異名則麐之與麠本亦同物皆麕字一聲之轉為方俗之殊名爾雅非一人所集故並錄之耳說文「䰽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吉黃之乘犬戎獻之」周書王會解作吉黃海內北經「犬戎有文馬名曰吉量」凡此吉黃吉量其合音正與麠同文馬名曰吉量而文麕謂之麠則慶或讀麠故秦公𣪘假為慶字 易豐曰「來章有慶」詩

楚茨曰「孝孫有慶」書呂刑曰「咸中有慶」有慶為以與疆方為韻也見獲白周人習語此當以宋人讀為「高弘有慶」

兒考

郭沫若曰「慶古文慶秦公毀及秦公鐘「高弘有慶」字作□从鹿从文與此同伯其父慶簠作□从文之餘文古文」文字多以心作□師酉毀若□師書毀故慶字亦有省變召伯虎毀「余告慶」作□戈叔慶父鬲作□似从鹿省亦似从文省由此再變則為小篆之□說文說為「从心夊从鹿省」乃沿譌字以為說也」見卜通一五五葉上（按此意亦見青銅上冊三一葉）

按字當釋慶秦公毀假為慶非即慶字也絜文自有从鹿从心之慶字作□後、上、二十、一與此从鹿从文者有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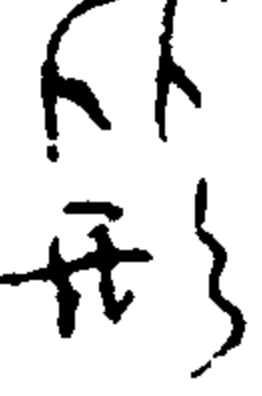
麋

□藏、一一○、三、□藏、一二○、一、□藏、二二一、三、□餘、十二、三、□拾、六、十一、□拾、十三、五、□前、二、二六、七、□前、二、三一、五□前、四、二二、七、□前、六、四五、五、□前、六、四六、四、□後、上、十五、七、□後、下、二六、七、□甲、一、二五、十一、□甲、二、十四、七、□甲、二、十五、一、□戩、十五、一、□戩、四一、十一、

唐蘭釋麋說詳前麐字注

孫海波曰「古麋字从眉見文編十卷三葉上」

按說文「麋鹿屬从鹿米聲麋冬至解其角」契文此字大體為象形然麋角斷無作「卌」形者孫說為从眉亦未安蓋「𥄉」形明〻與軀體相連也字於六書不知居於何等亦惟闕之以俟高明耳唐氏謂「古麋眉形近故眉

壽多作麋壽」（見前釁字注）說亦有可商按眉壽為殷周嘏辭習語金文作釁𩰲壽經籍或作麋壽微壽除壽上一字眉釁麋微無定者以其音近非關形似也（說詳拙著釋釁与沬載本所集刊外編第四種請參看）

補遺瞿潤緡曰「按𢊁非鹿字後編（卷上弟十五葉）王田于𣪠麓往（缺）絲以獲𢊁六鹿九𢊁之角与鹿不同苟釋為一字則云「獲鹿六鹿九」而不云獲鹿十五亦為不辭也」見卜釋五一葉上

按字作𢊁者尚可解為肖其二角而不歧出惟於作𢊁形者則無以為解急就篇「貍兔飛鼯狼麋麏」顏注「麋似鹿而大冬至則解角目上有眉因以為名也」小顏此說与契文字形亦近蓋它獸無眉而麋獨有故作字象之耳顏說當是

麋

□前、四、四八、八、□前、七、二八、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麋从鹿困省聲。籀文从困不省。（定按：兩困字羅書原文作囷當誤今正）今卜辭从□不从鹿，然則麋殆似鹿而無角者歟」見增考中二十九葉下

商承祚曰「案其从□者殆亦麋字，其文與卷七同，故推知之」見類編十卷四葉上

葉玉森曰「□前、四、四八、八 从□与□異，乃□象持卜擊無角鹿，似與麋並非一字」見前釋四卷六十五葉上

郭沫若曰「辭云『壬寅卜貞今日□至』後、下、三五、八 商承祚收為麋字重文非是。以辭意按之確是麑字」見青銅上冊三二葉

唐蘭釋麋見前麐字注

麗

兢 錄、三七九、

魯實先曰「卜辭一見兢字其辭曰『戊戌卜出貞其出匚于𠂤于兢室』續文錄三七九、或疑兢與丽為一字並隸定為競又疑兢為僉之初文說並非是以愚考之兢乃麗之初文案說文鹿部載麗之籀文作丽諸本作篆文唯毛晉本作籀文案玉篇集韻類篇並以丽為古文是知作篆文者非是汗簡引作丽並為兢之省變其文从吅者吅即鄰之古文漢孫根碑云『至于東吅大虐戕仁』見隸釋卷十漢衡方碑云『宜享難老彭祖為吅』隸釋卷十二孫根碑之東吅即漢書敘傳所載幽通賦之東厸師古曰『厸古鄰字』是其證也惟東吅之吅字乃以訓回之二口以示二室相鄰之義非說文訓驚呼之吅也夫象二室相鄰而從口者是猶舍高倉亩之從口也逸錄有誤以所从之口即人所言食之口而口之古文多作

之曰離亦取附麗為義也其曰歷或磿者以歷磿與麗聲同來紐故假歷磿為麗小雅魚麗麗毛傳曰「麗歷也」是即以雙聲為訓可為二字聲同義通之證」詳見新詮之二第廿七至廿九葉

按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丽古文丽籀文麗字」「丽聲」之丽諸家以為即此字之古文是也麗既以古文為聲則从鹿必屬後起魯氏釋契文之𦉫為麗正與許書古文籀文（按許書者多注丽形為籀文是也今從之）迺其說字之形音義亦是可从竊謂丽之本義訓兩訓耦麗字从鹿當為鹿之旅行之專字二者本非一字（麗為丽之孳乳字猶子之與母也）至許書始誤混為一耳不然兩耦之義可以以見意之字甚多何必从鹿乎且字从吅鄰以从於義已足今更从鹿不覺重複已甚乎今仍許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書之例次之於此

□

□ 乙、一九四三、

按說文「麀牝鹿也从鹿从牝省」（𪊲或从幽聲）此从□與鹿近當即麀之初文說詳二卷牡字條下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按从鹿从士說文所無字非从土釋塵非是王國維氏釋麈其說是也契文書文之字即於書名之字旁著士字以示之見說二卷牡下辭云「囚來貞望丁酉囚俎于麈囚固曰其出有囚」麈在此辭為地名

麤

[甲骨字形] 前八、十、一、 [甲骨字形] 甲、二、二六九、 [甲骨字形] 珠、一一二、

葉玉森曰「从二鹿予舊釋丽象二鹿旅行說文麗下出古文丽篆文𠁣孫詒讓氏謂丽从比从二入會意取兩兩相比與旅行誼合後人以鹿性善旅行乃增鹿為麗予意丽𠁣並二鹿形之譌變卜辭象形鹿字亦簡作[字形]與丽𠁣形近初文本象二鹿譌作丽𠁣僅象鹿腹與足而首角形失遺鹿乃更譌其說殷契鉤沈說契」見前釋八卷八葉上

王襄曰「古麤字从三鹿」見類纂正編十卷四十四葉下

朱芳圃文字編十卷三葉下以徐中舒說收[字形][字形]為麗又从葉說收此為麗並列而無所取舍

孫海波文編十卷三葉下收此作麤

按說文：「麤，行超遠也。从三鹿。」古文會意字从二體或三體四體不拘，並非其多。王說可从。𩩲字有偶耕意，惟不必是麤字，本書入存疑。此象二鹿旅行，其意雖與許書麤字意義近，惟其形仍是麤字，故从王說。辭云：「丁亥子卜貞我田田麤」前八、十、一。餘二辭爲一片之重出者，僅餘殘文，爲地名。

補 商承祚曰：「按从二鹿與三鹿同。」見類編十卷四葉下

㲋泉

羅振玉曰「古金文有能字有[glyph]虢叔鐘[glyph]數狄鐘[glyph]宗周鐘諸形與卜辭同」見增考中卅葉下

[glyph] 後、上、九、四、

从㲋从泉說文所無金文亦有此字舊釋態非是態古祇作「能」左傳「晉公夢黃能入于寢門」是其義後以假爲賢能能耐之義既久而本義湮遂假火光熊熊之熊爲獸名字耳金文多用此爲重言形況字亦方國之名卜辭云「王賓㲋泉亡尤」似爲人名

㲋酉

[glyph] [glyph] 前、六、四、一、 [glyph] 前、二、五、三、 [glyph] 前、二、十三、七、 [glyph] 前、二、十四、 [glyph] 前、六十四、三、

王襄曰「古𧴪字許書所無吳愙齋先生云疑𧴪字古文許說獸名从㲋吾聲讀若寫」見類纂正編十卷四十五葉上王氏述攷作𧴪

孫海波曰「从㲋从酉說文所無金文遣小子𣪕作[glyph]與此同吳大澂謂疑即

許書𡨦之古文」見文編十卷三葉下

从虍从商說文所無卜辭上[虍商]連文地名

補 孫詒讓曰「當即說文之䖒字說文䖒獸名从虍吾聲讀若寫」此商吾為五又增商形遂不可識耳」見卜通一三〇葉上郭氏引

郭沫若曰「䖒說」者吾為五又增商形」不如說䖒為[虍商]之譌較為切近也上[虍商]當是國名其地距殷京頗遠由下旬推之相距之路程當在四十日以上當在三千里內外以聲類求之疑即上虞上虞之名頗古據水經注漸江水下「江水東逕上虞縣南王莽之會稽也本司鹽都尉治地名虞賓晉太康地記曰「舜避丹朱於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侯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之說不同未詳孰是」余按之說

均係傳說然漢書地理志已有上虞屬會稽郡蓋沿秦之舊則上虞之名當自殷周以來所舊有矣」見卜通一三〇葉

商承祚曰「遣小子敦作覃丙申角作覃泉與此畧同吳中丞謂疑即許書覃之古文」見類編十卷五葉上

葉玉森曰「按孫詒讓氏據左傳甘讒與甘扈同地定覃爲扈之正字其說甚辯有長跋載籀高述林卷六第三十九葉有㫗字即覃所从之偏旁古當別有覃字孫氏謂覃即扈字則未敢从考甘後上十六四扈後上四八又十三六二地並見卜辭惟扈作雇說文「雇九雇農桑候鳥扈民不婬者也从隹戶聲」左昭十七年傳作九扈知雇爲扈之正字雇地當即有扈覃與上覃乃別一地名丙申角爲覃泉二字合文商氏謂與敦文同亦非」鉤沈見前釋卷

二第六葉

徐中舒曰「甲文金文又有𧰨字地名，內中角作𧰨，皆豩之異文，說文誤作豩讀若寫。豩豩士父鐘作𨘢𨘢，又季𩰤毀稱其皇考為井叔，與井季𨘢卣當是同一人所作之器，即豩𩰤𨘢並通之證。石鼓乙「其朙孔庶，𩰤之𨘢𨘢，𨘢𨘢𨘢𨘢」，𨘢與庶𨘢韻，據此數字推之，豩當讀胥，豩之胥與金文豩形韻近，詩蕭蕭「零露湑兮」，裳々者華「其葉湑兮」，湑並與寫韻，胥寫庶𨘢古皆魚部字，故得相通。師酉毀豩夷京夷，並言豩京，即詩篤公劉之胥京，篤公劉「于胥斯原」「于京斯依」「于豳斯館」之語全同。京豳為地名，則胥亦當為地名（此胡適之先生說）。京與胥連，亦與師酉毀合。詩芃々之逢々，萋々峰々之湑々，皆有盛意，是數々豩々即形容武嚴之盛也」見金文嘏辭釋

例載集刊六本一分四十一葉

按諸家說爲⿱良言之古文或是然金文⿱良甫⿱良冃變義近通用者蓋諸字並以良爲聲故音近通假徐氏說爲一字恐非然則⿱良甫乃以甫良聲與許訓⿱良言爲以良音聲者異趣今仍收爲說文所無字亦慎之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甲骨文字形] 拾、十三、六 [甲骨文字形] 前、四、五二、六 [甲骨文字形] 前、六、四九、六、[甲骨文字形] 後、上、十四、十、[甲骨文字形] 甲編、六二二、[甲骨文字形] 乙、九一八八、[甲骨文字形] 續、六、二一、二

羅振玉曰「長耳而厥尾象兔形」見增考中三十一葉上

按說文「兔獸名象踞後其尾形兔頭與㲋頭同」栔文字形與兔形略近羅說可从。辭云「□庚子卜翌辛丑王逐兔」前、六、四九、六、亦獸名

逸

[甲骨文] 藏四五．三 [甲骨文][甲骨文] 餘五．一 [甲骨文] 前五．二八．四

唐蘭曰「以偏旁考之則[甲骨文]字昔人所誤釋為逐者當釋為逸兔逸本象逐兔之引申為奔逸」見天壤文釋二十九葉下

按說文「逸失也从辵兔兔謾訑善逃也」契文从兔从止兔走而止逐之也與逐同意唐說可从說見二卷逐下金文作[金文] 秦子矛「[金文]止[金文]止」齊陳曼簠「不敢逸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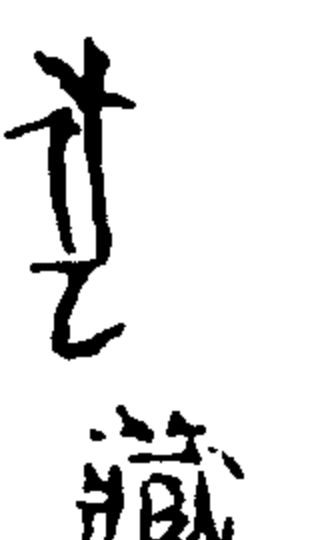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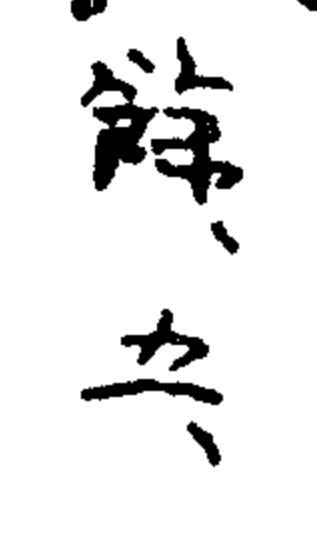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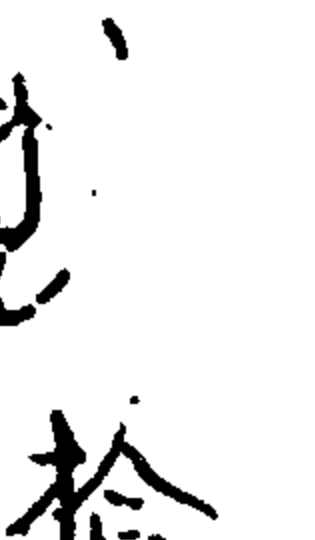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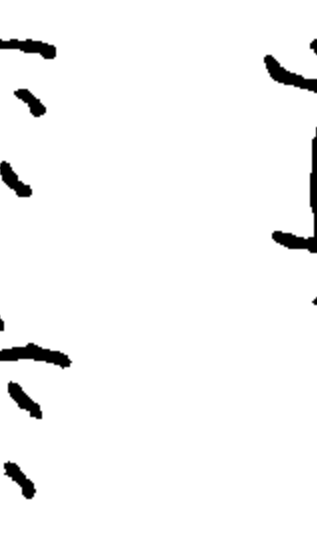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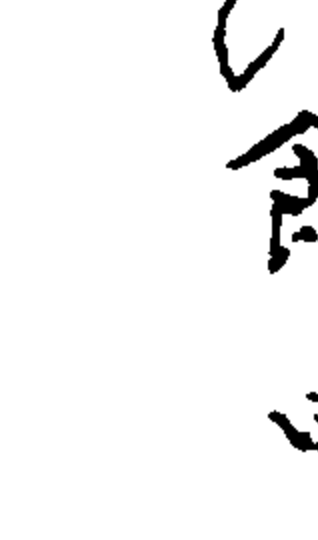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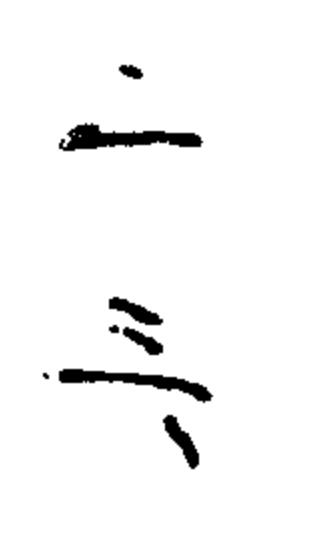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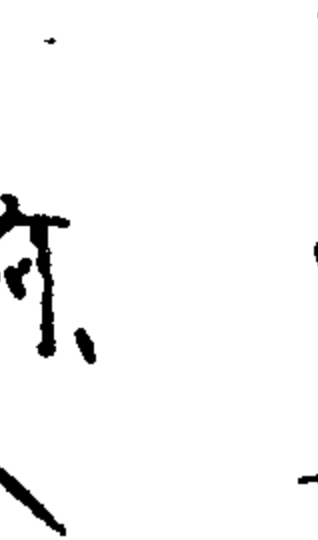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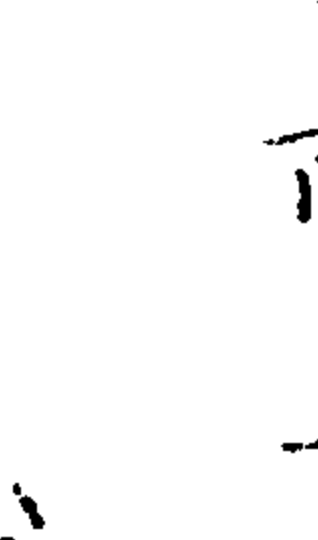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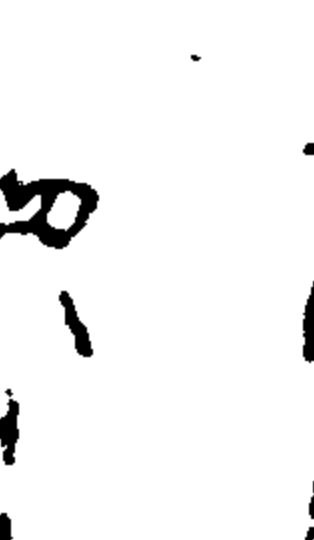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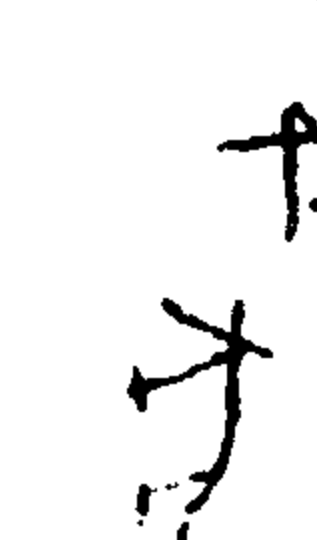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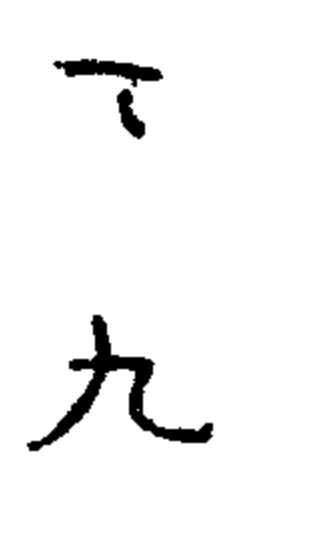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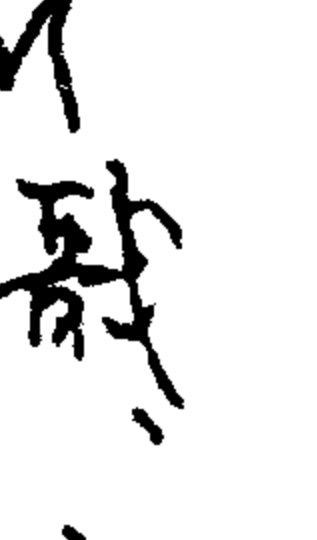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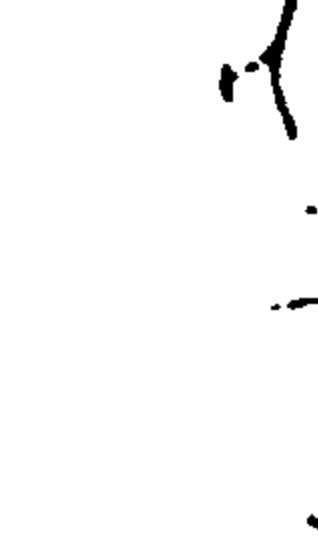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冤

[甲骨字形] 前一、十一、五、[甲骨字形] 前四、五〇、一、[甲骨字形] 前五、十三、七、[甲骨字形] 前五、十四、一、[甲骨字形] 前五、十四、二、[甲骨字形] 前六、三五、五、[甲骨字形] 前六、三五、六、[甲骨字形] 前六、六五、六、[甲骨字形] 後下十七、八、[甲骨字形] 甲一、六、四、

羅振玉曰「象兔在罟下王氏國維謂即爾雅釋器『兔罟謂之罝』之罝」見增考中四十九葉下

商承祚曰「說文『罝从网且聲』且殆从兔之譌又誤象形為形聲矣」見類編七卷十五葉商說原文「說文」二字上有「爾雅釋器兔罟謂之罝此从网兔當為罝之本字」廿一字

陳邦懷曰「此冤字也說文解字『冤屈也从冂从兔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考网下出古文罔从冂亡聲以此例之則网從之字亦可省作冂然則說文解字冤字從冂猶從网也卜辭冤字從网作不省从兔蓋為冤之古文說文解字

『罟兔罟也』『罝兔网也』廣韻『罝兔網』是知捕兔非网不可卜辭之冤象兔在网下以校許書從冂其誼尤顯明矣」見小箋二十六葉上

葉玉森曰「依字形當象兔在网罟下釋罝較適卜辭為地名」見前釋一卷六十三葉下

孫海波文編七卷十七葉上收此作冤其說曰「从网从兔說文所無商承祚謂即爾雅釋器兔罟謂之罝」

按說文「冤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契文从网从兔王氏釋罝似有可商蓋兔罟曰罟或謂之罝此方言殊語遂各為專字且冤為會意罟罝則為形聲備但以義求之又安知其非罟字乎陳氏釋冤說較可信网字雖未必有或體作冂然由网譌變作冂則極有可能且冂字

許書訓覆以网捕兔亦有覆義至冤字許君訓屈則是覆之引申義也字在卜辭為地名

藏、四四、一、藏、七六、三、藏、一四二、二、藏、一五〇、一、餘、四、一、餘、六、一、拾、四、四、前、一、二六、六、前、一、四六、一、前、六、二、二、一、前、三、二三、六、前、七、一、二、前、七、二五、四、前、八、四、一、後、上、五、十、後、下、四、十四、後、下、四、六、七、菁、九、十三、菁、十、十、甲、二、十五、十三、戩、下九、戩、二五、四、

王國維曰「腹瘦尾拳者為犬腹肥尾垂者為豕」

楊樹達曰「卜辭犬方殆即昆夷也即後世詩大雅緜之混夷皇矣之串夷史記匈奴傳之畎夷國語周語之犬戎」見甲文說四二葉釋犬方

楊氏又曰「卜辭犬或為官名即周禮地官之迹人也」見甲文說十八葉釋犬

[oracle-bone glyph]

[oracle-bone glyph] 前四、五二、三 [oracle-bone glyph] 佚、九四六

羅振玉曰「象犬腹下脩毛垂狀當為尨字今篆彡在背上犬非剛鬣若在背則彡狀不可見矣」見增考中二十八葉上

按說文「尨犬之多毛者从犬从彡詩曰『無使尨也吠』」契文與小篆形近惟一在腹下一在背上略異篆文當盡求結體勻稱耳羅說可从辭云「今尨」前四、五二、三似為人名

戾

⿰立犬 後、下、四二、八、 ⿰立犬 甲編、五二六、

孫海波文編十卷四葉下收第一文作戾無說

屈翼鵬曰「⿰立犬與後、下、四二、八、之⿰立犬當是一字从犬从立與魏石經多方殘字之戾字同當亦戾字也」見甲釋八一葉

按說文「戾曲也从犬出戶下戾者身曲戾也」此為會意契文从犬立聲則為形聲三體石經戾古文作⿰立犬與此同辭云「在⿰立犬」後、下、四「口于⿰立犬」甲編、五二六、二八

地名

[補]唐蘭曰「⿰木犬⿰立犬當釋犾卜辭犾字極多舊不識今按即⿰足犬字⿰足犬字說文闕三體石經為戾字古文」導論下五十三葉下

按唐氏釋⿰立犬為戾是也⿰木犬字當从屈翼鵬說釋狄見下

狩

孫海波曰「說文『狩，犬田也，从犬守聲。』契文以獸爲之，獸字重文。」見文編十卷四葉下

按說文「狩，犬田也，从犬守聲。易曰『明夷于南狩。』」契文獸狩同文，說詳十四卷獸字條下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臭

藏一九六．三　前五．四七．四

孫海波文編十卷四葉下收此作臭

王襄曰「古臭字」類纂正編十第四十五葉下

按說文「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从自」契文與小篆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獲

王襄曰「古獲字許說獵所獲也」又訓隻云「鳥一枚也从又持隹又持隹有捕獲之誼殷契故叚為獲字」類纂正編十卷第四十五葉下

孫海波曰「从又持隹獲之義也隻字重文」文編十卷四葉下

按說文「獲獵所獲也从犬蒦聲」契文但从又持隹與隻同字又持隹有捕獲義王說是也說詳卷四隻字條下

獻 𤲞前八、十一、二 甗甲編、二〇八六 𤲞佚、二七三

王襄曰「古獻字从犬从鬳省」類纂正編十第四十五葉下 按王書只收第一文

屈翼鵬曰「甗字於此即鬳字於此當讀為獻乃獻俘之義鬳䰧謂所獻之䰧人也」甲釋二六一葉

商承祚曰「𤲞疑獻字𤲞即鬳之省」待問編卷八第二葉

按說文「獻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之从犬鬳聲」契文从犬从鬲或又叚鬳為之辭云「乙卯卜狄貞鬳羌其用匕辛必」甲編二〇八六屈氏之說是也金文作獻龍季子白盤 獻不嬰簋 獻召伯簋 獻召伯虎簋 獻史獸鼎 獻叀甗 甗見甗 从鼎與从鬲同意或但作鬳與甲編一文同或从犬从鼎与前編一文同竊疑从犬从鼎為會意以犬為鼎實羹獻之意也

或作[glyph]伯貞甗[glyph]陳公子甗，其形已有譌變矣。

〔補〕葉玉森曰：「[glyph]當釋鬳。卜辭段作獻，[glyph][glyph]並疑鬳之或體（變）。」鉤沈十五葉

商承祚曰：「[glyph]即獻。金文㺇父甗作[glyph]，與此近似。甲即鼎，省獻本作甗或甗，从虎从鼎，或从虎从鬲之文，見金文。後求其便于結構，將虎移于鼎或鬲之上，而以虎字之下體寫為犬形（文按：商氏原文「犬」作「大」，疑誤），遂成獻與獻矣。金文十之八九皆如是。以傳世古甗證之，三足之股皆作虎頭，即此字之取義。後以字形言，以鼎者取器之上象，以鬲者取器之下形也，乃合二器而成甗，上為鼎，下為鬲。甗即獻字本體（文按：此「獻」疑當作「甗」），後寫誤作獻，乃用為進獻字，復別構甗為器名，非其朔矣。」見佚考四十二葉上

按：葉氏所舉另二文，一當隸定作[glyph]，商氏釋鑊，或是，見十四卷；一是盧字，與此無關。商

氏說此字从虎之意可以若然則用為追獻之義者純是音假余前說為會意者為無據矣

𤞣 𤞣（字形） 後、上、十四、八、

葉玉森曰「說文『𤞣狾犬也从犬㞷聲』此字从犬从㞷乃𤞣字地名卜辭王一作⊥故知㞷為生」

按說文「𤞣狾犬也从犬㞷聲䢉古文从心」契文與篆文同葉氏謂字作𤞣（字形）辭審影本原件雖略漫漶字仍作𤞣（字形）辭云「王𤞣田湄日不遘口大風」𤞣似當讀為往非地名湄日者竟日也湄讀為瀰

〔補〕孫海波曰「契文以為往字」文編十卷五葉上

狄 甲編一〇三二、狄甲編一〇三六、狄甲編二一七三、狄甲編一二六四

狄甲編二二六九、狄佚二七八、狄佚二八八、狄錄七五三

屈翼鵬曰「⿰犭大从犬大聲疑是古狄字說文謂『狄从犬亦省聲』者蓋非是此字古蓋從大不從火亦非亦省聲按說文『杕从木大聲』而音讀與狄近則是⿰犭大殆即狄之譌也此處⿰犭大乃第三期貞人名」甲釋一五四葉

按說文「狄赤狄本犬種狄之為言淫辟也從犬亦省聲」大與火篆體形近契文作⿰犭大篆譌為狄耳屈說可從隶部𨽾从隶大聲其音讀亦與狄近卜辭⿰犭大為貞人名唐蘭釋此與⿰犭大人並為矦字導論下五三葉下非是此从大不从立也唐說見前矦字條下引請參看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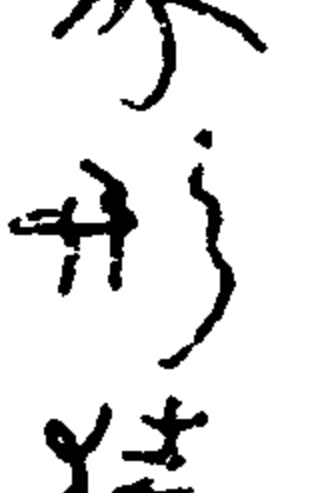
猶

[glyph] 後下三六、五 [glyph] 後下四六、四 [glyph] 續存一九四八 [glyph] 新三一三八

商承祚曰「其从由作猷疑亦猶字之省」見類編十卷七葉上

郭沫若亦謂与猶同字並當釋猶見甲研釋𦣞四至五葉已見九卷豕部釋下引

孫海波文編十卷五葉上金祥恆續文編十卷八葉下並收猶[glyph]二字作猶

按說文「猶玃屬从犬酋聲一曰隴西謂犬子為猷」絜文从犬由聲由今甾字王國維謂甾即古由字(說文無由字而从由之字甚多說見觀堂集林卷六釋由上下二篇)其說可從茲不具引商氏疑此為猶是也惟謂即与猶為一字即其

畜形則非郭沫若諸氏並同此誤羅振玉氏則釋櫑爲猶爲高說所本其說之誤唐
蘭氏已辨之見九卷獋下讀卷首此从犬由聲由聲与酉聲近故得通作猶
馬驌本周易豫九四「由豫」作「猶豫」爲由酋音近字通之證金文与小篆同
已見前九卷獋下引不贅錄

猴 [oracle form] 拾、六、九、[oracle form] 後、下、三一、九、[oracle form] 佚、八八六

葉玉森曰「[oracle form]為猿猴形神態畢肖想見先哲體物之妙惟古代讀猿讀猴殊難臆斷按夒與猱猿古今字夒象兩手攀援一物猱善援故名之漢書李廣傳之猿臂即猱臂又袁與夒通篆文作[袁]許書謂从衣叀省聲似覺未安余疑[袁]下所从之[form]或由古象形猿字譌變其只肖足尾猶顯然可辨加[之]乃造篆者增飾之袁即古文猿古音殆讀猿乎」拾考十二葉下

按說文「猴夒也从犬侯聲」葉氏謂上出第一第二兩文為猿猴形是也此為象形古文猿猴並為後起形聲字方言殊異遂製為二字耳此字未讀雖非可知姑收作猴葉氏說袁字殊不經第三文商承祚佚考釋夒見序書九

七葉上金祥恆續文編十卷八葉下收作猴是辭云「貞求年于夒九牛」乃殷先公非獸名商氏釋夒是也夒猴聲韻並近義亦相類猴為夒之後起字本書依許例分收為夒猴二字實則當為一字也(注)以夒之音讀求之此字當為許書之猴非猿字也夒字已見五卷請參看拾、六、九、之「獲猴」則獸名也

(注)依字形言當以作「夒」為正字猴為後起猴為夒之重文

[甲骨文字形] 前六.四八.四

羅振玉曰「李良父壺良作[字形]卜辭作[字形]與[字形]同从犬从良即狼字或有从亡者殆良[字形]之省許君謂良从亡聲故知亦狼字」見增考中三十一葉上

王襄曰「古狼字此从犬从[字形][字形]古良字又說良善也从畐省亡聲良亡一聲之轉故古狼字或从亡或曰从良省」見類纂正編十第四十六葉上

商承祚曰「案卜辭中曰「獲馬」「獲鹿」「獲麑」「獲雉」之文屢見以證考之此商氏定案此「此」字指从亡作[字形]者而言當為狼字曰「獲狼十有三」前六.二七.曰「獲狼廿五」前六.冊四.曰「獲鹿狼」前六.冊五.此狼字之確證也良亡音相近故段亡為良」見類編十卷七葉

葉玉森曰「按卜辭之亡均讀若無如「亡囏」「亡祐」「亡災」「亡尤」「亡𡆥」「亡不若」可證則从犬从亡疑即古文狐字狐祥獸也鬼所乘之有時而亡故古人謂

之於其音讀無復世始循狐貈之例制狐字音仍近於易解九二「田獲三狐」古人田獵固以獲狐為貴以其皮可製裘也（鈎沈）」又見前釋卷二第十六葉

又曰「射諸家釋狼似右為豕形」前釋六卷四四葉下

柯昌濟曰「犾當釋狐」見補箋

孫海波文編金十卷五葉上金祥恆續文編十卷九葉上均並收狼於二文作狼

按說文「狼似犬鋭頭白頰高前廣後從犬良聲」此正从犬良聲釋狼是也葉氏謂右似从豕說非契文犬豕之別已前見王國維氏所說（犬字下）惟偏旁中犬豕每形近此字右旁尾雖不拳然仍是剖腹當是犬字至契文另

有从犬亡聲之犷羅商王諸氏亦並釋狼使契文無从犬良聲之狼則謂亡良聲近从亡者當釋為狼或尚可信今狼犷並見同一獸狼也何以或从亡聲或从良聲此為犷不當釋狼之確證卜辭亡皆讀無聲與狐近此又犷當釋狐之確證葉氏之言是也字今作狐乃易亡無聲為瓜聲耳非有二物也犷狐為古今字故其聲將可有變易至犷狼二字同時並見卜辭不當有不同之聲讀也且亡既讀無聲則與良聲相遠故知犷之不當釋狼也又金氏續文編收□乙六九八二作狐此文形雖近狐然其音固不可知似以存疑為是又諸家之說犷字者本當收入狐字條下以羅王諸家並釋狼犷為狼故於此並引之

補王國維曰「編中定按指商氏類編商釋从衍祖壬犷獸諸字均極精確」見類編王序一葉下

郭沫若曰「按以葉釋爲是。它辭有『言獲狐鹿』者，自是狐鹿狼與鹿不能同時獲得也。古音讀無與瓜音同在魚部，即讀陽部音亦與瓜爲對轉也」

卜通攷一二八葉上

陳夢家以葉說釋狐見綜述五五五葉

唐蘭曰「卜辭於狼字往往以狐爲之」見天壤文釋十一葉下

狐 [oracle]前六、七、五 [oracle]前六、十七、五 [oracle]前六、二七、一 [oracle]前八、二七、五 [oracle]前六、三四、六、[oracle]前六、五五、四、[oracle]後、下十五、十六 [oracle][oracle]後、下四一、十三 [oracle]菁、十、十三

[oracle]甲、二、七、十三、[oracle]甲、二、十、六、三

按說文「狐祥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謂之三德从犬瓜聲」契文从犬亡 無聲說詳前狼字條下

猑

粹一五五六

按字从犬，尾即著貝，當隸定作猑，从犬員聲。雷浚說文外編卷十四云「說文無猑字，或以足部𨄅字當之。浚案後漢書任光傳『狼貝不知所向』，祇作貝」。玉篇犬部有猑字，解云「布蓋切，狼猑也」。今契文已有之，許書蓋偶失收，或本有之，轉寫奪（敚）佚耳。金文亦有此字作□猑簋，與契文今隸並同。

獁

□藏二五六、一 □前一、三一、七 □前一、五一、七 □前一、六一、八 □前一、七一、一 □後上、十一、七 □菁九、三 □甲一、一、十 □戩三一、一

王襄曰「古侯字」見類纂正編十第四十五葉下

胡小石先生曰「卜辭有『匕□』『H田』之成語，『匕□』即亡侯，田蓋□之省矣」見甲骨文例二四葉

郭沫若「𢧀字之變形亦頗多其常見者多省作𢦔用例與𢧀全同曰『亡𢦔』曰『貞旬亡𢦔』為例亦多至不可勝數此外亦有『亡𡆥在𢦔』或『亡𡆥自𢦔』之例案此自當與𢦔同為一字惟由字形可得二解其一如字為象形同聲之字即聲類求之則當為猷字之別構在此應出於假借歷來古籍每多假猷作繇如馬本尚書大誥『王若曰大誥繇爾多方』鄭玄本繇作猷詩小雅巧言『秩秩大猷』漢書敘傳第七十上顏師古注引作繇又小旻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孔廣森云『蓋言不告我以卜之繇』（見顨軒孔氏所著書經學卮言爾雅『部繇於也』下注）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此外如鼓鐘之章之『淑人君子其德不猷』與次章『其德不回』同例斯干首章『式相好矣無相猷矣』猷與好為對文巧言末章『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迺斥責小人之語均可直訓為繇是𢦔猷疑係一

見戶字从戶之字如雇卜辭作[glyph]前六、四八、[glyph]前六、六六、[glyph]甲八九一、如啓卜辭作[glyph]前一、三五、[glyph]前一、六九、其戶形作日日日與[glyph]之偏旁有相似者且下橫亦向右斜上尤為顯著犬以後足抵戶則露很戾之狀故為古文戾字其言亡戾猶言亡尤也」見前釋一卷卅五至卅六葉

唐蘭曰「在第五期中則以亡𤞞代亡𡆥之徒才𤞞代亡𢀛才𡆥其讀當與𡆥同其字當从犬𡆥聲然後世既無𤞞字亦無從犬𡆥聲之字余謂𤞞實周以後之獻字也小篆無鬳字然鬳與𠧪之關係雖至密切蓋鬳𠧪之器形本最相近其音又同其字形之作𠙹𠙹者與𠧪之作𠧪者又相似則於以卣代鬳而鬳字亡佚之後其用鬳字為偏旁之字失其據依除从咕之類變从口者外若𤞞字之類亦以其一家眷屬之㔶字代之可無疑也𤞞變從酉酉甫一字斯以獻為𤞞矣」

藏二一〇·四、一

王國維曰「楚辭九辯『猛犬狺狺而迎吠』之狺當即此字」見朱氏文字編卷十第六葉上

王襄曰「古犾字」類纂正編十第四十六葉上

按說文「犾兩犬相齧也从二犬」栔文同王國維氏疑狺字朱氏文字編采其說而朱書目錄及所收次第則仍是犾字犾字是也孫氏文編商氏類編金氏續文編均收作犾在十卷

獄前、二、三、七。獄前、四、十五、二。獄菁、十、一

王襄曰：「古獄字」類纂正編十第四十六葉上

按說文「獄司空也从㹜臣聲復說獄司空」契文与篆文同字在卜辭為地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字形]

[字形]前、五、四七、二、[字形]後、上、十四、八、[字形]後、下、二三、一五、[字形]後、下、二五、一一、

徐中舒曰「丽或麗，甲骨文作上揭諸形，古金文作[字形]車飾[字形]雪鼎[字形]父丁尊[字形]盠龢鐘[字形][字形]齊侯鎛。丽以兩耒，麗以兩耒兩犬，金文以三犬，齊侯鎛鐘又其所以耒形與甲骨文金文稍異。小篆作丽，古文作丽，即耒形變从試筆誤。麗屬來母，即以耒聲。薛書盠龢鐘云「麗龢萬民」，齊侯鎛鐘云「龢麗而九事」。麗龢、龢麗即堯典之協和，借麗為協，與劦音轉為協例同。丽象兩耒並耕形，古者偶耕，故丽有偶耦意，故儷得訓為伉儷。說文「丽，兩耦也，象兩兩相附之形」，其義則是，其形則非。」見耒耜考集刊二本一分十四葉

葉玉森曰「商承祚氏誤錄上半之[字形]入待問編二、五、十，復錄下半之[字形]入正編矣。」

字下徐中舒釋兩謂象兩耒兩犬形按徐說是矣」見前釋五卷五十一葉

郭沫若曰「狩獵亦見攸田尊彼銘云『王由攸田狩獵虎二作父丁尊』字与田獵有關當是動詞卜辭另有一例『狩狩田每　翌日其田方湄日亡𢦏畢』後、下二三、一三所言者亦與田獵有關之事余釋為龖小篆作𩇓乃由此而譌變者也」見卜通八三葉

又曰「盄和鍾有此字文曰『龖龢萬民』宋人釋協不知何所本齊侯鎛鍾『龢龖爾有事』似从此字之省宋人亦釋為協又此字之半亦見於王由攸田尊與卜辭尊銘云『王由攸田狩獵虎二作父丁尊』另一器作狩獵卜辭凡三見其二與田獵之辭同契於一片可知此字與田獵饒有關係尊文前人大率釋為龖虤二字案其實本一字也揆其字形余以或即龖之初字小篆作𩇓

余謂𢀛即方之變（与彡别）虎形之變也許雖訓龖為飛龍然由尊銘按之乃動詞當是襲擊字之本字襲乃左衽袍从衣龖省聲籀文作䶎不省則襲之用為襲擊字乃同音通假也知𤞷本龖之本字為襲擊之義則𤞷从三虎更益之以刀其為襲擊之意更明益又龖之繁文也龖讋襲與協聲均在緝部同音可以通用故盄龢鐘之「𤞷龢萬民」乃假龖為協齊侯鎛鐘之「龢𤞷爾有事」乃假讋為協也」見青銅下冊廿三至廿五葉

又曰「𤞷即習見之𤞷字此省去一未形」見奔考一二一葉上

唐蘭曰「𤞷𤞷為卜辭奇字徐中舒釋麗按麗實从鹿全文自有其字與此從犬形者迥異其說非也郭沫若寫為𤞷今無其字余按此當是猷及狀之本字卜辭字或作𤞷（粹五三）从一犬金文或作𤞷（沈尊）从三犬或作𤞷（秦公鐘）亦

从三犬而變猋作𤞷或作猋猋者𢘲鐘變猋作猋或作猒𤡔是傳寫以言奘聲者方雖未形其字易與肉混金文或作䏍𦟀與从肉無異䏍亦形如更有䏍為夕則為䏍即後世之肰字說文訓肰為犬肉則已不知其本義而望文生訓矣卜辭又有𤏲字鐵遺十四十五當即金文䏍𤏲等形所从出其作夕形如有為夕如才為夕又則有似於從甘从肉金文作䏍形者亦然此皆𤏲字之形所從出說文以為从甘从肰者也至常見之猒𤏲則有似於从𠂆从肉𠂆為𠂆字故說文猒字重文作𤏲从𠂆从肰矣凡古文繁縟者後世恒變為簡易𤏲𤏲篆析為二則為肰為猒為猒金文之作䏍䏍者當為說文肰字古文之𤏲乃才蓋才形之譌彡則彡之變也秦公鐘云𤏲龢萬民𤏲即肰字亦即猒字猒讀如厭合也安也猒協聲相近是𤏲龢猶協和也

尸鎛云「𩡧龢而九事」，𩡧爲从言猒聲，當爲說文𩡧之本字，其讀亦同。尸鎛又有猒字，則春秋以後已不知𩡧猒之爲一字矣（郭沫若以此爲龖字，非。古龍字与此迥殊）。」見天壤文釋五十九葉

按从㸚（象二力（耒）之象形，字通耦耕之形）从犬，說文所無。徐釋麗，㸚与丽尚可說爲形譌，而麗之與犬於文迥異，唐氏已明其非。郭初釋龖，讀爲襲，謂是襲擊之本字，無論字不从虎，且虎狼於耒形無說，寧有虎狼襲人而需刀者乎？其後於粹考中但隸定爲㹃，未深前說，蓋已自悟其非。唐氏釋猒，然若猒於形差近，然此明是从力，謂其形与肉近易混則可，而逕謂是猒則不可。且猒訓犬肉，許君必有所受之，則字明是从肉。尸鎛（或偁叔夷鎛）𩡧猒並見，正足以證二者之非一字，唐氏乃謂春秋以後已不知𩡧猒之爲一字，其說未免近於穿鑿附會。

火

[甲骨文]前、四、十九、七、[甲骨文]前、五、十四、六、[甲骨文]前、五、十四、七、[甲骨文]前、五、十四、八、[甲骨文]前、六、四九、三、[甲骨文]前、八、三、一、[甲骨文]後、下、九、一、[甲骨文]後、下、三七、四、[甲骨文]後、下、三九、九、[甲骨文]甲、二十一、十三、[甲骨文]甲、二、二、一、三、[甲骨文]戩、二一、八、[甲骨文]戩、三九、八、

羅振玉曰「象火形古金文从火之字皆如此作」見增考中五十葉上

葉玉森曰「右三辭（定按指前、五、十四、六至同葉八片）並殘闕是否火字無從證明第三辭（定按指前、五、十四、八、）之[甲骨文]。壔為山形或山字」見前釋五卷十七葉下

李旦丘曰「今按葉疑羅說是也惜其所據卜辭皆殘闕過甚亦無從證明其壔為山字其說遂為學者所忽視『[甲骨文]帚（歸）鮭子因』（前、六、四九、二）『七日乙巳月蝕有設火亾並[甲骨文]帚其有來媳』（後、下、九、一）按此[甲骨文]字決為山字無疑『丙燹嶽』矣[甲骨文]（戩、八、二）其[甲骨文]（戩、三九、八）[甲骨文]王隸定為嶨字雖不可識然其字从嶨必有

有禍下言婦娃子死記其驗也「七日己巳夕豋口有新大星並火」後、九、一、下此記天象之辭也「新大星」蓋新發現之大星「火」亦星名言二星運行相並也「丙貞獄火山」戩、二一、八、當亦星名也

尞

□藏、十三、四、□藏、四三、一、□藏、二二二、二、□餘、十五、一、□拾、一、一、□拾、一二、□拾、七、二、□前、一、二二、一、□前、四、二一、七、□前、六、六四、四、□後、上、五、九、□後、上、二二、二、□後、上、二四、二、□後、上、二四七、□後上、二四、八、□甲、二、九九、□戩、一、九、□戩、十一、九、□戩、二一、一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尞柴祭天也从火从昚昚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今此字實從木在火上木旁諸點象火燄上騰之狀卜辭又有大史寮卿事寮寮字一作□一作□毛公鼎大史寮卿事寮寮字作□均从米从火許君云从昚者非也漢韓勑碑陰遼作遼史晨後碑作遼並从木衡方魯峻兩碑寮字亦然是隸書尚存古文遺意矣卜辭或又省火作□或更省作□古金文中亶伯殷敦有□字與卜辭同」見增考中十六葉上

王國維曰「尞字作米米者，丞尞之省，从木在火上，燔柴之意也」見戩考一葉十八行

馬敘倫曰「米為尞字，尞為㷠字，㷠尞亦同字矣」見馬氏論文集二之七葉

又曰「米為社會的社的先造字」說本許見馬氏論文集五之葉

按說文「尞，柴祡祭天也，从火从眘，眘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契文象燔柴之形，其義為祭名，當即燔柴而祭，祡之義也，或从火或但从小點，象火焰上炎之形，上从米或米非象枝根株之木，「木」字實象木柴之交加積累之形，或變為米，从木為隸體从木之所自昉，羅氏說此字甚是，可从

爇 □ 後、下、三七、五

唐蘭釋爇見天壤文釋四十五葉下至四十六葉下已見前三卷埶字條下引此不復錄

按說文「爇燒也」从火蓺聲春秋傳曰「爇僖負羈」契文从火埶育聲其字本象兼首之形以首形之「屮」與埶字作□者所从之「屮」形近故唐氏合之二者並釋為爇耳字在契文本為會意當解云「燒也从火埶象兼首之形从丮持首以象意」字聲化之例推之當為「从火埶聲」小篆作蓺聲但微異耳字在卜辭為人名辭云「丁酉口殸貞杞侯爇囗」是也字與作□者辭例亦異彼當釋埶說詳三卷埶下請參看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燔

米卜通、二五九、釆字重文

郭沫若曰「即說文『釆辨別也』之釆此叚為燔」見卜通五十五葉上

葉玉森釋釆謂叚為燔見鉤沈十葉十一行

按說文「燔爇也从火番聲」卜辭假釆為之釆字重文說詳二卷釆下請參看

補 商承祚曰「案卜辭中又有作米者亦燔字文曰『庚午米于素』曰『丁卯貞于庚午酒燔米于兕』故知其為燔矣」見類編十卷八葉下

按字形與燔之習見者小異似仍以葉說為是惟此字僅於卜通二五九片中見之同片中亦見是否書體偶有不同未敢確指存以俟考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熯

堇 後、下、十八、一 堇 後、下、二四、六 堇 劉晦之藏骨見唐蘭文字記六十五葉引 堇 契、二九

王襄曰「古堇字見類纂正編十三第五十九葉下」按王氏於此与堇字並釋為堇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堇黏土也从土从黃省古文作𡎸𡎸』𡎸臨鼎作堇下从火（定按「火字當作『土』此係羅氏筆誤」）毛公鼎作𡎸頌鼎作𡎸吳中丞云『从八八皆火之省』毛公鼎艱字亦从𡎸許云『从火』誤也頌鼎𡎸為覲見字卜辭謹同」見增考中五十六葉下羅氏嗣復於同書中七十四葉下艱字條下重出此文商氏類編則而於艱下則未重出見類編十三卷六至七葉增考艱字條下云「說文解字艱土難治也从堇艮聲籀文从喜作囏此从喜省𡎸（定按指𡎸字）或又省喜𡎸（定按指𡎸字）又古金文艱字从𡎸𡎸从黃从火此又省火或借用堇（定按指𡎸字）」

近故音得相轉昔人論之頗詳然古韻家必分置二類而不併之者則以詩之叶韻已分為二與諸聲系統不合也（難字詩音又轉入歌類）是則今之所謂古音僅易詩而後之音其中頗多流變其變之近者如真之與元猶易推迹若其輾轉遞變迭失本原含諸聲系統外固無以正之學者間有迷信古韻欲持之以衡量周以前音者其可廢然知返矣說文然重文作難艸部重出古書多作難殆即熯之繇文」見文字記六十五葉

按說文「熯乾貌从火漢省聲詩曰『我孔熯矣』」小徐作「从火𦰩聲」嚴可均說文校議云「漢省聲小徐作𦰩聲按鷬暵皆𦰩聲明此亦𦰩聲『我孔熯矣』傳云『敬也』於許書為戁字」按許書熯下引詩「我孔熯矣」乃說借義謂熯讀（書）戁也戁从難聲難亦从𦰩聲故得通假唐氏說真元二部相近之故是也卜辭熯字

當讀為旱𪉬云「囗西土亡囗㬉」後、下、二四、一言西土其遭旱厄也「囗大貞來丁亥㬉」契、下、二九、貞來年丁亥之旱厄也「丁亥㬉丁酉隕亦囗」後、下、十八、一旱㬉聲韻並同也卜辭堇字則讀為饉「曰帝堇我」藏、一九、三、五「庚戌卜帝其降堇」前、三、二四、四「乙丑卜貞不雨帝隹堇丄殘文乃我字」甲、一、二五、十三、謂帝降饑饉即詩「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之意莫聲之字固可真元兩讀唐氏之說是也

焛

後、下四一、十三、 粹、一九二、

商承祚曰「祚案說文解字『焛火皃从火𨵿省聲』今卜辭亦有焛字不知與許書同誼否」見類編十卷九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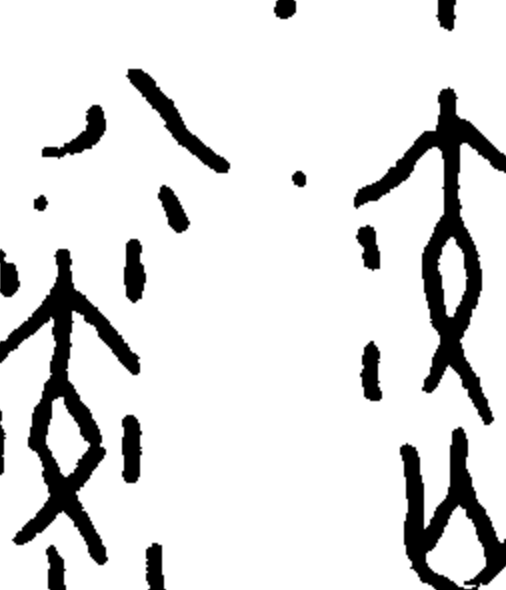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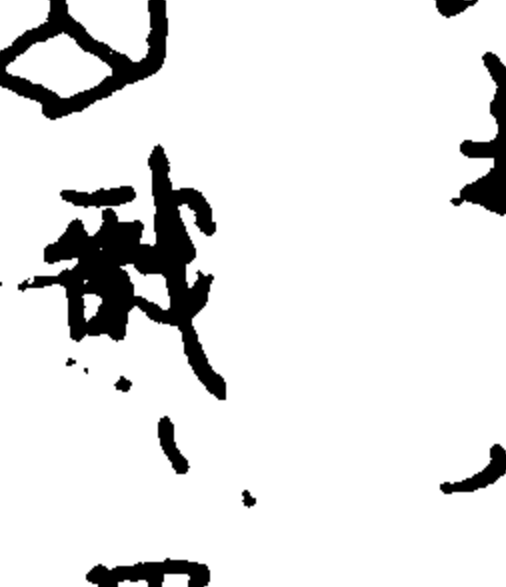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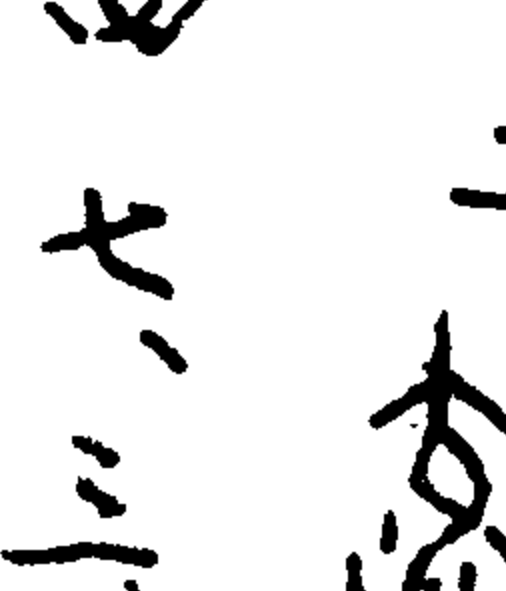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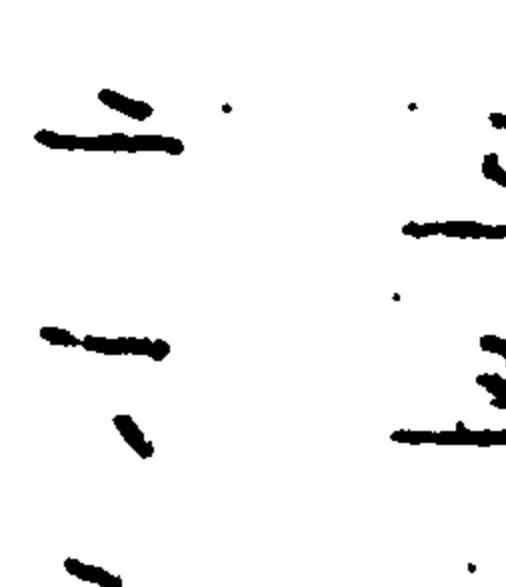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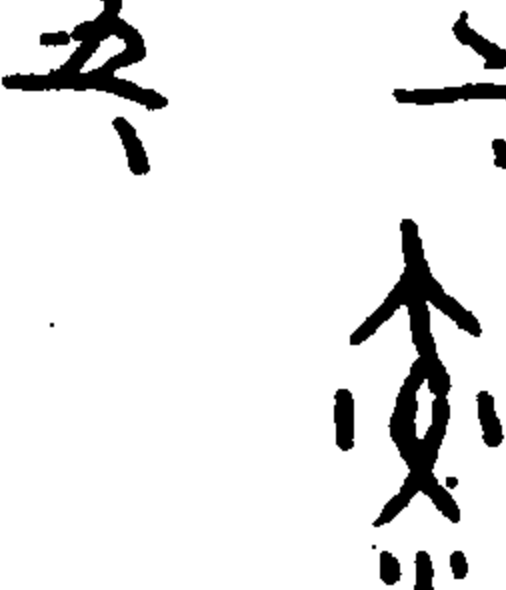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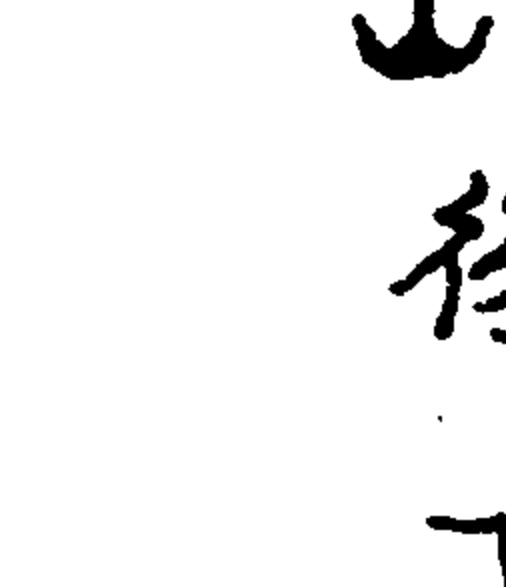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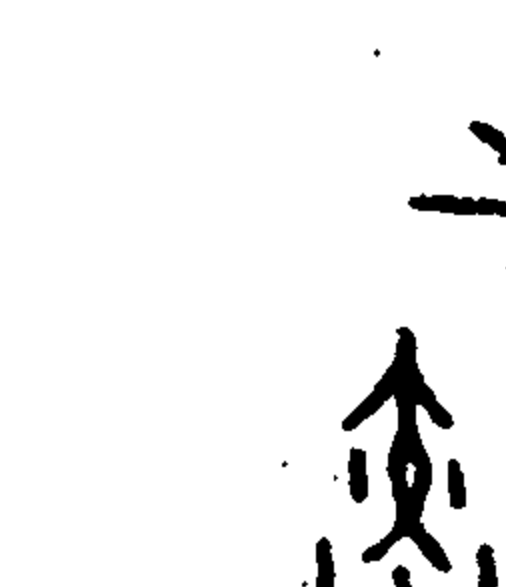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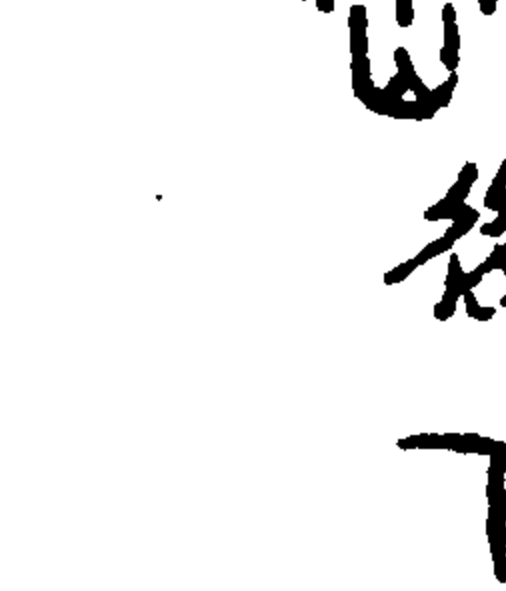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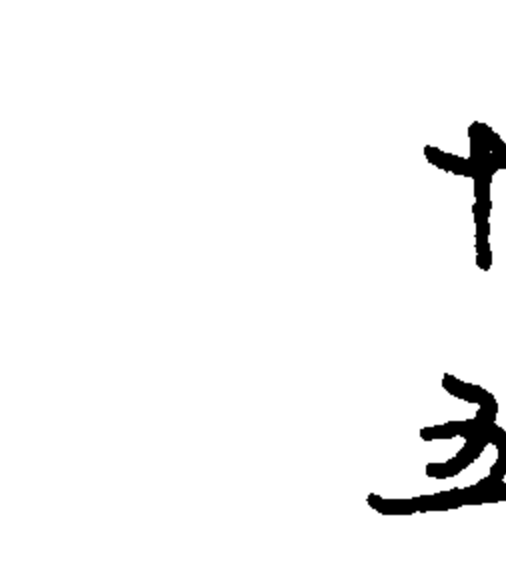
郭沫若曰「焛與大甲同例所祭之神名」見粹考三二葉上

按說文「焛火皃从火𨵿省聲讀若粦」契文與篆文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烄

拾、八、二、 前、五、三三、二、 後、下、十五、二、 後、下、十五、

戩、四七、三、 前、六、二一、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烄交木然也』玉篇『交木然之以燎柴天也』此字从交下火當即許書之烄字」見增考中五十葉下

王襄曰「烄疑郊天之本字从火與燎之从火同誼說文解字『烄交木然也』段注引玉篇曰『交木然之以燎柴天也』之說可證後世因祭于郊段用郊而烄廢」見簠考天象六葉下

郭沫若曰「烄殆假為郊祀之郊」見萃考四葉下

又曰「以上六片均有烄字与烄自是一字說文云『烄交木然也』玉篇以為『交木然之以燎柴天也』余意以為當即郊祀之郊之本字但在卜辭乃是求雨

之祭」見同上九一葉上

葉玉森曰「森桉尸子曰『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是殷初祈雨以人代犧之證後世變而加厲乃投罪人于火亦驅魃意本辭云『烄奴之从』[glyph]象投交脛人于火上⺌象火燄（契學枝譚）」見前釋五卷三十五葉下

又曰「[glyph]（上殷擷）桉象一交脛人束縛其頸投之火上之形疑[glyph]之繁變」見前釋六卷二十四葉上

桉說文「烄交木然也从火交聲」交下云「交脛也从大象交形」大下云「籀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是交象交脛人之形也字从火从交會意葉說是也卜辭烄多与雨並見當為祈雨之祭葉謂以人為牲說當可从辭云「貞烄有从雨 貞

勿烄亡其从雨」前五、三三、六「囗妍烄有从雨」前五、三三、五「囗申卜殻貞烄亡其雨」前六、二十六三三「乙卯卜今日烄从雨」戩四、七、三是也。前六、二一、五有𦰩字，隸定之當作燃，葉氏謂是烄之繁文，可以

熹

熹前、五、八、五、熹後、下、四一、七、熹續、六、一九、一六、熹粹、二三六、熹粹、五三九、

商承祚曰「祚案此从喜省聲以象火上然作熹者又疑熹之省也」見類編十卷九葉下

葉玉森曰「森按說文『熹炙也从火喜聲』卜辭如釋熹似不可解予意此字从侸省从火投侸于火猶熹字象投交脛人于火侸與交脛人並俘虜也」見前釋五卷十一葉上

郭沫若曰「卜辭『熹豐』『舊豐』相對為文豐當讀為醴熹與豐為同例語則熹又當讀為饎小雅天保『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見粹考三八葉下

唐蘭曰「古熹即熹字商承祚謂從喜省聲非是古從壴之字後世多从喜

非先从喜而後有爲壴也說文「熹炙也从火饎聲」卜辭云「𢓊于丁宗熹」蓋以熹其爲饎也呂覽仲冬「湛饎必絜」淮南時則作熹詩玄鳥「大糦是承」韓詩「糦大祭也」見文字記五十二葉下

按說文「熹炙也从火喜聲」古文从壴者篆多从喜唐說是也卜辭熹爲祭時品物之名除唐引一辭外它如「乙酉卜叀祖乙熹用」粹二三六二辭例均同唐郭均讀爲饎說文饎訓酒食以讀卜辭義固可通即讀如字義意謂以炙肉爲祭於義亦安固不須讀作饎也

餘、十五、三、

孫海波文編十卷九葉上收此作㷉無說

按說文「㷉炮肉以微火溫肉也从火衣聲」以契閱从火作火炎字作炎例之孫氏收此作㷉可以本辭僅餘殘文不詳其義

𤎅 [甲骨文] 藏、五五、二 [甲骨文] 後、下、二二、一六、[甲骨文] 珠、二五、

余永梁曰「按此字从火葡聲當即𤎅字說文𤎅以火乾肉也从火福聲」方言作𤎅與此正合[甲骨文]後作葡故此字亦書作𤎅𤎅備福古音相同故篆文或从福作葡篆文作[甲骨文]毛公鼎作[甲骨文]番生敦作[甲骨文]形極相近說文「葡具也从用苟省」又箙「弩矢箙也」周禮仲秋獻矢箙[甲骨文]字亦从用與葡形音義均相同用篆文作用古文作用金文及契文並有此字象器之形[甲骨文]卜辭作[甲骨文]象插矢於用中說文用部「庸用也从用庚」按从兩手奉干於用中故用之本義當為用具之用盛物器也引申為一切資用及行施義然則葡古作[甲骨文]殆無可疑而此𤎅字作𤎅𤎅亦葡福箙之雙聲从箙乃形聲例當後起猶此字篆文作𤎅矣」見殷虛文字考

商承祚類編十卷十一葉上收此作⿰火葡以為說文所無字

孫海波曰「从火从葡說文所無按說文㷉「以火乾肉也从火福聲」方言字作⿰火葡與此正合疑此即古文㷉字」見文編十卷九葉下

朱芳圃文字編从余氏說收此作㷉見該書十卷七葉下

按說文「㷉以火乾肉也从火福聲　籀文不省」段注㷉下謂字即周禮籩人之福漢書貨殖傳注引周禮籩人之煏方言之⿰火葡玉篇之煏今字或作焙其說極是葡服福古音相同與从火葡聲余氏以為即許書之㷉其說可从葡字已詳三卷請參看

𪛉

後、下、三三、一、　佚、七八〇

唐蘭曰「右𪛉字舊不釋，今按當是從火從龜，象以火熱龜。據余所定象意字聲化例，則龜乃聲也。故卜辭以龜𪛉同段為秋。說文『𪛉，灼龜不兆也。从火从龜。春秋傳曰：「龜𪛉不兆。」讀若焦。』𪛉即𪛉字之誤。疑傳文本作『龜爇』，𪛉焦音近，得相通假，而讀者誤認𪛉為龜焦之專字，遂改从龜耳。董作賓乃謂𪛉字不見於說文，何其疎也。𪛉字孫詒讓釋夔（舉例下、四六），亦誤。新撰字鏡九卷龜部出𪛉字云『奇樔反，虬字無角龍』，又出𪛉字云『奇操反，字書亦虬字也。虬，龍之無角者也。在𧈧部（當云在虫部）』。後條似出原本玉篇，見文字記七葉下至八葉上。」

按說文「𪛉，灼龜不兆也。从火从龜。春秋傳曰：『龜𪛉不兆。』讀若焦。」此从火从

龍龕手鑑云「今龔王其以」後.下.三三.一亦叚為秋其誼當與槝同是與龔字形近音同唐氏釋此為龔可以

㶳 [oracle-bone form] 前五、三三、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㶳火餘也从火聿聲』徐鍇曰聿非聲疑从𦘒省此从又持｜以撥餘火象形非形聲也」見增考中五十葉上

按說文「㶳火餘也从火聿聲一曰薪也」契文象以手持箸撥火之形箸之下端與火焰形相交作「[glyph]」與聿形混篆體遂譌以聿許君不得其解因謂「聿聲」字實不从聿也此辭僅餘殘文不詳其義

焚

[oracle-bone form] 藏、八七、一 [oracle-bone form] 前、一、三三、一 [oracle-bone form] 後、下、四、五 [oracle-bone form] 後、下、九、二 [oracle-bone form] 後、下、九、三 [oracle-bone form] 乙、二五〇七、[oracle-bone form] 乙、四九九五 [oracle-bone form] 乙、五五〇〇、[oracle-bone form] 佚、九八三、[oracle-bone form] 甲編、五九八、[oracle-bone form] 粹、一二四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燓燒田也从火棥棥亦聲』段先生改篆文燓爲焚改注『从棥棥亦聲』爲『从火林』謂『玉篇廣韻有焚無燓焚符分切至集韻類篇乃合焚燓爲一字而集韻廿二元固單出燓字符袁切竊謂棥聲在十四部焚聲在十三部份古文作彬解曰焚省聲是許書當有焚字況經傳焚字不可枚舉而未見有燓知火部之燓即焚之譌元應書引說文『焚燒田也字从火燒林也意也』凡四見然則唐初本有焚無燓不獨篇韻可證也』云云今證之卜辭亦从林不从棥可爲段說左證或又从草於燒田之誼

史」明見增考中五十葉下
郭沫若曰「𤏶即焚之繁𤏶字以此」作見粹考一六二葉上
屈翼鵬曰「𤏶」粹釋一二四八」謂是焚字之繁體是也𤏶疑是山名亦可假
為「麓焚山麓為田獵也詩鄭風大叔于田言「火烈具舉」孟
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皆其證也」見甲釋九三葉
孫海波曰「𤏶疑是𤏶字」見文編附錄六十二葉下
魯實先曰「焚於卜辭作𤏶𤏶說者俱無異詮其作𤏶者或疑為𤏶孫海波文編附錄六二或疑為𤏶李亞農殷契摭佚續六六其作𤏶𤏶者或釋為莒見金祥恆續甲骨文編第一第一三葉
說並非是以愚考之皆焚之異體其作𤏶者乃从焚尹聲其作𤏶者蓋
从尹之繁文或為从君之省體其作𤏶者所以之𤏶乃聿之繁文說文無聿

字即患所从之串為毌之或體亦即貫之初文串貫與昆古同聲通用是則⿱林串⿱林昆之从串與从昆相同猶琨之作瑻也尹君昆焚於古音同為昷攝串貫於古音同為安攝與昷攝旁轉相通故以尹君或串為焚之聲符夫焚為會意⿱林貫⿱林叚與⿱林貫並為形聲案說文云焚燒田也」所謂燒田者謂燒其叢林艸萊以事田獵也凡卜辭之焚並同此義蓋以上世榛莽叢生禽獸繁衍故卜辭屢見焚田之文管子國准篇云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禽獸眾也」周禮夏官大司馬云中春蒐田火弊」牧師云凡田事贊焚萊」是焚田之事肇於先世而承襲于姬周下逮春秋則魯桓公焚於咸丘魏獻子焚於大陸並見史傳足徵雖踵舊制已非恆典蓋以山林多闢為田疇都邑禽獸非如昔日之孳衍生制因時異此禮記王制所以有昆蟲未蟄

不以火田」之說也。秦漢以來則焚田之事截然未見矣。見新詮之三第十二至十六葉。

按說文「樊燒田也。从火棥，棥亦聲。」契文从火林，或从火艸，乃會意非形聲。段氏注據說文𢻊古文作說解及後世字書所引改樊篆作焚，極具卓見。契文異體作□□若□，仍祇是形體之繁衍。蓋下象一手或二手束苣之形，許書訓束葦燒。□正象束葦之屬，則其省體耳。魯氏謂是从尹君若聿毋之（讀与昆同）異體為聲符，似有未安也。又以□若□為焚之異體者，甲編五九八辭云「口寅卜王叀辛□□亡𢦔。衍」王屈氏釋為焚，□□以爭田狩是也。金祥恆氏續文編收作□□諸形者作苣，蓋未察其辭例，且其字形於此亦相遠也。卜辭言焚皆田獵之事，魯氏所說甚是。胡厚宣氏

商史論叢亦有正說，辭云其焚禀癸卯允焚獲㸚十一豕十五虎廿（乙二五〇七）可證定。辭焚字亦有但當訓燒者，辭云囚征我奠甸我四口邑亦焚亩三（佚九八三）此蓋紀某方入侵於我四邑外復焚其倉廩三處也。

烖

中[glyph] 後、下、八、十八、[glyph] 乙、九五九、

余永梁曰「按此定按余氏指上出第一形烖字與說文古文同說文「烖天火曰烖从火𢦏聲灾或从宀火災籀文从巛𢦔古文从才」殷虛古文才與在爲一字此是其證玉藻鄭注「古文緇字或从糸旁才」又周禮媒氏注「古緇以才爲聲」然則緇字古文當是紂字與此災古文才正同也許於緇下遺古文紂字」見殷虛文字考

又曰「依王氏指事之說按見一卷天字注巛當是指事字巜象水形一則指事也巛演變爲形聲時于水害曰𠙹故又作𡿧于兵害从戈曰𢦏于火害从火曰[glyph]而火[glyph]之字後變爲災烖諸體由象形而指事形聲六書發展之次第于此得一有力之證矣」見同上

商承祚曰「甲骨文有巛𢦔𢦏𤆎从水从戈从火以其義言之水災曰巛兵災曰𢦏火災曰𤆎後孳乳爲烖（說文曰「天火曰烖」灾烖之或體災烖之籒文𤆎烖之古文即由卜辭之變）甾（說文「不耕田也」）（甾籒之或體）𤆎（秦繹山刻石）結構任意體多誤合矣」見福考二葉上

說文「烖天火曰烖从火𢦏聲灾或从宀火𤆎古文从才災籒文从巛」余甯兩氏說烖字（誤體）衍變之故是也契文亦有灾字兩氏當時均未及見灾字所見一辭雖僅餘殘文然與許書作灾者正合可無疑也

光 前三、三三、五 前四、四一、六 前五、三二、六 前五、三二、八 後、上九、九 甲、二、二一、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光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古文作炗艾二形』」見增考中五十葉上

葉玉森曰「予曩者稽之辭例悟光亦國名路史國名紀引春秋圖『光國今光州』又謂『光國為黃帝後結姓分』卜辭之光或即古光國」鉤沉見前釋三卷三十六葉下

按說文「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炗古文艾古文」契文與篆文同字在卜辭為國族之名火在人上取光明照耀之意金文作 麻伯簋 矢方彝 [illegible]卣 富鼎 毛公鼎 毛公鼎 虢季子白

盤[glyph]攻吳王光戈與契文同毛公鼎第二文與許書古文一體同早期金文作[glyph]鼎文[glyph]光作母辛觶[glyph]光父爵[glyph]光盨其結體亦與契文全同

烕

[字形] 後下十八九

于省吾曰「後下十八九『貞[字形]不[字形]』[字形]當係人名舊不識甲骨文編入於附錄按卜辭戌字作[字形][字形][字形]字从火从戌當即說文烕之初文說文『烕滅也从火戌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詩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定按宋本作滅之于氏原文从小徐本作烕是也）又『滅盡也从水烕聲』王筠句讀謂烕蓋義兼聲字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亦謂戌聲按詩正月『褒姒烕之』毛傳『烕滅也』釋文『烕本或作滅』詛楚文『伐烕我百姓』滅作烕滅為後起字烕古韻在脂部戌在真部是烕諧戌聲未可據也契文烕字从火戌聲戌烕並脂部字要之烕字自東周以後譌戌為戌說文遂有火死於戌之誤解考之初文方知其為从火戌聲如依舊說以烕為會意字既誤以為形聲字亦無當矣」見駢續三十六葉下

按說文「烕滅也从火戌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詩曰赫赫宗周褒似烕之」許氏云云實爲五行之說既行以後之肊解必非造字之本誼烕之本誼爲火之滅引申以爲凡滅之偁戌之古文爲兵器之象形於火滅之義無與然則許君謂爲「从火戌」以會意解之者實爲無據謂爲形聲又不如戌聲爲近今契文正有从火戌聲之字李氏謂是烕之古文者是也字在卜辭爲人名

炈

[甲骨文] 後、下十六、四

商承祚曰「按此字與集韻同」見類編十卷十一葉上

魯實先曰「此為伇之或體」見姓氏通釋之一載東海學報一期卅二葉

按从火从殳說文所無古文偏旁从殳从攴固可相通然从人从火無相通之例魯說可商

[火㚸]

[甲骨文] 粹、四一七、

郭沫若曰「㚸疑簪之異从火㚸聲㚸即先簪字見粹考六五葉下

按从火从㚸說文所無

炆

[甲骨文] 後、上、二二、五、 [甲骨文] 後、下、二二、十四、

按从火从文說文所無辭云「囗申卜弜炆」「庚申卜炆」「癸丑卜甲寅其」

雨」後、上、二一、五「戊辰囗烄于囗　弜烄雨」後、下、二二、十四「戊戌卜烄雨

于岳烄雨　于外烄雨」甲編、六三七、字當與烄同義屈翼鵬氏逕釋作烄

孟偶未察耳　屈釋見甲釋一〇一葉

⿱⿸虍冎火

前、二十六、一　後、上、十五、六　鐵、四一、十、

从火从⿱虤冎或从⿸虍冎說文所無

炋

前、七、二一、四、

从火从不說文所無

⿰火嬰

後、下、二五、十五、

从火从嬰說文所無疑此與烄⿰火嬰諸文並當與烄同意惜此片僅餘殘文

其義不可確知耳

[火妝] [oracle form] 甲編、四二六 从火从妝說文所無

[斴火] [oracle form] 續、三、四六、六 从火从斴說文所無

[火子] [oracle form] 掇續、一〇二 从火从子說文所無

烽 [oracle form] 甲編、二九〇七、 从火从夆說文所無

炘 [oracle form] 佚、七〇八、 从火从斤說文所無

[火旬]

[甲骨字形] 粹、一〇七四、

从火从旬說文所無郭沫若粹考一三六葉下隸定作峋未知孰是

[甲骨字形] 續存、二二三二 [甲骨字形] 錄、一二〇、[甲骨字形] 佚、八二七、[甲骨字形] 續、三、二四、六

燒

从火从堯說文所無字在卜辭為地名恐當隸定作嶢

[甲骨字形] 摭續、一八三

[火萬]

从火从萬說文所無

[山火]

[甲骨字形] 乙、六一一六

从火从山說文所無辭云「口寅口貞曰[山火]」其意不詳契文火山二字形每無別而此字以此二字為偏旁其形體之別則至顯又字或从火山之字會意為火山之專字謂山下有火也存以俟考

⿱⿰山止火

粹、一五三九、粹、一二四〇。

郭沫若曰「⿱⿰山止火亦殷人所祀之神名它辭有言『灭貞不⿱⿰山止火叀小宰又大雨」前、四、四六、六、通、四一」字既不識性質亦無可考」見粹考二〇六葉上

按从⿰山止火从⿰山止說文所無它辭又言「其求年灭⿱⿰山止火于小火兇豚」粹、一五四〇。是

⿱⿰山止火字與祈雨求年之事當有關連聯字象兩足蹈蹈火之形或爲巫術之一種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炎

炎 後、上、十三、五 炎 後、下、九、四

羅振玉曰「卜辭中从火之字作𠙴𠙴𠙴古金文亦然然亦有从火者故知炎即炎矣」見增考中五十一葉下

按說文「炎火光上也 从重火」此與契文習見之火字形異閃字从火作火與此略近姑从羅說收之於此二辭辭意均不明無由確證為炎字也辭云「丙申卜炎亩尸」後、上、十三、五「囚卜賓貞囚炎衍囚一牛」後、下、九、四釋炎亦難通讀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燮 𤇾 前五、三三、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燮大孰也从又持辛辛者物孰味也』此字从又持炬从三火象炎炎之形殆即許書之燮字許从辛殆炬形之譌此字又疑為許書訓火華之燮字附此俟考」見增考中五十二葉上

于省吾曰「契文燮字作𤇾𤇾𤇾等形金文燮卣作燮燮段作燮曾伯簠作燮說文『燮大孰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孰味也』又『燮和也从言从又炎燮籀文燮从羊讀若溼』樓清儒多以『籀文燮从羊讀若溼』移於燮下羅振玉謂字从又持炬可備一說載侗謂燮燮燮實一字丮之譌為辛辛之譌言是也前五、三三、四、『癸亥卜王貞旬亡ㄩ⊞夕燮大甬ㄩ』簠雜一一六、『癸亥卜史貞旬亡因一日象甲兇夕燮大甬至于相』明一五五二、『夕燮』以文義揆之契文言某

日象者均為不吉之兆其言夕燮或夕盟者亦均為不吉之義燮應讀為陘字亦作濕說文燮讀若陘錢大昭謂說文異讀即用本字是也左襄八年傳「獲蔡司馬公子燮」穀梁作「獲蔡公子濕」方言一「陘憂也陳楚或曰陘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惄或曰陘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陘或謂之惄」注「陘者失意潛沮之名」錢繹箋疏云「陘訓為幽陘故聲之卑小者謂之陘情性之鄙陋者謂之陘行誼之污下者意念之潛沮者皆謂之陘其義一也」按錢釋陘憂之義至為明塙廣雅釋詁「陘憂也」王念孫疏證云「荀子不苟篇『小人通則驕而偏窮則弃而儑』楊倞注云『儑當為濕』引方言『濕憂也』濕與陘通」按王說是也契文言夕燮即夕陘謂夕有憂患也其言大甯至于相者相地名意謂某方來侵

大舉至于相也」見駢三第二十三葉下至二十四葉上

葉玉森曰「按卜辭月𡴀𡴀為祭名如月壘祓月臣例羅氏釋燮釋㸚竝難決定」見前釋卷五第三十六葉下

按說文「燮大熟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熟味也」羅氏釋此為燮可从于氏讀為經訓為燮於卜辭勉可通讀可備一說金文燮字見于氏引與此略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焱

乙八六九一 乙八八五六 乙八八八〇

金祥恆續文編十卷十五葉下收此作焱無說

按說文「焱火華也从三火」金書收此作焱可从辭云「叀焱用乳」乙八六九一、八八八〇、「叀庚用焱乳」乙八八五六其義不詳

□

□藏、十、六、□後、下、十八、八、□菁、九、五、□乙、二九〇八、

羅振玉曰「从大火與許書同」見增考中二十五葉上

按說文「赤南方色也从大从火烾古文从炎土」栔文亦从大从火古文作烾者蓋形之譌栔文有作□者增之二點則作□其上有似篆文之𡭔八下从凵与古文土作凵者形近或則為後起會意字从炎从土不可確知矣金文邾公華鐘作□已似从炎定器則与栔文小篆並同如□訇鼎□輕庚鼎□頌鼎□頌簋□麥鼎□免簋是卜辭赤為顏色之名辭云「癸丑卜題晛貞左赤馬其利不口」藏、十、六「乙未卜晛貞𠂤賈入赤馬其利不來吉」後、下、十八、八均言牲色是也

[glyph]

[glyph]藏、二二、三、[glyph]藏、二三、一、[glyph]拾、七、十三、[glyph]前、一、三三、一、[glyph]後、上、一、六、[glyph]後、上、二六、四、[glyph]菁、五、一、[glyph]戩、二、六、

郭沫若曰「辭云『大令之月不其雨』大假為達達从羍聲羍从大聲又達或作迏正从大聲」見粹考一〇七葉上

楊樹達曰「辭云『大令二月不其雨』粹、七九八、大與逮音近大假為逮耳猶它辭言『及茲二月』也考大逮並屬定母大古韻屬月部逮字屬沒部二部音亦最近故古多相通」詳甲文說二五葉釋大

按說文「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契文大亦象人形以為大小之義者假借也或云「大令之月」當如楊氏言讀為逮它辭則均用小大之義金文作[glyph]大保鼎容庚云「象人正立之形大亣為一字說文分二

部。金文祇作大，如吳𡚁二字，說文皆从亣，而金文則从大。段玉裁曰：「大下云『古文亣』，亣下云『籀文大』，此以古文籀文互釋，明祇一字，而體稍異，後來小篆偏旁或从古或从籀，故不得不殊爲二部，亦猶以人从𠤎必分系二部也。」經典又以泰太爲之。見金文編十卷六葉下。此字象人正立之形，如繪。容氏之說是也。宗器作大祝禽鼎大保方鼎大鼎齊鎛歸父盤與契文小篆並同。

藏、七一、三、前、七、三七、一、後、下、二八、十五、乙、六二七六、珠、一一八二、佚、七九二、錄、六七〇

孫詒讓曰「說文大部云『夷平也从大从弓東方之人也』此文从大从了了即弓之變體也夷爲戎狄之通稱」見舉例上卌九葉上

商承祚曰「羅師疑伏字从人从犬不从弓」見類編待問編卷七第二葉

葉玉森曰「按孝經『仲尼𡰥』𡰥古夷字漢書樊噲傳『與司馬𡰥戰碭東』注『𡰥讀與夷同』山海經『非人羿莫能上』今本作『仁羿』並『夷羿』之譌蓋仁𡰥古通殷卜辭之疑即仁之初文篆从二人仁誼不顯此象一小人在大人臂亦下隱寓提攜扶持之意乃仁之真諦卜辭叚仁爲夷曰『鬼夷方』即易文辭詩大雅之『鬼方』竹書紀年之『西落鬼戎』見鉤沈又前釋卷七第二十六

葉上

魯實先曰「卜辭之央與篆文同體作[字形]亦作[字形]其作[字形]者乃其緐體也孫詒讓釋為夷羅振玉疑為伏葉玉森疑為仁之初文說並非是郭沫若疑為央之異文其說倖中要而亦未塙信其然是皆未知卜辭文字有省體之例也央於卜辭有二義其一義同尚書多方「爾曷不央介乂我周王」之央如云「丁卯卜角其[字形]　庚午卜角其[字形]」（藏七一、三）「□寅卜□其[字形]」（後下二八、一五）是也夫央義為輔為近介義為助為因是多方之「央介」義即左傳之「央輔」卜辭之「其央」例猶它辭之「其因」皆卜諸方是否親附王朝之辭其云「王因曰邑甲介」（後上七、十三）者甲與央音同義通甲介即尚書多方之央介乃卜邑方之是否親附也其義塙然是可證卜辭之[字形]即央之省文央之第二

義爲方名如云「囚允㞢來艱自西𠂤告曰囚夾夾鄙四邑」通纂·四乙九八、「叀犬夾令」甲編·三乙五三六、「甲申卜王在夾卜」佚存·七乙九二、「丁丑卜主在夾卜」文錄·六乙七〇、「丁亥卜設貞乎𢀛以韋取夾臣」乙編·三一〇八是也金文有夾乍文辛卣三代·十三卷廿六葉夾乍彝壺三代·十二卷四葉是乃夾方或夾氏所作之器方域之以夾爲名者則宋有朝郟見左傳成十八年其地望無考周之郟邑見左傳桓七年即今河南洛陽楚之郟邑見左傳昭元年即今河南郟縣周之郟邑乃因郟山而名郟山與鄏地相鄰故兼舉二名則曰郟鄏左傳宣三年云「成王定鼎於郟鄏」是也其在卜辭曰「比田𦼷其雨」外編·六乙六五、「辛未囗貞今日囗𦼷田囚」甲編·一乙九七八、𦼷當即郟鄏之鄏據此是郟鄏之間固殷王游田之所定按魯實文之𦼷作𦼷若𦼷當釋蓐說詳一卷彼處未引魯說則卜辭之夾方其爲周之郟邑無疑矣徵之姓氏則春秋有夾氏傳見漢書藝文志是當受氏於夾方

若鄭之鄀張見左傳哀九年孟姜氏於楚之鄀邑以楚之鄀邑初本鄭地也」詳新詮之三第四至八葉釋夾

按說文「夾持也从大俠二人」契文亦从大俠二人或俠一人意同孫釋夷非是契文金文夷並作尸契文夷字又有異體作𡰥新寫一五〇一說見後夷字條下足証此非夷字葉釋仁亦非甲骨及早期金文均無仁字仁古殆祇作人孟仁者人也仁从二人會意當為後起字葉氏擧山海經「人羿」古文當作「尸羿」尸夷古今字也今本作「仁」者乃「人」之譌譌作人与尸形近故譌尸為人也非仁夷古通也羅氏疑伏更屬肊說郭沫若疑為夾之異文見補下魯氏从之並明其義蘊其說甚是字象一人或二人在大亦下有夾持之意金文作□孟鼎□夾卣□夾壺蓋与此一體同

〔補〕郭沫若曰「𡗜殆夾之異，夾二人爲夾，𡗜一人亦爲夾也」見卜通一〇八葉下

胡厚宣曰「即夾字，亦即陜」見商史論叢初集二冊六葉殷代舌方考

按說文「夾，盜竊褱物也，从亦有所持，俗謂蔽人俾夾是也，弘農陜字从此」夾从二入（入非入字，乃象亦下所持之物，俾爲意，特有形無音）而此从二人，明是夾字，胡氏說非。

楊樹達曰「疑𣏟即英之初字（字定是𣏟字，按金氏續文編（十卷十七葉）以此字与𣏟並列收爲夾，是楊氏誤𣏟爲亦，金氏又誤从孫說釋𣏟爲夾也，去从之倒似有未安）南方名英者，蓋南方爲夏，方夏爲草木著英之時」詳見甲文說五十四葉

按字似从北从大从八，与𣏟異，楊說待考。𣏟字無所从屬，故附論之於此。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夷 尸 尸字重文仸新寫一五〇

朱芳圃文字編十卷十葉上收新寫一二五〇片一文作夷無說

按說文「夷東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此从段注本改各本作「夷平也从大从弓東方之人也」）古文夷祇作尸象人高坐之形與席地而坐者異（尸即象席地而坐之形）蓋東夷之人其坐如此故即以尸名之說詳前八卷尸下其作夷者蓋後起之異體蓋東夷之人俗尚武勇行必以弓自隨故製字象之新寫一五〇之仸其左旁是否从弓不能遽定姑收之於此惟从大从弓之夷必尸之後起字非段尸為夷也論語「原壤夷俟」蓋即效東夷高坐之狀故孔子以杖叩其脛也

⿱大豕

藏、九五、一、 藏、一七九、一、 藏、二〇〇、一、 拾、四、十五、 前、四、五四、 後、下、三五、三、 甲、二、十四、六、 戩、四四、三、

从大从豕說文所無

⿸虍大

乙、八〇三五、 鄴、三、主四、九、

从大从虍或又从舛說文所無

⿸庚大

乙、九〇七三、

从大庚說文所無

⿱良大

佚、二七一、

从大从良說文所無

唐蘭曰「⿱良大卜辭地名似从良聲其本義未詳」見文字記四四葉

藏、五、三 藏、五、三、 藏、六六、一 前、四、十六、一 前、七、四三、二
後、上、十六、五、 菁、一、一、 菁、四、一 甲、一、九、八、 甲、一、二十、
七、 甲、二、十六、九、 戩、十二、三

羅振玉釋亦無說見增考中二十五葉上

王襄曰「說文解字『亦人之臂亦也』又夜字許說『从夕亦省聲』按亦本古腋字殷契段為夜𢻺卣夙夜之夜作亦與此同」見簠考天象五葉下

胡小石先生曰「亦為承上之辭書康誥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是也凡卜辭用亦必疊貞或以為又如菁華六上言『昔甲辰方征于𢦏』下言『五日戊申方亦征』此其讀當為方又征也」見文例卷下十九至二十葉言亦例

楊樹達云「卜辭言亦王襄讀為夜核之音理固可通而於事則未數愚謂

亦者又也又者一事而再見之辭也見甲文說十三葉釋亦
按說文「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字从大从八大象人正立之形
八者亦兩亦之所在也於六書為指事許云象形失之其用為重累之辭者
殆假借也段玉裁云「人臂兩垂臂與身之間則謂之臂亦臂與身有重疊之意
故引申為重累之詞」其說亦允葉附矣卜辭用亦皆為重累之辭蓋考天
象三十四「囚貞其囚亦雨」上言某日貞其雨下言又一日亦雨也王氏讀亦為
夜音固可通而於事理辭例則未愜楊說是也金文作亦毛公鼎亦毛公
旅鼎亦召伯簋亦者減鐘與契文小篆並同

夭

前、一、四五、三、 前、一、四八、三、 後、下四、十四、 戩、二一、八、 戩、三三、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夭，傾頭也。』此象傾頭形。」見增考中五五葉下

葉玉森曰「按疑即夭字。詩桃夭『桃之夭夭。』傳『夭夭，少壯也。』又萇楚『夭之沃沃。』傳『沃沃，壯佼也。』知夭沃古訓通。夭即古文沃字。曰『王夭。』『夭戉。』夭者殆沃丁或沃甲。」見鉤沈

柳詒徵曰「殷契有字，一作，又有二字，釋者謂即吳字，蓋吳之初文本作，即大字，象人形，次衍而為，次又演而為。」見說吳，載史學與地學第二期

葉玉森又曰「按柳說較新，予曩以為夭，疑即沃丁、或沃甲之誤，但王

吳稱王與甲骨同，必殷代先公之一，惟商氏類編第五卷第八葉誤錄前四第二十九葉四版「夨雝」之夨為吳，王氏類纂第十第四十八葉又誤錄藏龜第百七十五葉一版「夨敉」之夨為吳，實則卜辭中并無夨吳二文。見前釋一卷一二四葉下增批

陳夢家曰「此字羅振玉釋夨，說文分別頭之左傾者為夨，右傾者為夭，前者訓『傾頭也』，後者訓『屈也』，其實夨夭是無別的，都象人頭傾側之貌，所以乙、五三一七『王夭』，雖右傾者為多也有作左傾的，今因右傾者居多，故定為夭字」見綜述三四五葉

郭沫若曰「夨羅釋夨，余謂乃說文古文𡗜古文吳字下第三三三片亦正作𡗜，王吳者當即糧圉，史記殷本紀云『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

立」索隱云「索本作檮圉也」檮王圉吳名爲疊韵字壽字古作𠷎与檮形近故譌也天問篇「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舊解爲太伯仲雍竄吳之事案其事敘在舜次在該恒等之前舜即帝告則所謂吳者蓋指此王吳吳矧吳越之吳金文作攻敔攻吳等虞號之虞乃作吳說爲太伯仲雍事未必合也」見卜通六八葉

按說文「夨傾頭也从大象形」此正象傾頭之形羅氏釋夨可从柳葉郭諸氏並以爲吳之古文郭氏且以謂「王吳」即檮圉按契文自有吳字作□甲編一三六一、一明作□□自象傾頭之形兩非吳字郭氏謂卜通三三三序有吳字作□諦審影本字祇作「□」其左有「⺊」形紋乃蝕痕非从口也陳氏釋夭按契文夭字作□象人走時兩臂擺動之形古金文走字从之取象兩臂擺動必屈

故許書夭字引申訓屈也。於文夨夭形近易混，然夨象傾頭，夭象屈臂，固有別也。金文作□夨王尊□同卣□散氏盤□夨王鼎蓋□夨鼎□夨戈，頭之左右傾不拘，非左傾者為夨右傾者為夭也。容庚曰「說文『夨傾頭也』『夭屈也』，一左傾一右傾。金文奔走二字所从之夭皆作𡗜，甲骨文亦有此字。蓋夨象頭之動作，夭象手之動作，故定此為夨字」。觀見金文編十卷八葉上夨字下保其說是也。

吳

甲編、一六三一、

金祥恒續文編十卷十九葉下收此作吳無說

按說文「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矢口𡗕古文如此」段氏注改吳下說解為「吳大言也从矢口𡗕古文如此」謂各本姓也亦郡也八字為妄人所增殊為有見蓋字訓大言故从矢口用為郡名乃段借其為姓則緣郡名以得氏也許書之例說解但以本誼為稱有說段借者亦當在本誼之下契文吳字與許書古文同金說可从屈翼鵬氏甲編考釋之此為「大下蓋偶未審耳本片僅殘餘「吏吳」二字其義未詳金文作 師酉簋 大簋 靜簋 𦅫簋 攻吳王監 吳王姬鼎 吳姬匜 吳盤 所从矢字均其頭亦左右傾不拘與契文矢字同或亦从大大矢同象人形故

偏旁得適也以口口形均与夨形分離無一相連者明此乃口字而非夨字之頭柳氏謂夨為吳之初文字見前條　夨按夨字之「口」為頭形象其頭之欹側「口」形均与「大」字相連無一分離者明夨吳異字也

夭

𡗜後、下、四、十三、夭甲編、二八一〇、夭乙、七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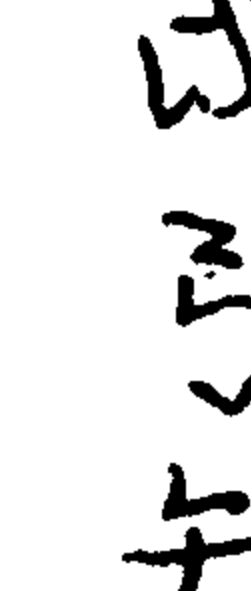
羅振玉曰「夭屈之夭許書作夭與古文傾頭之矢形頗相混此作夭石鼓文从走諸字作𧺆與此正同古金文亦然無作夭者」見增考中五十五葉下

按說文「夭屈也从大象形」契文夭象走時兩臂擺動之形羅說是也金文从夭之字如走作𧺆盂鼎 𧺆令鼎 𧺆師兌簋 𧺆休盤 𧺆令仲簋 𧺆夭鼎 𧺆延盨 𧺆周公簋 奔作𡘍盂鼎 𡘍克鼎 𡘍周公簋 𡘍效卣 均作夭與契文同無作夭者小篆乃形譌也字在卜辭為人名辭云「庚申貞其令亞夭馬䢔乚」甲編、二八一〇、亞馬為職官之偁夭䢔則其私名也或為地名辭云「貞王往夭戈至于㝊斤」乙、七六八、是也後下、一辭僅餘殘文夭字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未詳其誼餘詳前久字條下

□

□藏、一〇一、一、□藏、一五二、二、□拾、三、四、□拾、九、十四、□拾、十、十五、□前、四、十七、三、□前、四、三二、五、□後、下、十一、二、□後、下、三八、七、□甲、一、三十九、□戩、四七、五、

郭沫若曰「工作叀與人類俱來之事人文之濫觴時期事雖簡單亦能無工余讀卜辭見羅王諸家之考釋均無此字頗以為異惟於羅氏待問編中列有□□□諸字余就其字形與辭意考核之疑即工若攻之初字也今述其例如下」貞□啓王□凷方口月「林、二、十六、八」乙酉卜□貞往復从臬□凷方一月「前、五、十、六」此二例叀無降敵征伐之事□人名凷方叀殷人所此之大敵此與土方二族常為殷之邊患故此二□字疑即是工工攻本係一字如詩「我車既攻」石鼓文作「避車既工」詩「膚敏戎功」

齊侯鎛鐘作「肇敏于戎攻」不𡢁毁作「肇敏于戎工」虢季子白盤作「庸武于戎工」又古司空官於古器中均作「𤔲工」而齊子仲姜鎛有「大攻」攻从手當即攻字或即是攻許書工之古文作「𢒄」近出魏三體石經無逸篇「即康功田功」功字古文亦作𢒄此从彡者當係ㄋ形之訛變作𢦏者辭例多殘缺不明有一例曰「☐貞令龔𢦏」前、七、三與釋寇篇「貞令旃从冝侯寇周」並列於一片彼言寇攘則此所言者當亦攻伐龔𢦏地人名作𢦏者與攻同意曰「乎呼𢦏不其獲羌」鐵、二四、一四羌地國名它辭言「癸卯卜賓貞𠧟國乎呼令沚𢦔羌方」前、六、六、六獲當即胄傎雈夷卒獲」之獲又曰「大王𢦏羌」後、下、十六、十例正同作𢦏者與𢦏同意曰「卜王乎𢦏羌其☐」前、八、八、六𢦏羌即𢦏羌曰「卜大貞其𢦏宣之八月」前、六、十、七、四此於字下繫以宣當即攻

作之攻。又貞告𢦏于南室三宰（明二三九）為例，亦同。有从口作者，曰「五日丁未在𡆥羊」（前七、十九、二）。卜辭例案之，當係一字。金文之「子𢦏圖卣」亦然，商人或釋廟，或釋廠者，皆非也。案此猶艁（許書古文造，亦見羊子戈）之作𦩎（頌鼎）若𦩎（頌壺），家之作𡧊（毛公鼎）若豕（頌鼎），宊之作𡧊（毛公鼎），亦有从手作者。其一作𢦏（前六、二九、五），又其一作𢦏（後下廿三、九），辭意雖不明，要當為一字。此𢦏若𢦏字，予意當即許書之巩若𢀜。丮部云「巩，褱也。从丮工聲。𢀜，巩或加手」。又於手部別出𢀜字，曰「𢀜，擁也」。褱擁義同，許蓋依轉注為訓。由工得擁聲，故訓𢀜為擁；由擁得褱義，故訓巩為褱。然古文巩字義不若是狹隘也。毛公鼎有此凡二見，曰「肆皇天亡斁，臨保我有周，不巩先王配命」。不巩，孫詒讓讀為丕𢀜。曰「余小子家湛于艱，永巩先生」，孫云未詳。案此本即攻字，攻自有堅義

詩「我車既攻」傳「攻堅也」「不風」即是「伾堅」又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五曰攻六曰說」鄭注「攻說則以辭責之」「求風先王」猶金滕言「若爾三王是有丕子王國維讀為不慈之責于天」齊侯鎛鐘亦有此字曰「汝妟凡古或作妟勞朕行師」此則爾雅釋詁「攻善也」之義亦即工巧之工由上所述可知卜辭□若□字及其从攴从攵从凡諸形均於釋工無礙則周以後人之作工者當即□若□形之變此事與壬篆之變遷恰成互異卜辭及殷彝壬字作工與周金之工字形近而周金壬字適作□鬲攸从鼎吏作□此與□形則僅在空筆作與肥筆作之差異而已以午字作□亦作□天字作□亦作□土字作□亦作□例之則工壬古當為一字字廼器物之象形蓋古錐鑽之類而端著鏃而付柄於中以備運轉使為之柄者必易朽之物則此器

作者於上舉子釗圖卣外別有釗圖觶見周金文存 又佫于宮尊積古卷一原作刊宮尊有「錫四聿二釗」語 聿迺古筆字 古人之筆迺曲刀之類 此釗字則係器物名 蓋又假釗為之 鐃 巩或加手作𢸚者 可知與巧同意矣 周人工若攻字有別作異形者 如史獸鼎三工字第三字作工 新出矢彝「百工」字作工 公伐郘鐘「攻戰無敵」字作攻 叀鼎之「攻戰無敵」作攻積古卷四 字與㚔形有異 當係周人所改變之字 或以為工殆象斧鑿之形 則與作㚔者亦屬同意也 要之工在殷代本為一字 迺工作之器 工迺工作之事 用為攻戰字有迺其引申之義 見甲研上冊釋工

葉玉森隸定作幸 尚小字旁注「執」字於下 無說 見前釋四卷二十三葉下

董彥堂先生曰「㚔卜辭作㚔 象手械 即㚔字 蓋加於俘虜之刑具也」見殷

曆譜下編卷九日譜一第三十八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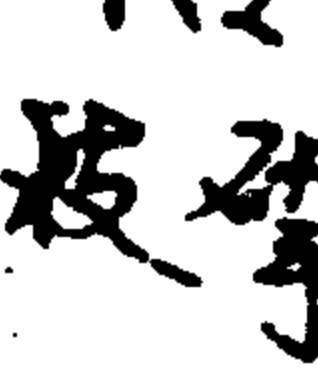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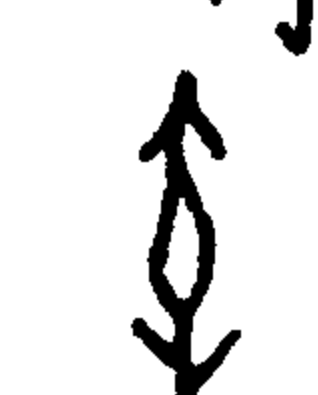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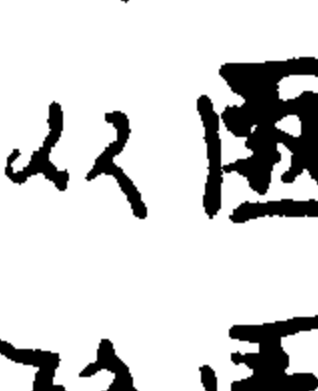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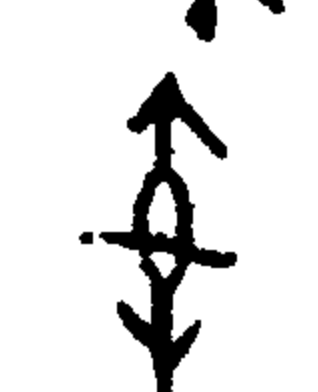
胡厚宣釋𢍏無說見商史論叢四集一冊五十葉

按說文「𡘅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一曰讀若瓠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爲𡘅𡘅讀若籋」許書於𡘅下亟列衆說無所取舍足證昧其本義契文作◇象手梏之形殷墟出土陶俑有兩手加梏者與此文形近可爲旁證郭氏釋此爲工按契文自有工字作◇◇與篆文工字形近郭氏之說可無深辨董先生釋此爲𡘅是也然謂即𢍏字則似有未安董先生蓋謂◇即𢍏字按◇實執之異構𢍏許訓兩手同械而◇則象手械義實有別也◇字篆形與◇形相近其一訓「所以驚人也」亦與手械之義相因蓋手械之引申義也作◇者當釋執執許訓「捕辠人也」猶是本義字正象捕擊辠人加兩手加梏之

形，其旁从正是此字亦足證此為㚔字無疑也金文執字从㚔已與篆文相同然與𡆥字相較其嬗變之迹猶可尋也又許書㚔部之字如睪訓「令吏將目捕罪人也」執訓「捕罪人也」圉訓「所以拘罪人」盩訓「引擊也」報訓「當罪人也」鞫訓「窮理罪人」均與拘繫罪人之義有關則部首之㚔必為刑具之象形字可無疑也

〔補〕孫海波曰「說文『㚔所以驚人也』从大从干」契文作𡆥𡆥象刑具與罪人所以梏兩手執圉等字皆以此」見文編十卷十四葉上

孫詒讓曰「𡆥當即食字與饒字偏旁从食相近金文文辛尊有𡆥字與此同舊釋為高似不塙」見舉例下廿四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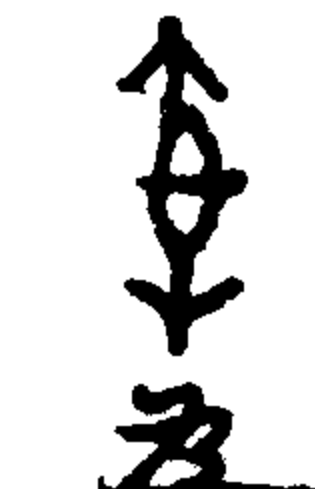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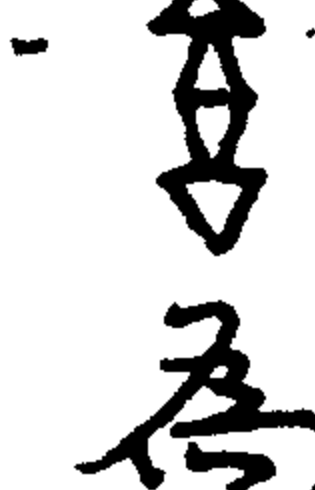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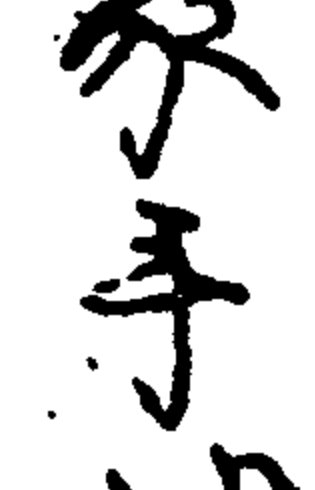
□ 執

□前四、十九、七、□前、四、四六、一、□前、四、五六、二、□前、五、三六、四、□前、六、十六、四、□前、六、十七、三、□前、六、十七、四、□前、八、八、二、□前、藏、二四四、八、十二、五、□後、下、四二、九、□□戩、十六、二、□戩、三四、九、□一、

郭沫若釋訊，前見幸字條下引

孫詒讓曰：「□似亦食之變體，又从丮。說文食部『養，具食也，从食算聲，或作饌』。飴籀文作□，从巽。此亦相似。又古籀文亦作□者，或亦即此字。金文舊釋□字从幸从丮，說文丮部『□，引繩也，从丮幸聲』。金文借為卿，不悟。為釋字，張中簠作□，此與彼相近，□與□字相似，但不从丮，則疑當為幸或睪字之省。說文幸部『幸，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睪，司視也，从橫目从幸，今吏將目捕辠人也』。兩字經典並希見。竊疑或為執之借字。」見舉

例下廿四葉下至廿五葉上

葉玉森曰「按予舊釋□□□□爲執，謂□□□象梏（學契枝譚）。□□並爲異體，其字作側視形。本辭之□異體作□，並正視形，亦執字。有□變作□□□□□。卜辭圉字有□□二體，故□繁變作□□，增又，非摯也。作□，增糸，非縶也（王氏類纂釋縶及摯似誤）。知幸即執，有从孫氏說。又有譌變作□者，辭曰「乙酉卜出允□涉」（甲、二、三九、十六）。涉國名，蓋言出征執涉人也。郭沫若氏謂幸執㲋摯並爲工字，叚作工，不知卜辭圉自有工字也。又郭氏謂□圉爲一字，亦誤。他辭云「壬戌卜口貞□執于圉」圉（前、四、四、一）。執圉明爲二字」見前釋二卷四十三葉。

許敬參曰「□當釋𡴘」見存真七十九葉

商承祚曰「祚案此字疑即執字篆文作[篆文字形]而[甲骨字形]與[甲骨字形]形頗近此又象刑具之形有罪而執之也从又者與此為一字即今之[扌執]字矣」見類編待問編四卷六葉上

屈翼鵬曰「執作[甲骨字形]頗奇詭後下三一、八執作[甲骨字形]形亦詭異執字於此當作名詞用謂被執之人也」見甲釋一六九葉一一六六片釋文

按說文「執捕辠人也从丮从㚔㚔亦聲」契文作上出諸形均象一人兩手加梏之形其作[甲骨字形]者亦[㚔攴]之異構古文偏旁从丮从攴每得通也孫氏釋[甲骨字形]為㚔甚是謂是辠之有則小誤而釋[甲骨字形]為食[甲骨字形]為養則非蓋於偏旁之變化偶有未察耳葉氏謂[㚔攴][甲骨字形]一字是也而謂[甲骨字形][甲骨字形]並[㚔攴]之省[㚔攴][甲骨字形]並[㚔攴]之繁則亦有未諦蓋此數字[甲骨字形][甲骨字形]但象手械與[㚔攴]之象人手著械者迥不相

作圉䜆然二字執之与𢀡𢀡初雖同文然下逮篆文圉已孳乳為執摯縶三字（注）王氏之說實不誤（王氏說見類纂正編十第四十四葉下縶字條又正編十第四十七葉下執字條又正編十二第五十三葉下摯字條）葉氏知□圉之非一字而謂執摯縶同文者蓋諒有所蔽也

葉氏舉□形一文（未注出處）象兩手加梏之形為執之異體金文作□（号甲盤）□（父甲鼎）□（散盤）□（虢季子白盤）□（師寰殷）从奴為□□之合體□□（不嬰殷下）似从女（从夂之譌）實乃□（齊侯鎛鐘）雖有繁變其形略同

（注）許書報字蓋又摯之孳乳字也

圉

圉藏、七六、一、圉前、四、四、一、圉前、六、五二、五、圉圉前、六、五三、一、圉甲、二、二七、十五、圉甲編、二四一五、圉乙、一九三五、圉珠、三二六、圉古、二、六、圉鐵、六三、一

葉玉森釋圉見前執字條下引

孫海波曰「說文『圉囹圄所以拘罪人』此从執从囗象拘罪人於囹圄中之形」見文編十卷十五葉上

王襄曰「古圉字許說『囹圄所以拘罪人从㚔从囗』此从執从囗執。許說『捕罪人也』囗古圍字捕罪人而拘于圍中圉之誼尤塙」見類纂正編十第四十七葉下

馬敘倫曰「圉是把一個帶手梏的人囗起來和執是一個字」見馬氏論文

集五 五葉原流与傾向

按說文「圉囹圄所以拘辠人从㚔从囗一曰『圉垂也』一曰『圉人掌馬者』」梁文从執从囗為圉之本字作圉者其有體也古文偏旁中凡義類相近之字每得通用非獨㚔一字也字之本誼為囹圄圉垂也「圉人掌馬者」並其引申義也

[甲骨文]前二、二七、一 [甲骨文]前三、二七、六 [甲骨文]前六、四三、六 [甲骨文]後上、五、二 [甲骨文]後上、二十、五、[甲骨文]甲六十九、三、[甲骨文]甲二、二四、十、

葉玉森曰「森桉金文拜作[金文]（頌鼎）[金文]（師遽方尊）[金文]（吳尊）[金文]（諆田鼎）吳大澂氏謂「以又以華手拔華曰拜」引詩甘棠勿翦勿拜箋「拜之言拔」為證（說字）卜辭[甲骨文]之異體作[甲骨文][甲骨文]與金文旁從並合疑即華字惟文不多見辭亦難通終未敢斷定」見前釋一卷九十三葉上下

孫海波曰「𠦂當讀若賁廣雅釋詁「賁美也」說文餴或从賁是𠦂賁自可通假金文皆以𠦂為之」見文編十卷十五葉上

陳夢家曰「卜辭𠦂泉之𠦂當讀若賁即詩邶風之肥泉」見綜述二六五葉

郭沫若曰「𠦂字作[甲骨文]此與金文𠦂字及从𠦂之字相同（孟爵）隹王初𠦂

于成周」作桒 杜伯盨「用桒壽匄永命」作桒明係用為祈祀之義矣今方彝「錫鬯金小牛曰用禘」作𥛱 从示桒蓋禘之省也」見朱氏文字編補遺十八葉下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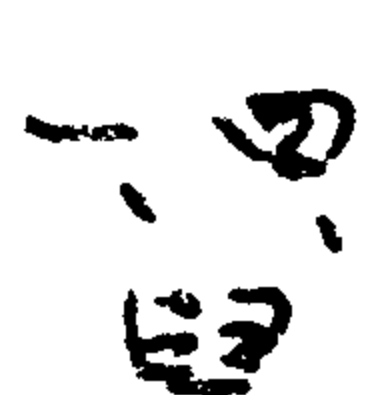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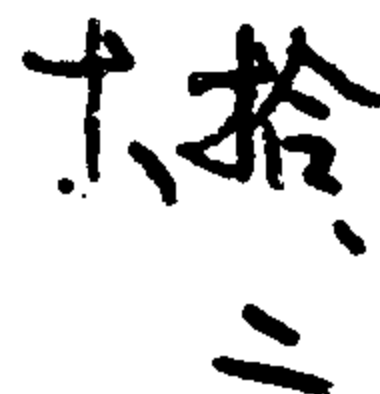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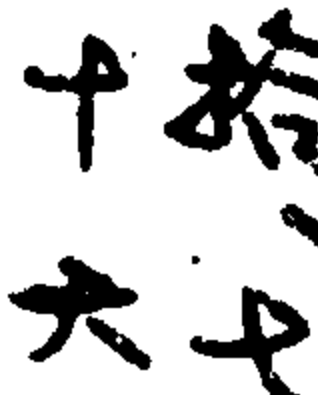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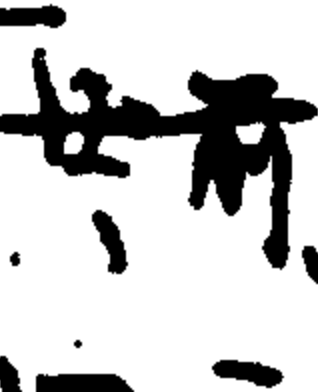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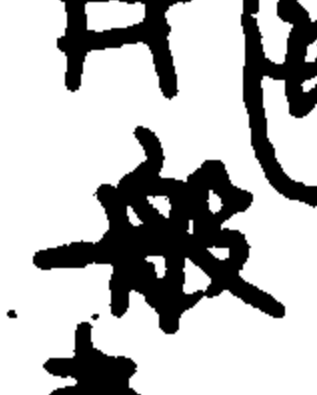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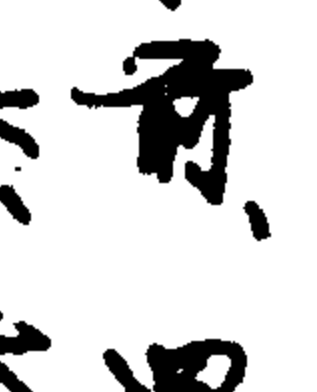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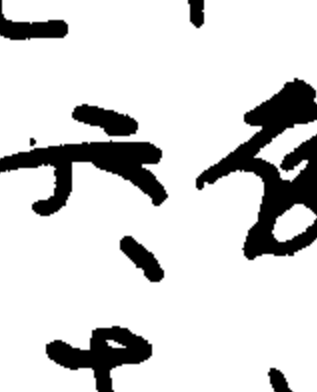
又曰「桒乃𣎵之省周公㲃拜字作𢪒吳尊作𢪒所以桒字均與此同」見同上

按說文「桒疾也从夲卉聲拜从此」金文拜均从𣎵与此同或亦从𣎵者其譌變也研契諸家即據金文拜有从𣎵作者遂逕釋契文之𣎵為桒与此混為一談非是契文𣎵當釋求說詳八卷求下請參看金文作𣎵杜伯盨𣎵伯𢦏簋𣎵孟爵𣎵录伯簋𣎵毛公鼎𣎵番生㲃𣎵𣎵吳尊𣎵師兌簋

□

□餘十四、一 □拾二、十 □拾七、十六、□前三、二十、四、□前四、十六、六、□前四、五四、二、□前六、十六、六、□後上二六、十四、□後下十五、九、□後下十五、□後下四二、一、□甲一、十三、十、□戩三七、七 □前四十八、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有拲無□，拲注『兩手同械也，从手从共，共亦聲』，或从木作□。此作□，象兩手梏木形，當是許書之拲字。孟子『拱把之桐梓』，拱字當如此作，訓兩手同械者殆引申之義矣」見增考中六十二葉上。

葉玉森曰「釋拱甚塙。『拱舞之』从兩，是殷之拱舞乃帥衆合舞之誼」見前釋三卷二十一葉下，亦見枝譚。

郭沫若隸定粹編五三〇片之□為□，見粹考七七葉下。又隸定粹編一一一一片之□為□，見同書二十葉下。

陳邦懷曰「羅參事謂許君訓兩手同械爲引申誼其說至塙按尚書大傳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鄭注「兩手搤之曰拱」據雅雨堂本此當爲拱之本誼卜辭桑字正象兩手搤木形」見小箋二十葉上下

朱芳圃文字編收此作䒤見殷書十二卷三葉上所收前四、十八、一之作奏見殷書補遺十八葉下

屈翼鵬曰「奏從莽」釋七四四說諸家從羅振玉說釋桒以卜辭核之非是說文「登謌曰奏」卜辭奏字多用爲樂舞之義與說文合」見甲釋三十六葉二之六片釋文

按說文「奏進奏進也从夲从廾从屮屮上進之義𡙸古文𢍃亦古文」

契文作𣎆與篆文近。篆从屮𠦪者乃𣎆之譌。𣎆契文求字，字象兩手奉求奏進之意也。契文奏舞每連文，字又作𣎆（从林）與舞字作𣎆所从之𣎆同，疑象舞時所用之道具，兩手奉之以獻神，故有進義也。二說，未知孰是。羅釋𠦪而契文實不从木，且以拜讀卜辭，諸辭多不可通。辭云「乙囚貞今奏𩰫」十餘、一、四、𩰫象兩手奉尊形，或即尊之異構。奏𩰫者，進尊也。「貞奏岳」拾、六、十、「奏岳」者進于岳也。「戊申卜今日奏舞有从雨」拾、七、十六、「乙未卜今夕奏舞㞢从雨」前、三、廿、四、（奏舞猶今言奏樂）此所謂舞乃舞雩之事，獻舞于神以祈雨也。「王作𡆥般奏」前、四、十六、六、𡆥即今盤字，言王作盤進之于某也。「翌乙酉奏三牛」後、上、二六、十四、進三牛也。「魚奏」後、下、十五、九、進魚也。「叀商奏」戩、三七、六、進于商也。「叀小乙美奏」戩、三七、八、進于小乙及美也。「甲午王卜貞其于西宗奏示，王占曰弘吉」前、四、十八、一、示神主也，言其奉主於西

宗也西宗猶言西廟凡此諸辭以「拱」讀之均扞格難通釋奏訓進若奉則罔不洽適徵羅說之誤益明矣

[䀠]

[glyph] 珠、五六四、䀠字重文

金祖同曰「上片及本片均只着一[glyph]字从䀠从人說文無此字說文瞿下曰『鷹隼之視也』矍下曰『隹欲逸走也从又持之矍矍也』徐說『矍是左右驚顧』又曰『視遽貌大其兩目示其目之動作于人于隹一也說文有䀠字音句左右視也疑即此字」見遺珠三九葉

按說文「𥄎舉目驚𥄎然也从夰从䀠䀠亦聲」又「䀠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又「瞿鷹隼之視也」驚則左右顧鷹隼亦善左右顧是从䀠之字皆有左右顧之義瞿字从隹故謂鷹隼之視耳𥄎則人之驚顧䀠則人之左右視䀠𥄎二字音同義亦極近當本是一字契文作䀠人者則為䀠易人為大則為𥄎篆文譌大為夰耳本書前已於

前、六、四二、三、　戩、四九、三、　甲編、七八三、　前、六、十九、二、
粹、一二六八、　前、一、三、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奚大腹也』予意罪隸為奚之本誼故从手持索以拘罪人其从女者與从大同周官有女奚猶奴之从女矣」見增考中二十三葉下

陳邦懷曰「說文解字女部『㜎女隸也從女奚聲』段注云『周禮作奚段借字也』栔卜辭第二字从女奚省聲當是㜎之初字羅參事隸定於奚下恐不然矣」見小箋十二葉上

郭沫若曰「奚字均呈繯纏之象𡘌以字形言乃所拘者跪地反翦二手之形實罪从女幽謂當以罪隸為本義則固明白如畫也此字足徵奴隸（中引羅振玉說从奚）

見騈枝廿七葉上下

按說文「奚大腹也从大𦏁省聲𦏁籀文系字」契文作上出諸形與作□者郭沫若釋要楊樹達从之按要小篆作□上非从幺也8之上環爲頭形之譌下環象軀幹下∩象兩脛从□象人兩手自搯其要之形古文作□其頭形又譌爲⊗猶鬼之作⊖从⊖亦象頭面形其字與此迴異□字仍象一人而傳譌字以爲字或从女者誤也有人以兩手戒其辮髮之形上象辮髮子說是也與作□者特繁簡微異耳金文作□□卣文□簋文□丙申角與此同

盂鼎 善夫克鼎 散盤 趞曹鼎 大簋 克簋 大鼎「膳夫」以夫爲之

攻吳王夫差鑑「夫差」之夫作大與契文同

立

[立]藏八八．四 [立]藏二四一．四 [立]前二．三七．七 [立]前七．十六．一 [立]後下三．[立]甲二十二．一 [立]戩三六．十二

羅振玉釋立無說見增考中五十三葉上

按說文「立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契文同象人正面立之形引申以偁凡一切之立卜辭屢言「立中」前七．十六．一、又七．二二．一、甲二．十二．一均有之 中為旗唐蘭說可以立之義為豎立金文作[立]父丁卣[立]頌鼎[立]毛公鼎[立]休盤与契文小篆並同古文立位同字容庚曰「周礼故書小宗伯『掌建國之神立』注『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頌鼎『王各大室即立』其說是也

竝

竝 前四、二五、六、 竝 前、五、二五、一、 竝 前、六、五十、五、 竝 後、下、九、一、 竝 後、下、廿三 五、一、 竝 菁、十、一、 竝 甲、下、二七、六、 竝 佚、二二、八、 竝 掇續、八五、

羅振玉釋竝無說見增考中五十三葉上

唐蘭曰「卜辭㚘字舊不識今按即竝字」見導論下五十三葉下

丁山曰「水經汝水注之竝鄉亭當即殷竝氏故地矣」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制度一一四至一一五葉

又曰「竝并本是一字」見同上

按說文「竝併也从二立」栔文同辭云「七日己巳夕𥁕𡆥有新大星竝火」後、下、九、一、言有新發見之大星與火星相竝行也「𡆥今日竝新鬯」後、下、九、七、鬯為鬯酒常以鬱和之竝新鬯當即和鬯之事或為人名「王令竝」。甲編、六九九是也金文作

盂鼎 与契文同

慶

□ □ 卜通、一五五葉引原見後、上、十一、二

郭沫若曰「卜辭亦有从心作之慶字見左列之一片辭云□乙未卜行貞王其田亡巛在二月在□慶卜　丙申卜行貞王其田亡巛在□」此二慶字与召伯𣪘戈叔𠂤文正同特心字倒作微異耳見卜通一五五葉

按說文「慶行賀人也从心从夊吉禮以鹿皮為贄故从鹿省」契文不从夊郭氏釋為慶是也惟後據秦公𣪘「高弘有□」之文謂慶有二體見前慶字字條請參看不知彼乃假借此是正字也字在卜辭為地名金文作□慶孫之子簠□召伯簋□戈叔慶父鬲与此畧同

悔

每　不从心，每字重文

按說文「悔，悔恨也。从心每聲」。卜辭假每為之，不从心，每字重文。卜辭恒言「其每」、「弗每」，均此義也。說詳一卷每下。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李孝定編述

[甲骨字形] 藏、十四、三　[甲骨字形] 前、二、四、三　[甲骨字形] 前、四、十、六、七　[甲骨字形] 前、四、十、三、五　[甲骨字形] 前、五、五、四　[甲骨字形] 後、上、二、五、三　[甲骨字形] 戩、四十、十、二

羅振玉釋水無說見增考中九葉上

全祖同曰「甲骨文从水的字有[甲骨字形][甲骨字形]〔巜巛五形依殷虛文字類編統計起來从〔的字十五从[甲骨字形]的九从[甲骨字形]的七从巜的字三从巛的字二可見當時這五字是互用的許君整理歸併進[甲骨字形]部畢而甲骨文出方纔發現這秘密然而商承祚還沒有明白此意旨一則曰是許君時〔為水是有之誼尚未失矣再則曰……則水之象也他那裡知道這多是水字呢」見卜辭講話五十九葉下

按說文「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气也」栔文同但象水流之形金氏謂从巛乚巛巛者並象水形是也惟謂皆是水字則有可商盖文字孳乳寖多其始爲一字者其後往々衍爲數字惟於偏旁中則凡由一字衍生者每通用不別此古文孳衍之通例也从水之字卜辭固或从乚巛巛巛不別惟以獨立之文字視之則乚爲今文之甽巛爲今隸偏旁之氵巜爲今文之澮巛爲今文之川矣今从許書之例水下但收作巛形者金文作巛沈子簋巛同簋巛盂鼎七

河 □前、二、二六、二、□後、上、九、八、□甲、二、二十、十二、□甲編、六九〇、□甲編

七一七、□甲編、九二〇、□佚、九七二、□掇、四六二、□凡、二六、一、□粹、四、□

粹、八三四、□卜通、七七七、□大龜四版、四、

孫詒讓曰「人乙字皆作□」見舉例下五十葉上

羅振玉釋□為妣乙見增考上九葉下

王國維釋□戩、九、為妣乙見戩考廿一葉上

葉玉森釋□前、一、二六、三為妣乙見前釋一卷一〇六葉下

郭沫若曰「□字習見舊多釋為匕乙案匕形不類疑是河之初文从水丂聲也卜辭从水之字多與乙形相混此言『𠦪年于河』與『𠦪年于夔』為對貞知河亦殷之先世無可考」見卜通五十六葉下

王國維釋□戩四六為沈見戩考廿三葉上

王襄曰「□古沉字」見類纂存疑五十三葉上

又曰「□疑沈字」見同上同葉下

又曰「□古沂字」見類纂正編第十四第六十一葉上

葉玉森曰「王襄氏釋□為沂按予舊釋□為从水从匕即沘字此作□亦當釋沘即虎方其渉□前六六六六之沘水也」見前釋二卷四十八葉下

郭沫若釋□卜通七七七為沈說曰「此沈與並亟聲知沈亦必與殷之先世有關其高辛氏之子實沈邪」見卜通一六七葉上

董作賓先生釋□為沈見侯家莊大龜四版考釋

商承祚曰「□當讀沉从水乃聲水名非人名以□字文義知之」前編卷二

第二十六頁二版「乙亥卜行貞王其□舟于沔亡𡿧」後編上第九頁八版「貞勿于沔」其字一作□一作□郭氏通纂考釋畋遊第六一頁釋河以為从水丂聲非也卜辭乃字恆見与此同」見佚考八四葉下孫海波曰「此字舊釋妣乙或釋河均非字不可識」見文錄二六葉三行按孫氏文編十一卷四葉下則收□作沔朱芳圃文字編十一卷五葉上收□□作沔郭沫若又曰「□當隸定作洖即河字舊或釋沈非是它辭言」□泉洖酒王受又」通七七七、後上二〇、一〇遂河連正其確證」見粹考一一一葉上董作賓先生又曰「此字定隸書指朱氏文字編收作沔者余疑為河郭沫若亦有其說與岳常見祀典舊以為妣乙合文誤」見董先生藏朱氏文字編十一卷五葉

汅字條上眉批

李旦丘釋汲見零拾二九葉下又三八葉上

唐蘭釋汅見導論下十四葉上

于省吾曰「案諸家所釋至爲紛歧詳察之均係汅字一形之所孳變汅河古今字作⿲水丂水者与沇字形似而非沇字侯家莊大龜四、六、一、有辭云「王其田于𢆶剌于⿲水丂水」與後上、十五、四「王其田于𢆶剌于汅」祭法語例並相同知⿲水丂水即汅字也古文形體之譌變層出疊見吾人欲識其字必先定其正體不爲變體所惑說文河从水可聲按可从丂聲說文以可爲从反丂之乞失之栔文汅字右从丁即丂字汅字一變而爲⿰氵乃右从丁與乃字相混然乃字從無作丁者早期金文旂作父戊鼎考字从丂作丁穼鼎考字从丂作丁獻伯毀考字

从丂作丁，是古文丂与乃形近易譌之證。汅字再變而為𣲞，右从□象人荷戈形，三變為𣲞𣲞，右从□亦象人荷戈形，而与光字相仿。第三期貞人有名𢦏者，𢦏作□□□□□□□二六、三 □見後下 等形，均象人之荷戈形。郭沫若云：「當是何、荷之古文，舊釋為光，不確。」粹考七九、按郭說是也。𢦏字作□，與早期金文同。毁□字从□作□，荷者相仿。金文但增口耳。□今作何，从光从人一也。𢦏字金文𢦏壺作□，𢦏觶作□，均与契文貞人名之𢦏字為同文。要之，契文汅字从丂聲，以形近譌為从乃，又譌為从𢦏，𢦏古荷字，荷聲與丂聲音近相通。再以義求之，菁四、「□亦出虹自北，歙于汅」藏六十、二、「王其涉汅，亦二、二六、二「王其舟于汅」，其言歙、言涉、言舟，自係就汅言之，昭然若揭。郭沫若雖釋汅為河，而未能深究从丂、从乃、从𢦏所以致譌之由，且釋𣲞

爲沈尤昧於丂字孳變之原妄矣」見駢三弟七葉下至八葉上

又曰「以絜文所比例列之先公次敘考之丂當爲曹圉羙當爲冥　絜文丂与羙或單辭或連文或与數世先公並祭其甲骨一版分爲數段每段祇列一世先公者以上下左右之參互其次敘每難於尋繹其數世先公同列於一段雖有脩略一二世或數世者而其次敘井然從不錯脩粹二三「己亥卜田茲來土犬𡆥犬丂犬羙口犬」土即相土咨庚謂𡆥即昌若若作𡆥丂与𡆥形近而譌桉丂即曹圉羙即冥殷之世系在王亥之前由冥以上溯相土祇有此四世絜文所列適相符合（中畧）契文在一段之中丂与羙連文者多先言丂後言羙亦有先言羙後言丂者由後以溯前也（中畧）史記殷本紀『昌若卒子曹圉立』索隱『系本作糧圉也』禮記祭法正義引『世本』昌若

生曹圉曹圉生根國根國生冥」是世本於曹圉与冥之間多根國一世國語魯語「冥勤其官而水死」韋注「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周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按曹圉與根國因形近而誤衍由契至湯適為十四世如曹圉根國並見則於商之世數不符中畢傳記曹圉亦作糧圉亦作根國曹糧形譌音無可說古韻圉字隸魚部丂字隸歌部魚歌適諧根國之字並屬見紐一等國字古文作或或与河並屬匣紐一等古讀見匣並歸羣紐河與根國為雙聲古字之通與其言韻不如言聲且曹圉之字祇圉字與河音近當以作根國者為是曹圉与糧圉並根國之形譌也」詳見駢之第九葉上至十一葉上

陳夢家曰「河字从可古音可告是相同的所以河可能轉化為帝嚳」見綜

述三四四葉

李學勤曰「河与岳均為自然神或以為殷之先公者非也」見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三期一二三葉評陳夢家卜辭綜述

楊樹達曰「卜辭言高祖河即山海經大荒東經引竹書所稱『是故殷主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中所稱河伯之始祖」見甲文說四十葉

屈翼鵬曰「甲骨文已經有了河字而且那些河字都應當解釋為黃河之河甲骨文中的𣲆字或作𣲆等形就是河字這是近二十多年來才被人認識的字雖然認識但研究甲骨文的人有的以為它是水神有的以為它是地祇甚至有人以為它是殷人的祖先只有陳夢家以為它就是黃河說見燕京學報第十九期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陳氏的論證雖然簡單但

他的見解是正確的現在再申論如下河就是後世的黃河試看下列的證據「乙亥卜行貞王其▢舟于河亡𡿧」前、二、二六、「王其涉河」藏、六、十、「涉河」佚、六九九、八六八、▢字雖不可識但▢舟乃乘舟渡水之意是可以知道的涉字的本義雖然是徒步渡水「涉」但是稱渡水也叫做涉如周易裡常見的「利涉大川」尚書微子篇的「若涉大水」詩經匏有苦葉的「招招舟子人涉卬否」等都是渡水之義那麼這河既可以行舟又可以步渡定是河流應該是毫無疑義的其次我們再看它是不是普通的河流甲骨文中有「王涉滴」「王涉洹」菁、徵、游田、的記載滴和洹都是河流的專名和「王其涉河」比照來看河也應該是河流的專名這是第一個證據卜辭中常見河東的字樣如「▢貞即又弜于河東」佚、六四七「□未卜▢□▢告曰馬方▢河東」前、四、四六、「阜▢河東」契卜、六七三這

裏所謂河東當與後來的趙之河東相當因為從盤庚遷殷後殷都的東面距離黃河很近河東是指黃河以東的地帶而言況其且後來的河東河內河南河外等河字都是指黃河而言那麼甲骨文的河東之河也不應該例外這是第二個證據而且河是殷人祭祀的對象之一如「其求年于河雨」甲編、三六四、「𡨦于河」粹、四「甲子卜𡨦河岳从雨」粹、七九八、「𡨦于河沈五牛沈十牛」前、二、九、「岳眔河酌王受又」後、上、二六、「壬寅卜殻貞河害王」乙、五六五二、「河害我」乙、五四〇六、「壬午卜賓貞河害年」續、一、三五、「庚寅卜隹河害禾」粹、一〇一、「庚申卜𡆥貞河害雨」乙、九二〇、「貞河弗害雨」乙、九二〇、河是求年的對象之一定可以興雲作雨定可以作祟害王害禾害雨祭祀它的典禮有𡨦有酌有沈用牲的數目有五牢五牛乃至十牛具有這麼大的威力享受這麼隆重的祀典這決不是普通河流所能擔當得起

的我們再看後來的文獻。「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禮記禮器）「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禮記學記）「楚子（邲之戰既勝之後）……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宣十二年左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昭二十四年左傳）這是祭祀黃河的文獻。「髡屯犁牛，既科以橢，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淮南子說山篇）這是祭黃河用牲祭禮用沉的文獻。「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以從秦師於河曲……秦伯以璧祈戰于河。」（文十二年左傳）這是向河有所祈求的文獻。「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哀六年左傳）「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公曰：『……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晏子春秋內諫篇上）這是黃河為祟

列者蓋河岳爲當時大神在殷人心目中於年穀豐歉雨暘時若河岳蓋實主之故祀典與先公比隆河岳非即先公也諸家以先公說之或據形懸擬或據音牽傅多見其紛紜自擾耳

□

□ 前六、三五、五 □ 前六、三五、八 □ □ 前七、四二、二 □ 後下十二、六 □ 後下二八、二 □ 藏一六二、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洗洒足也从水先聲』此从□形即足从□形即水置足於水中是洗也 定按羅氏於此与此文互釋洗 或增□象槃形是洒足之盤也中有水置足於中由字形觀之古者沐盥以皿洗足以盤」見增考中六十八葉上

孫詒讓曰「□字奇古難識以形推之疑當為市字說文冂部『市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冂从乁乁古文及字也省聲』此上从□即之省中从□即从冂下衺畫即古文及或左下或右下者反正之異金文兮田盤市作□亦與此相類」見舉例上卅五葉下

葉玉森曰「按□之異體作□□□□□等形卜辭為國名察其字形圖象

溫

[甲骨字形] 前一、五一、一，[甲骨字形] 菁三、一，[甲骨字形] 後、下、三十、十三，[甲骨字形] 元嘉、二一七、

羅振玉曰「注水於盤而人在其中浴之象也許書作浴从水谷聲變象形爲形聲矣」見增考中六十七葉下

陳邦懷曰「此字从水从[甲骨字形]當即溫字從昷作𥁕亦見於漢晉峻碑碑云『内懷溫潤』王先生懷祖曰『溫字作𥁕說文溫從水昷聲昷從皿從囚此碑溫字右邊作𥁕其上半即人字也有人無口者隸省耳』見漢隸拾遺考卜辭溫字不從昷知晉峻碑溫字從𥁕必有所本非隸省也羅參事釋卜辭溫爲浴謂注水于盤而人在其中浴之象也恐未碻」見小箋二十三葉上

又曰「春秋左氏隱三年傳『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杜注『今河内溫縣』」見同上二葉上

葉玉森曰「按本辭𥁕疑爲人名」見前釋一卷一三八葉下 定按葉氏所據爲前一、五一、一辭云「貞于𥁕用」仍爲地名

胡厚宣曰「釋𥁕無說」見商史論叢四集一冊五十六葉

魯實先以爲𥁕之繁文見姓氏通釋之一載東海學報一期十六葉十三行

按說文「溫水出犍爲涪南入黔水從水𥁕聲」段注云「今以爲溫煗字許意當用𥁕爲溫煗」說文「𥁕仁也从皿以食囚也官溥說」竊謂溫𥁕初當本是一字其形祇作𥁕作𥁕者譌人爲口作溫者又增之水耳字象人浴于盤中之形羅說字意是也浴則身煖故引申得有溫煗之意溫字古訓多有溫煖溫和之誼水經注「溫水一名煖水」猶是此意中央研究院所藏鼎有單文𥁕與此當係一字特所从人形立臥有別耳卜辭云「左告曰有往芻自溫十

沮

拾、一、十四、

孫海波文編十一卷一葉上收此作沮其說曰「卜辭以為祖字『甲戌□沮丁二牛』」

按說文「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从水且聲」卜辭以此為祖當係偶誤然足證殷時已有沮字孫氏收之是也

洛

[洛] 新寫、一〇八、甲編、三四六、

董彥堂先生曰「說文水部「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从水各聲」卜辭中水旁多作⺀如[淮] 淮或作⺀⺀汞水滴如[沈] 沈此兼从⺀⺀文曰癸丑缺[洛]貞王缺[□]」見新寫十四葉下

按說文「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从水各聲」契文从⺀与从水同董先生之說是也字在卜辭為人名金文作[洛] 虢季子白盤 [洛] 大師虘豆殷爲洛 [洛] 畏尊 与契文小篆並同

汝

拾、九、二、 甲、二、二十、十三、 福、三五、 佚、三七九、 錄、六〇七、

新、二〇〇七、

按說文「汝水出弘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从水女聲」契文同或从巜澮水从巜偏旁得通辭云「歸汝」福三五、佚三七九。「貞汝冥娩不其妨」拾九、六、均為人名「囗曰汝囗女一人」錄六〇七。辭雖殘泐不完「汝」似仍人名与金文偁「曰某人名」之辭例正同。下「女」字當為人偁代名詞与菁七、一、之「侯虎敗女事」之女字義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油 前四、十三、五、

余永梁曰「王先生國維疑此字爲油廣雅釋訓『油流也』」見殷虛文字續考

葉玉森曰「按王氏釋于辭未洽予曩疑爲海之初文(鉤沈)亦覺未信」見前釋四卷十八葉上按鉤沈云「从□與石經午字同或古人已知午爲潮生之候故制海字从之與」見鉤沈三葉

按說文「油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从水由聲」此字王氏釋油於字形最近姑从其說收之於此葉氏初釋海繼已自辨其非姑無論字不从午即从午亦不證足以證其爲海字也辭云「油其來水」似亦爲水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淮 〼前、六、十六、三 〼前、二、二一、一 〼前、二、二四、六 〼前、六、三六、二 〼前、六、二九、七 〼京、二一八、六

羅振玉曰「从巜即水省卜辭从水之字多省作巜說文解字『彶行水也从彳从水省从攴』是許君時巜為水省之證尚未失矣」見朱氏文字編十一卷一葉下淮字條（按朱書所收羅說計增考及雪堂金石文字跋尾此條增考未見是當出於跋尾一書）

楊樹達曰「淮當為濉之省从吕省口形便成淮字矣」見卜辭求義四十三葉上

按說文「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从水隹聲」契文同楊氏謂為濉可省說有未安蓋濉古文作〼或省作〼乃从吕（宮之古文）聲而淮从隹聲二者音讀各異省宮聲則不得為濉字而淮字則不得从宮聲也卜

辭濉為地名金文作[glyph]散盤[glyph]乎甲盤[glyph]師寰簋[glyph]讎仲盨[glyph]曾伯簠曾伯簠一文从水唯聲唯亦从隹聲故得通作唯字从口口舌之口与雝之或从口宮之省文有別仍不得謂濉為雝字也

餘十五、四、 佚二四二、 續六、一三、九、與餘十五、四、重出

孫海波曰「說文『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从水有聲』此从又即古文有字」見文編十一卷一葉下

朱芳圃文字編十一卷五葉上收作汊以為說文所無字

按說文「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从水有聲」古文又有得通孫說可从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濼

濼 前、四、十三、七、

羅振玉曰「此即許書从水樂聲之濼虘鐘作[glyph]與此略同而借用為喜樂字」見增考中十葉下

按說文「濼齊魯間水也从水樂聲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濼』」契文同金文虘鐘作[glyph]僅从川从水徵異卜辭僅餘殘文不詳其義

洹

洹洹前、六、五六、五、洹前、六、六十、三、洹後、下、三十一、洹甲、六二五、七、洹甲編、九〇三、洹珠、三九三、洹續、四、二八、四、洹續、五、三〇、九、洹粹、一〇六一、洹新四四一〇、

羅振玉曰「齊侯壺洹字作𣶒此从亘與許書同但省下一耳殷代水名存於卜辭中今可確知其地者僅此而已」見增考中十一葉上

王襄曰「春秋成十七年左氏傳『聲伯夢涉洹』杜注『洹水出汲郡林慮縣』史記項羽本紀『項羽乃與期于洹水南』集解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此殷契出土在安陽縣城西小屯村為洹水之南卜辭之洹當即指此洹水言之」見簠考地望七葉下

屈翼鵬曰「洹泉即洹水鄰於殷都之河流也」見甲釋一四〇葉

洋 𣲖藏八六、三、𣲖藏一九二、一、𣲖拾九、一、𣲖前六、二三、六、𣲖後下三二、十三、𣲖後下四一、五、𣲖甲二十四、一、𣲖甲二十四、六

商承祚曰「此字疑即洋字水之作川形者漾滌洗諸字从之」見類編十一卷二葉上

孫海波曰「商承祚謂此與洸為一字洸从午曰洸洸羊曰洋以其字為說文所有姑仍因之」見文編十一卷一葉下

朱芳圃文字編十一卷三葉下收此與𣲖並為洸字下引羅振玉說按羅氏增考中十六葉上洸字條祇收作𣲖形者𣲖字不與

屈翼鵬曰「𣲖當是洋字之異體」見甲釋一六六葉

按說文「洋水出齊臨朐高山東北入鉅定从水羊聲」契文同或从二羊此古文

適例字在卜辭為人名。辭云「口巳卜洋口貞：王賓⊠禍。」藏、一九二、一。「貞：子洋不死。」拾、六、一、甲、六、十四、一同。「丁亥卜洋貞：王賓㪔亡尤。」續、一、一廿、一。「辛亥卜洋貞：𠂤不既。」錄、六二九。是也。或以為羊字。辭云「口辰卜㪔貞：⊠賁十豖洋卯⊠。」藏、八六、二。「癸卯對文為用牲之法，十豖洋者，去勢之羊十也。此亦可證豖為牲之去勢者，不限於豖，更非許訓之豖絆足也。「卯三青洋」後、下、四一、五。三㲄羊也。「貞：視叀洋，王言王受又。」甲編、一一四三。以上之辭例之，此亦假為羊字，蓋貞用牲之種類，非牲色之羊也。卜辭洋無用為用牲之法者，其非洸字可知。（𣳫）古不當釋洸，說見下。固不僅洋洸二文字形懸遠也。又前於沮字條下，謂卜辭以沮為且，係作字偶誤。今以洋為羊者不一見，似不能以偶誤解之。然則于正字增之水旁而義無異別，豈當時有此俗習歟。

涢

𣲺 甲編、二七五、

屈翼鵬曰「𣲺从水貝聲當是浿字說文『浿水出樂浪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浿水縣』本辭浿字當亦為水名然料非樂浪之浿具詳待考」見甲釋三十三葉

按說文「浿水出樂浪鏤方東入海从水貝聲一曰出浿水縣」卜辭云「囗未囗魚囗浿囗禽」魚字屈氏以為漁之省見上同當是則浿為水名許君謂浿水出樂浪鏤方說者謂即今韓國之大通江殷王遊田漁所至當不及此許君又云「一曰出浿水縣」浿水縣未詳

洚

佚、六七八、

商承祚釋洚無說見佚考八三葉上

朱芳圃文字編補遺十九葉上收此作洚

按說文「洚水不遵道一曰下也从水夅聲」契文同辭云「口巳卜王洚祖丁及南庚口」洚當為祭名讀為降謂降其神也非洚水之義而與許君一曰之解合經籍降字多訓下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衍

衍 前四、十六、八 衍 前八、三、五 衍 前八、五、五 衍 前八、十四、三 衍 前八、十五、二

衍 後下、四六、五 衍 甲編三〇四九 衍 粹一五六六

羅振玉曰「說文衍水朝宗于海也从行从水」此从川亦百川之歸海義彌顯矣或省行作彳或又省彳作川或變川作水古金文朝字从此枯衍敦蓋有衍字與卜辭略同」見增考中九葉上

郭沫若曰「衍當巡之異从川省走省或釋為衍非是」見粹考一六一葉下

按說文「衍水朝宗于海也从水从行」契文同或从水行而省之羅說是也郭以衍為巡之異於說字形固亦可通然古文行走亦得通則作衍者亦可釋為巡字卜辭衍為貞人名衍則偁「歸衍」前八、三、五 乙、四〇四同並為人名茲从羅說金文作衍 枯衍簋 衍 同上蓋 與此略同

補 郭沫若又曰「衍乃巡之異或釋衍非是」見粹考二〇九葉下

按卜辭从水从川得通者其例多有从行从彳固可通是惟契文此字未見从辵作者謂此為辵之省未敢遽信又說文通有从水从行之衍字似衡諸通例似仍以羅說為長也婦衍及卓人之衍當係同一氏族

演

[甲骨字形] 前二、三二、三 [甲骨字形] 前二、三二、四 [甲骨字形] 甲二、二六、八 [甲骨字形] 後上、十、八

商承祚曰「祚案以寅字之作[字形][字形]推之故知此爲演字」見類編十一卷二葉下

商承祚類編十一卷五葉上收上出第四文後上、十、八作淡無說

按說文演長流也一曰水名从水寅聲」契文同商說是也第四文仍是演字僅形體略繁商釋淡誤字非从二炎火之炎也且四文辭例全同「在演」前二、三二、三 後上、十、八同「田于演」前二、三六、四「于演陳」甲二、二六、八均爲地名足證其爲一字也孫氏文編十一卷三葉下金氏續文編十一卷六葉上並收後上一文作淡仍沿商氏之誤今正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沖 [glyph] 後、下、三六、六、

王襄曰「古沖字从沝許書流涉之古文籀文作[glyph][glyph]亦从沝与此同例」見類纂正編十一第四十九葉下

孫海波曰「沖金文作[glyph]沖子鼎與此略同此云「令沖宗」或叚為中字與」見考古四期十一葉小記

唐蘭曰「右[glyph]即沖字說文「沖涌搖也从水中聲讀若動」」見文字記四十一葉下

按說文「沖涌搖也从水中聲讀若動」此同辭云「令沖宗」即讀沖為中陽中宗而上言令亦覺不辭金文作[glyph]沖子鼎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淵 囦 鐵、上、十五、六

商承祚曰「祚案說文解字淵回水也或省水作𣶒古文作囦」此與許書之古文同見類編十一卷三葉上

王襄曰「古淵字或釋𣶒」見類纂正編十一弟四十九葉下

按說文「淵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皃𣶒淵或省水囦古文从口水」此與古文同辭云「戊戌卜行貞王其田于淵」地名金文作淵沈子簋其右旁所从與此畧近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甲骨字形] [甲骨字形]後、下、四十、十六、[甲骨字形]元嘉、二五六、

孫海波曰「此字商先生疑澄竊疑當是滋字从二水者古文繁簡之異卜辭乃地名」見考古四期十二葉小記

胡厚宣釋澄無說見商史論叢四集一冊五八葉

按說文「滋益也从水茲聲一曰滋水出牛飲山白陘谷東入呼沱」契文从水𢆶（絲之省）聲卜辭叚𢆶為茲故知此當為滋孫說是也契文別有澄字作[甲骨字形]若[甲骨字形]（金文澄字亦与此畧近見下澄字條）与此有別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 前、四、十三、三、其下殘泐

余永梁曰「王先生國維疑益字案說文『益饒也从水皿水皿益之意也』」見殷虛

文字續考

陳邦福曰「當釋邕讀如擁說文川部云『邕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是也』卜辭邕字从川即从巛邑下有水与許書四方有水之誼正合小篆从巛即由川中水流之形致誤」見辨疑十一葉

葉玉森曰「森按此字羅氏待問編十七葉誤錄作□从日商氏待問編補究作邑是也惟邑上口之四周共八小直點其右偏之三直點与餘痕連乃似作□羅王二氏并認其下从日均誤陳氏釋邕可信惟卜辭从邕之雝其偏旁並不从邑予疑古浥字从水从邑降水侵邑意為汎濫許書訓溼或非

沚

𠂹藏、十八、一、𠂹藏、二二、三、𠂹藏、四二、三、𠂹藏、一〇二、二、𠂹餘、三、一、𠂹前、一、四七、五、𠂹前、六、二五、六、𠂹前、六、六十、六、𠂹前、七、四、三、𠂹後、上、十七、五、𠂹菁、一、一、𠂹甲、一、八十六、𠂹戩、三、三十三、𠂹戩、四五、十二、

羅振玉釋洗見前𣶃字條下引羅說

王襄曰「从水从止疑古沚字舊釋洗」見簠徵考地望八葉上 按類纂正編十一第四十九葉下云「古沚字」是王氏已確認此為沚字矣

葉玉森曰「按予曩釋卜辭之『从𠂹哥』為『从諸國』因他辭亦作『从𠂹可』也哥可當為一字沈鈎近釋𠂹哥為沚馘沚國名馘沚君名」見前釋一卷五十八葉下

孫詒讓曰「疑𠂹與金文斜彝𣲡字同又疑張仲簠𠂹黃之省」見舉例下七葉上

郭沫若謂沚𢀛乃沚國之君長名𢀛者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葉玉森又曰「按張仲簠諸作𤇾疑即𤇾之譌變卜辭「以𤇾哥」即「以諸國」逌見林義光氏說謂「𤇾之上下為火點𤇾哥即熒惑古官名引史記天官書「熒惑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漢書天文志「熒惑天子理也」歸藏枚占熒惑曰不吉」為證注謂𤇾為𠕁有卜辭云「口口口卜戔貞乎从可𠕁先」前四·十一可𠕁即𤇾哥誤倒又呂氏春秋「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必死即𤇾可之譌卜辭熒𤇾哥即熒惑說森

按林氏謂𤇾之上下為火點如卜辭𤇾貴之左右小點象火焰燄乃由𤇾有變下本从火故上著小點火燄始黝𤇾之小點若象火燄乃注來見有以火不肖之本字于卜辭通例不無懷疑釋熒似難遽信又哥與可非一字𤇾與𠕁亦非一字羅氏概釋𤇾𠕁為沇國非林氏臆斷可𠕁為誤倒亦非也至林氏以天官

八）是沚為國名，戠當其國君之名也。卜辭尚有沚可，前人俱以為與沚戠有關，故或謂哥可一字，或以可為哥者。今按沚可為別一時期之卜辭，其人自名可，与此非一人，固不必強求其通也。菁華云『三至五日丁酉允出來嬉自西，沚戠告曰土方征于東啚，戈二邑，𢀛方亦掃我西啚田……』一葉由此可知沚為殷畿以西之諸侯，與土方𢀛方接壤，故殷人伐土方或𢀛方時，沚戠每以行也」見天壤文釋五十一葉下至五十二葉上

金祖同曰「旅金文作㫃，契文作㫃，象人立呼於下形。去出似遠。然說文旅行下『古文旅作㫃，从止』，徐箋曰『白部者下曰𣎆古文旅，疑㫃即𣎆之譌體』。𣎆則去其下與出甚肖，出从止，而旅之古文㫃，玉篇以入止部，明其為一字。王筠說文釋例謂『旅下古文𣎆，者下曰𣎆古文旅字，蓋旅之古文作㫃，其形不相近，殆非

米譌爲𠂤也。積古齋戈都敦都作𣎵，諸女尊諸作𣎵，皆有形存聲字也。米米皆旅字，而𣎵尤與米形近。𣎵去其下，無疑爲𠂤字。金文旅亦有从止从辵者，如曾伯簠作𨓜，且旅。許訓爲軍之五百人爲旅，而其形實不類。更有从車者，如毛公旅鼎作𣄴車，口姛鼎作𣄴車，伯作大公鼎作𣄴。軍之五百人爲旅，似非本訓。吾釋爲旅賁之旅，則當于執戈盾夾車而趨。故𠂤訓者，謂執戈盾夾王車而前趨之旅賁是也。」（詳見遺珠十葉下至十三葉上一八二片釋𠂤訓）

陳夢家曰：「㞢所以之甘，卜辭先前㞢等字均以之得聲，當爲跣之初文。㞢亦从甘，故此字可能是侁侁莘姺之初文。」（見綜述二九六葉）

金且同又釋從，見卜辭通纂語回三葉下。

于省吾曰：「余疑㞢或即傅說。惜或字不可識，然考其職事非傅說無以當

之載籍屢言傳說相武丁卜辭不應無之第一期卜辭之𠂤般即尚書君奭之甘盤他如侯虎𦣞乘均與傳說或傳嚴之名不符毛公鼎「麻自今出入尃命于外氒非先告父厝父厝舍命毋又敢憃尃命于外」是父厝主尃命其職事當即後世之宰輔管子君臣上「朝令傳於相」沚戠主冊命其職事之重要大於周禮內史明矣其證一也國語晉語「天策焞焞」注「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傳說」莊子大宗師「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是傳說生則尃冊死為天策故天策星一名傳說其證二也得此之證疑卜辭之沚戠即載籍之傳說惟戠字今不可識無以知其音近通假之由存以待考」見駢續十三葉上至十四葉下

按說文「沚小渚曰沚从水止聲詩曰『于沼于沚』」契文亦从水从止王襄釋沚是也

羅氏釋洗並以与𣥠為一字其意雖是而於文字偏旁之分析則不符洗為从水先聲為純形聲字沚則會意兼聲字也又卜辭沚𣥠二字文法辭例無一相同者知非一字也金祖同氏初釋洗於字形近之古文从足从止例亦得通惟契文此字無一从足作者且小篆已並有沚洗二字則此仍以釋沚為長洗許訓灑於初誼為近沚訓小渚与字形無涉當為後起義金氏後又疑旅字殊誤許書旅字古文作𣥠者从止乃𣥠形之譌从从則㫃形之譌也可就金文編諸旅字比勘自見旅無从止之理「者」下復出「𣥠古文旅者」如非六國古文別字即許君誤読且即令旅字古文有此別體其形亦与「𣥠」字懸遠無由比傅為一字也卜辭此字皆与哥字連文並見沚為國族之名哥其私名也哥字異說甚多本書从林泰輔說收作臧見十二卷臧下于省吾氏謂沚臧為傅說其

證據殊歉薄弱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甲骨字形]

[甲骨字形]藏九九.一　[甲骨字形]餘十六.四　[甲骨字形]前一.十九.五　[甲骨字形]前二.九.七　[甲骨字形]前五.十九.一　[甲骨字形]前四.十.三　[甲骨字形]前四.十三.一　[甲骨字形]甲一.八.十二　[甲骨字形]甲二.一.一

羅振玉曰「此當是水之流別之𠂢字。从彳象川之中流有旁歧。彳象幹流出旁枝……則水之衺也。或省……知𠂢派本一字。許君分為二，非也。又此字之形狀為𠂢字殆無可疑。而文頗難解，疑假用為他字矣。𠂢字亦見大保敦」見增考中九葉下。

柯昌濟曰「𠂢𣲙並為衍字。洪範曰『衍忒』鄭康成曰『卦象多變，故言衍忒』繫辭云『大衍之數五十』鄭注『衍，演也』卜衍，貞猶言卜大貞也」見補釋。

葉玉森曰「按卜辭𠂢之異體作[甲骨字形]等形，孫詒讓釋𠂢之一體為永字。予疑增水象者乃繁文，仍當讀永。至𣲙作[甲骨字形]

等形羅氏釋衍可信」見前釋一卷七十七葉下
栔說文「派別水也从水从𠂢𠂢亦聲」契文字形与小篆同羅氏釋派可信
柯氏釋衍於字形不合葉氏疑此亦永字栔說文「永水長也此从小徐本大徐但作「長也於許書通例不合永本訓水長引申為凡長之偁耳象水巠理之長也」此依大徐本小徐「長」下有「永」字「𠂢水之衺流別也从反永」古永𠂢派當為一字至殷時蓋已衍為永派派𠂢一字二字別水「衺流別」義同多者其流必長是其義亦相因也本書从許書之例分收為派永二文卜辭派為貞人名

又金祥恆續文編十一卷五葉上收此作泳栔說文「泳潛行水中也从水永聲」許君於𠂢言从反永而於泳派二字不云「某从反某」者蓋以泳派二字篆體非全相反也就字形言派訓別水當是初義而泳訓潛行水中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汜 前四、十三、六、

羅振玉釋汜無說見增考中十葉上

按說文「汜水別復入水也一曰汜窮瀆也从水巳聲詩曰『江有汜』」絜文同此辭僅餘殘文其義不詳小徐本作「水別復入也」言水之決出而復入者於義爲長段氏乃以大徐本上「水」字爲衍文蓋偶未察耳下「水」字實衍文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濘

後、上、十一、一

陳邦懷曰「卜辭寧字皆省心作寍（凡四見）此從水从寍知是濘字說文解字『濘滎濘也從水寧聲』段注『滎字曰「李善注七命引說文『濘絕小水也』」此古字在卜辭中為地名今未由考實矣」見小箋五葉下

按說文「濘滎濘也从水寍聲」「滎絕小水也从水熒省聲」是濘當以絕小水為本義今人謂濘為泥濘乃濘之引申義（水深則不見泥濘）段注濘下之說是也契文从水从寍陳氏釋濘可從字在卜辭為地名其義不詳

潢

潢前二、五、七、潢前、二、六、八、

羅振玉曰「从ㄟ即水省卜辭从水之字多省作ㄟ說文解字『攸行也从亻从水省从攴』是許君時ㄟ爲水省之義尚未失矣」見增考中十葉下

陳邦懷曰「說文解字涿下出『㫚』許君曰『奇字涿从日乙』段注『乙蓋象涿滴下之形非甲乙字』段氏雖不知ㄟ爲從水省謂象涿滴下之形則至精也許君說攸從水省說奇字涿從乙未免於彼得之於此失之矣」見小箋五葉上

按說文「潢積水池从水黃聲」契文同字在卜辭爲地名無義可說

湄

□拾、六、五、□前、八、七、二、□後、上、十四、六、□後、上、十四、七、□後、上、十四、八、□後、上、十四、九、□後、下、四一、十三、□甲、一、六、十、□甲編、六一五、□佚、五二二、□粹、二〇六、

董彥堂先生曰「湄或段為星第四期特用字」見先生所藏朱氏文字編十一卷三葉上湄字條眉批

楊樹達曰「卜辭湄或段為彌終也或段為微人名」見卜辭求義四四葉下 按楊氏於其所著甲文說四十一葉誤引前、三、二六、四、之□作□辭之「貞卸王自上甲□大示十二月」□字作□了之左右數小點乃龜痕非从水于省吾氏釋□可从楊氏誤假為湄字遂謂字當屬上讀為「上甲微」而於□字條下漏引楊氏此說補正於此

又曰「湄日者湄當讀彌彌日謂終日也」見甲文說六十九頁說廿六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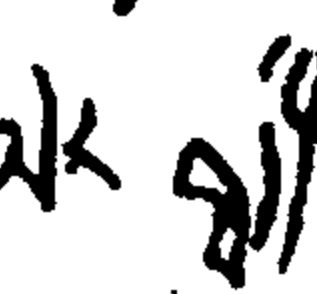
屈翼鵬曰「湄通沬彌湄日猶彌日盡謂終日也湄日二字連文卜辭習見

且常繫於田獵之辭。按詩小雅何人斯「居河之麋」，知「麋」麋與湄通。周禮春官眡祲「七曰彌」注云「故書彌作迷」。又春官小祝「彌裁兵」注云「彌讀曰敉」，麋敉迷俱从米聲，而湄彌與之通，是湄與彌亦相通也。然則湄日猶言彌日，蓋謂終日也。（按楊樹達已有此說，見卜辭求義四四葉。以鄙說論證較詳，仍存之。）」見甲釋八九葉

按說文「湄，水艸交為湄，从水眉聲」，契文同。卜辭習見湄日，楊氏讀為「彌」，屈氏據申其說，是也。言「湄日無災」，謂終日無災也。董先生讀為「寐」，蓋偶未察耳。

澗

𣶒 前、四、一五、六、

葉玉森曰「按此字从巛象大水从𠂤象兩岸山阜形疑即古文淵字齊侯鎛从淵字从𣶒亦象大水在兩岸中形初文淵本从𠂤後始譌變為𣶒許書省水之𣶒以𣶒為𠂤从一為巛古意已晦更增水旁則益剌謬矣」說例

見前釋四卷十九葉下

楊樹達曰「前編四、四十五、六、有字𣶒葉玉森釋淵按巛象水𠂤象水兩旁山阜余謂是澗字說文水部云「澗山夾水也从水閒聲」見甲文說七十二葉瑣記第三十六條

按說文「澗山夾水也从水閒聲一曰澗水出弘農新安東南入洛」契文从水从二𠂤𠂤許訓小阜與山夾水之訓正合从閒聲作澗當為後起形聲

字契文則原始象形字也葉氏釋淵許書淵訓回水與此字形不合且契文自有淵字作[glyph]見前此字當以楊釋於義為長𡿧本為象形字象兩山夾水所以从𠂤形與𠂤若𠂤近易譌兩𠂤為門而字又讀古莧切之閒至小篆遂為从水㵎閒聲耳本辭僅殘餘㵎閒二字其義未詳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佚、六一六、甲編、二八〇、

商承祚類編定氼作泳無說見佚考七九葉上

金祥恆續甲骨文編十一卷五葉上收此作氼無說

按說文「氼沒也从水从人」契文同从水从人乃湛氼之意會意字也金氏收作氼可以辭云「氼口宅口乎口」佚、六、六、殘文其義未詳「氼來」甲編、二八〇、二人名其義亦無可說

濩

[甲骨文] 前一、三五、[甲骨文] 前五、三六、二、[甲骨文] 前五、三六、三、[甲骨文] 甲、六十六、二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濩雨流霤下皃从水蒦聲』卜辭中為樂名即大濩也或从水从隻聲或省又隻省聲」見增考中六十八葉下

葉玉森曰「按竹書紀年『殷商成湯二十五年作大濩之樂』羅謂濩即大濩乃樂名宜可信惟本辭無一祭名與辭例不合或濩仍祭名祭時作大濩樂乃謂之濩耳」見前釋一卷三十四葉下

董彥堂先生曰「濩卜辭作潍即『大濩』湯之樂也」見殷曆譜上編卷三祀与年十三葉下

按說文「濩雨流霤下皃从水蒦聲」契文作潍从隻省聲羅氏謂有从隻作者乃指藏一九六一片一文惟諦察影本其左旁从巜似与丙字相連作

𣝇故或收此作「𣝇」非右屬於方作㫃也茲不錄辭云「乙亥卜貞王賓大乙護亡尤」前一、三、五「貞翌乙□ㄓ□護□唐」前、五、三、六、三「丁卯卜貞賓大丁護亡□」甲二十九、二一、羅氏謂是樂名即大護之樂當是

涿

後、下、十九、九、 後、下、二七、十六、 後、下、二九、五、 戩、二八、四、

孫海波曰「說文『涿流下滴也从水豖聲上谷有涿縣』契文作 即豖字或省从豖見文編十一卷三葉上」

按說文「涿流下滴也从水豖聲上谷有涿縣𥅽奇字涿从日乙」契文从水从豖孫氏釋涿或是字在卜辭為人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瀧

前、二、六、五　簠徵、地望、四

王襄曰「从水从虎古滮字許書所無地名」見簠考地望一葉下

葉玉森曰「按卷六第四十三葉三版之　藏龜第百六十三葉四版之　從龍之最簡象形文与　形相似疑　字从水从龍即古文瀧」說契前釋二卷十四葉下

按說文「瀧雨瀧瀧皃从水龍聲」契文从　或省作　与虎形不類葉說可从字在卜辭為地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涵

□ 甲編、一四一四、□ 新、四四六六、

屈翼鵬曰「當是涵字」見甲釋一九四葉

按說文「涵水澤多也从水圅聲詩曰『僭始既涵』」栔文从□古圅字象圅矢之形从水圅聲与小篆同屈說是也本辭僅餘殘文其義不詳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涇 [glyph] 前、二、三、五、四、[glyph] 後、上、十三、六、[glyph] 後、下、二七、十五、[glyph] 甲編、一五一六、[glyph] 珠、五八四、[glyph] 新、一五六七、[glyph] 新、三三六四、

商承祚曰「說文解字『溼幽溼也』从㬎省聲此有土从止象足履溼与从土之誼同散氏盤作[glyph]亦有土」見類編十一卷五葉上

王襄曰「古溼字史懋壺溼作[glyph]与此相似」見類纂正編十一第五十葉上

葉玉森曰「森按後編卷下第二十七葉之[glyph]从水从[glyph]即㬎表水絕流處从止足所止也足止水絕流處溼隰之誼益顯故古文溼隰為一字史懋壺作[glyph]从水从㬎从土其誼為水絕流處之土亦溼隰協誼散盤作[glyph]从水从㬎尤為皦然卜辭之溼乃地名也」見前釋二卷五葉下

按說文「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㬎省聲」葉氏以會意

狃 㳓前五、四、二五、八 㳓前五、三一、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澡，洒手也，从水喿聲。』此从川，||象水，从又象手，又在水中，是澡也。許書所載亦後起之字，卜辭或增从凵。」見增考中六十八葉上

陳邦懷曰「此字从水从丑，當即沑字。說文解字『沑，水吏也，又溫也，从水丑聲。』原本玉篇沑注引倉頡篇『主水者也。』字中之||亦象水，又㳓字所从之又亦為丑字非又字，辭教丑字作ヨ可證也。羅參事釋為澡，謂許書澡字為起之字，非是。」見小箋二十三葉下

按說文「沑，水吏也，又溫也，从水丑聲。」契文象澡手之形，羅氏說字意是也，然謂即是澡字則未安。就偏旁分析證之，陳說是也。沑下說解「水吏也」之

「叏」各本及他家所引說各殊或作刹或作文或作和或以為馺字作馼說文爛文竊謂當以和字為是和溫𥁕義近澡手則𥁕亦猶𥁕字本象人浴形尚引申得有𥁕義也

汏

藏一〇六、三　前五、四一、八　前六、十九、五　後下十九、十四　戩十五、七　乙八八一六　佚七四三　續存一八五九　新二二〇九

孫海波文編十一卷三葉下收此作汏

按說文「汏淅𤃡也从水大聲」契文同今俗作汰字在卜辭為人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前二、十、三、 前六、六、七、 後、上、十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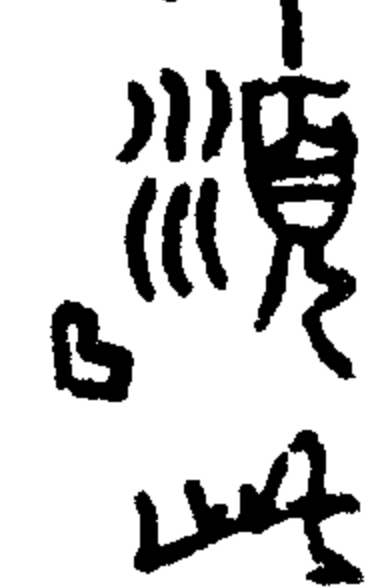
羅振玉釋洒無說見增考中六十八葉上

按說文「洒滌也从水西聲古文為灑埽字」契文从水从甾卜辭假甾為西

羅氏釋洒可从字在卜辭為地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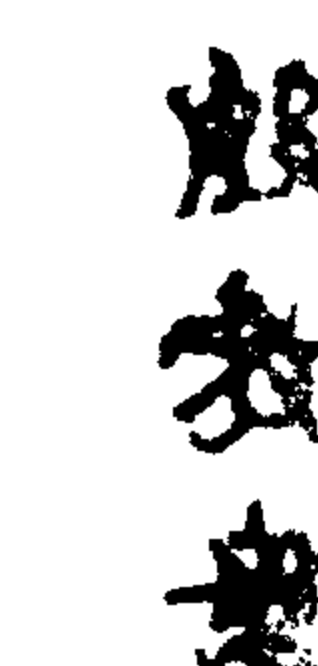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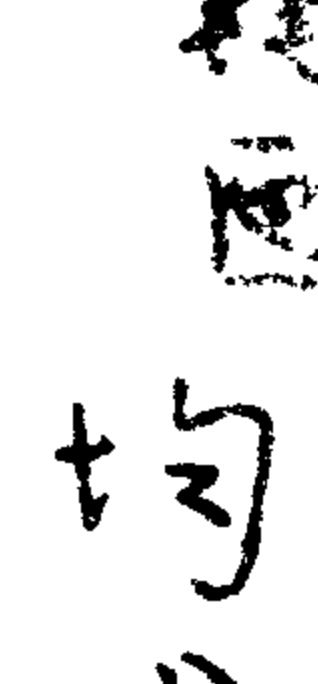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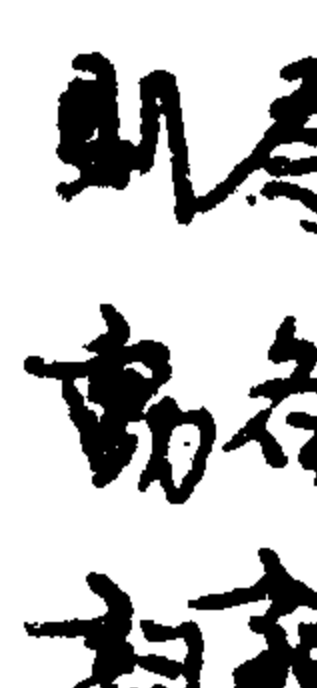
沬

後、下十二、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沬洒面也从水未聲古文作湏』此象散人髮就皿洒面之狀會伯愈父匜作𩑶亦象人就皿水擢髮形許書作沬乃後起之字今隸作頮从廾與卜辭从皿同意尚存古文遺意矣」吳中丞曰「許書頁部有頮字注『昧前也讀若昧』疑亦沬之古文許云『沬擢髮也』疑古沬沬為一字」見增考中六十七葉下

丁山曰「象人散髮就皿形是沬之初文也吳大澂謂疑古沬沬為一字」見殷商氏族方國志一三三葉

又曰「𣴎象人仰水盥面形正頮字所从蛻變者也頮果如吳大澂說與沬為一字則𣴎亦沬字別體」見同上

按說文「沬，洒面也。从水未聲。湏，古文沬从頁。」契文象人就皿掬水洒面之形。羅氏釋沬是也。此与金文「釁壽無疆」之釁及沬之古文，今隸又譌作釁釁字。經籍通詁均謂以牲血塗器而祭，實乃引申誼，其本誼為洒面，亦沬之古文譌體也。（說詳拙著釋釁与沬，載集刊外編第四種九八三至九九五葉）字書中沬之異體頗多，大抵以沬為本字，湏、頮為古文，靧為異體。前賢於此已多論列。桂馥說文義證沬下云：「書顧命『王乃洮頮水』，釋文：『頮，說文作沬，云古文作湏。』馬云：『頮，頮面也。』漢書司馬遷傳『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孟康曰：『沬音頮。』顏注：『沬，古頮字。頮，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頮。』馥案：釋文引本書頮為沬之古文，顏注則以沬為頮之古字，孟康之音又不以沬頮為同文，而皆不言湏為古文。玉篇頮為正文，沬為同文，湏為古文。廣韻靧為正文，頮為同文。諸說不同，未能審定。」今知契文之

𩰫金文之𩰫實即沬之古文本字釋文引說文謂沬之古文作湏者實甲文之省變（省皿增水變之作廾頁即𩰫也）今本說文及玉篇以湏為沬之古文者實金文𩰫之省體而沬䫉之字則後起形聲字沬主於水䫉主於面未貴則其聲桂氏之所疑向未決者可迎刃而解矣（王謂釁即𩰫即沬於經籍中亦多證據說長不具錄請參看拙著釋釁與沬）金文沬字多見舊尚均以為說文所無字容氏金文編收入卷三爨部之末作□毛弔盤□齊侯壺□魯原父簋□寰鼎變體至多不能具錄（見金文編卷三弟十三至十四葉）皆與壽字連文為殷周習見之嘏辭詩作「眉壽」沬壽眉壽無疑為美壽也惟有一例外䵼伯盤𩰫字作□銘云「䵼伯作𩰫盤」陸嬴尹母𩰫盤（南松堂集古遺文卷十弟廿九葉）乃用其本義𩰫盤即沬盤猶今言洗盥盆也容庚金文編卷三弟十四葉乃謂䵼伯盤𩰫字「假借為沬」不知此

實本字本義，其與壽字連文者則借字也。契卜辭沬字所見一辭云「辛□其□沬□我」，辭殘，其義不詳。金文有[古文]魯伯匜[古文]魯伯盤[古文]般殷盤[古文]義盤[古文]義匜均與盤字連文，為周時沬之專字，盨字段為美字，與壽字連文之用既久，其本字本誼形體反略有省變，有省皿與倒皿之形，更另增一[古文]鼎下有須偏旁，累增旁文字演變之常例。金文又有盨字，為飲食器名，至漢時其義已遠為變，負戴器說文「盨，檳盨，負戴器也」可證。疑其初誼為盨盤之專名，為名詞，則動詞也。盨繼變為食器之名，至漢又變為戴器之名耳。其字之結構與盨盥並近，惟其與盨之關係是否如此，則未由論定矣。

【補】孫海波曰：「說文『沬，洒面也』。此象人散髮就皿洒面之形狀，即盥之本字，後世別為沬字。」見文編十一卷三葉下

按孫氏謂此為盨之本字可商文獻及古器物銘文中之盨均為名詞而釁則為動詞或假為形容詞之美卜辭之沬其義雖不可知然此與金文之釁則無可疑固不得謂為即盨之本字也說詳拙作釋釁與沬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濤 前、二、二八、四

羅振玉曰「許書無濤字新附有之此从水壽聲今字从壽者猶疇今字作疇」也見增考中十葉下

按說文新附字「濤大波也从水壽聲」此字羅釋濤可从辭云「田于濤」地名

沘

餘十六·六　餘十六·四　後上二四·五　甲編六二三　佚六一六

佚八二六

羅振玉曰「从水北。北亦聲。其从∫者，水省也。此當是水北曰汭之汭。今从内聲者，殆後起字也」見增考中十葉下

商承祚曰「祚案：王徵君說『水北曰汭』。僅見尚書僞孔傳。毛傳云『芮，水涯也』鄭云『芮之言内也』許云『汭，水相入也』無水北之說。此字从水北，未可遽以爲汭字。附此待考」見類編十一卷二葉下

陳邦福曰「福案：沘𣲵皆當釋邶。說文邑部云『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又詩邶風序云『武王克商，分朝歌而北謂之邶』卜辭有邶，有南邶，余疑朝歌北爲邶，朝歌南爲南邶。與鄘相近。鄭氏詩譜所謂『自紂城而北謂

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是也」見辨疑六葉下

唐蘭曰「卜辭習見𣲙字昔人誤釋為沁者余以為兆字卜辭用為地名即洮也壺文姚字偏旁作𣲙漢器亦多如此見金文編金文續編則逕寫其一人說文引古文作𣲙是水形之ㄟ稍侶而作誤為𣲙此猶非本作𣲙而說文誤從𣲙作𣲙為」今此三苗虞翻本作𣲙也是𣲙即兆字無疑要非象璺坼者」見天壤文釋八葉上

于省吾曰「契文𣲙字亦作𣲙𣲙𣲙𣲙𣲙等形羅釋洮王謂未可遽以為洮字按古韻兆之部洮脂部音不相通羅釋洮殊誤字當為兆之初文說文𠧞灼龜坼也古文作𣲙」金文編𧡴中𧡴列於姚下按𧡴𧡴从水从步即涉或兆之變體金文兆字及从兆之字罕見惟晚期之姚壺姚从兆作𣲙新嘉

量兆以兆作𣲵，京兆官弩鐖兆作兆，清𠣀鑑兆作兆，是兆字至漢時猶中从水左右从人，其右旁所以之人或作倒形者，因隨中間之曲畫以作勢也。說文兆作𣲵，反不如漢金文之猶存初形。兆為洮及逃之本字。兆中字本从水，後世作洮，左增水旁，因用右有當以資識別，猶永為泳，永後增水作泳；盈為盈，盈後增水作溢是也。其倒也上古洪水為患，初民見之。𣲵字象兩人均背水外向，自有逃避之意，今作逃為後起之字。莊子天下「兆於變化」，釋文「兆本或作逃」。廣雅釋詁「兆，避也」。是兆逃古通用。契文兆為地名，亦為水名。續三、三十、三。「才𣲵」六、二四、四。「才𣲵」佚、六一二。「才𣲵」安陽大龜一、九。「𦎫𣲵不因」後、上二四、五。「弓口于東𣲵」佚六四七。「我弓涉于東𣲵」續一、五三、三。「口于南𣲵」佚大龜七、一二六。「王其田于盂衣南𣲵立」四、六七。「其涉𤂳兕𣲵」七、一二七。「于北

⿴行兆之「兆」作⿴行兆，乃第三期之異構。續三、三十、五「其以口北⿴行兆」，兆同洮。春秋僖八年經「盟于洮」，注「洮，曹地」。左昭元年傳「宣汾洮」，注「汾洮二水名」。是洮一在山東，一在山西。契文言在兆，未知所指。其言東兆南兆西兆北兆，疑係就大邑商之四面言之。要之兆字之演變為由⿴行兆而⿴行兆而兆而兆，說文作𠦒有失其朔。兆為洮及逃之本字，象兩人背水而逃，有分別之義，其訓兆坼者，引伸義也。董作賓謂兩兆坼之間有鉤勒之處即兆之象形（商代龜卜之推測一九。）失之。見駢三第六至七葉。

束世澂曰：殷人確實將甸服分為東兆南兆西兆北兆四個區域，而將侯服也分為東土南土西土北土。（見夏代和商代的奴隸制，歷史研究第一期三十八葉）

按从水从北說文所無羅氏釋洮王氏已辨其非唐于兩氏均釋兆于氏更舉漢金文爲證按早期金文兆及从兆之字均未見金文編姚下所收數文均从涉似非姚字于氏謂𣲑从水从步即涉或兆之變體其涉何以爲兆之變體其說未明于氏以兆从二人相背𣥠从二止故得相通然古文从人从止無相通之例且漢金諸从兆之偏旁除姚壺及新嘉量外餘二例中亦非从水京兆「官鐙兩兆字兩旁亦非从人後世兆逃有通用之例者蓋亦以音近之故于氏之說未敢遽信今謹就其偏旁隸定如上字在卜辭爲地名陳氏以此當之地望相近其說可从如于氏言則字當讀洮於地望相遠矣

溲

潰前六、三、一、 洩粹、九四五、

余永梁曰「此字从水臾殆是潰字說文『臾古文蕢』臾即臾之變毛公鼎『安

「釋之叟叟」毛傳「釋淅米也叟叟聲也」釋文云「字又作溲濤米聲也」段氏許
本從釋文作溲溲極是卜辭溲字象甶盛米手持以就水當即溲之古文
說文從宀恐小篆譌變耳」見小篆六至七葉

楊樹達曰「前、六、三、一、六云「囗酉囗貞溲獲羊」溲字作𣸭余謂其字从𦥑𦥑即說
文𦥑字三篇上廾部云「𦥑舉也从廾甶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墮楚人
𦥑之」杜林以為麒麟字」黃顧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杜林以為麒麟字」
𦥑甲文与篆文異者篆文从廾甲文止从又从又与从廾一也杜林以為麒麟
之麒許君引春秋傳見宣公十二年左傳今字作惎不作𦥑說文十三篇
上糸部綥或作綦據此之證溲殆即淇字也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共北山
東入河或曰出隆慮西山从水其聲」甲文所見水大抵皆在今河南省境

淇水亦河南省境之水也見甲卜辭求義三十四葉上

按从水从臾或从叟說文所無余氏釋潰此所从貴與說文蕢之古文作臾者有別且許書古文類多六國古文譌體不盡可據毛公鼎潰字金文編以為潰字固不足信余氏釋潰亦無據且其字與契文此字亦有別也鼎文右下从「貝」不知何字似非夕（卩）字則與从又者不得相通葉釋潩字形懸遠陳氏釋溲於今隸作傁者似爲形近然叜四文作叟與此字旁从囪不能同即今隸傁字偏旁上亦不从甶也又陳氏引王氏國維說謂甾不當讀側詞切陳氏別引夢英方九反一讀謂可為王說左證不知方九反乃「缶」字音謂讀「寶」與「甶」字無涉又甾甲文作甶卜辭多假為方名之西是則甾字讀側詞切蓋自殷時已然非六朝以後之誤讀矣楊氏說字形字音較諸說為長契文亦有从畀之一體謂即淇之古文實

大有可能然舍所舉旁證外別無直接之證據今謹就其偏旁隸定如此

注後、上、十、十一、

沚

楊樹達曰「說文廣韻玉篇並無此字以地望及字音求之蓋即淄水也甾从㞢聲㞢甾古音同故也」見甲文說四十八葉釋沚

从水从之說文所無

洀

洀 前、六、六二、四

余永梁曰「王先生國維謂此字以意言之或方舟之方字按說文方字或體作汸从水舟說近是矣」見殷虛文字續考

葉玉森曰「按許書訓方併船象兩舟省總頭形此則不象兩舟總頭而象兩舟銜尾有競渡意似非方之或體汸」見前釋六卷二葉下

商承祚隸定作洀說曰「與集韻同疑即舟字之變」見類編十一卷七葉下

郭沫若曰「商承祚釋洀云『疑即舟字之變』近是」見卜通一六一葉上

按从水从舟說文所無辭云「甲戌卜𡧊貞來辛巳其子洀」商說或是

⿰氵執

⿰氵執 前、二、三、一

陳邦懷曰「國自有⿰金射字沈氏樹鏞釋為廟其所以之⿰金射與卜辭之⿰金射及⿰氵執所从之⿰金射正同皆古射字⿰氵執字从水从射即謝之古文也見小箋五葉下」前執字條下漏引此說應據補入

按从水从執說文所無陳謂从射誤見前執字條

⿰氵壴

⿰氵壴 錄、一八〇、⿰氵壴 錄、五六一、

丁山曰「即水經濁漳水注之『白渠枝水俗謂之泜水』……卜辭壴氏故地當求

之於祓水流域之鼓聚祇正直之聲譌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一二三葉

按从水从直說文所無

滴

前、五、二三、 前、六、二五、 後、上、十五、八、 後、下、十九、十、

楊樹達曰「龜甲文滴字前後編凡四見為卜辭恆見之水名然說文玉篇廣韻皆無其字集韻雖有其字注云水名未能確指考殷代屢易國都大抵皆在大河南北而甲骨文所見水名皆在今河南省境滴水蓋亦今河南省境之水以字音求之蓋即今之漳水也濁漳清漳二水皆今河南省境之水滴今字作漳甲文从商作滴者古商章音同說文三篇上冏部云『商从外知內也从冏章省聲』白虎通聲音篇引劉歆鐘律書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漢書律歷志文同律歷志固本之劉歆也白虎通商賈

篇云「商之爲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書費誓云「我商賚女」商徐仙民音章匡謬正俗卷七云「商字舊有章音」水經注河水篇云「又東北過楊墟縣東鴨商河出焉」酈注云「一曰小漳河」此皆古商章通作之證也」見積微居甲文說四七葉釋滴

按从水从商說文所無楊氏說商章音同通作之故至確所引水經河水篇及注文商河一曰小漳河尤爲直接之證據惟本書以釋字形爲主今仍依其偏旁隸定作滴字在卜辭爲水名當即今之漳水

⿰氵羌

前六二一一

陳邦福曰「當釋⿰氵羌詩商頌殷武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鄭箋『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見辨疑七葉

葉玉森曰「當釋洋，殷為羊」見前釋二卷三十八葉上

按从水从羊，說文所無。陳說釋為洋是也，辭云「過于洋」地名。又卜辭羊字習見，即氏羌之羌，此增水旁，陳說亦即氏羌之羌，待考。葉釋契文羌字皆為羊故有此誤

澎

澎 簠徵地望、八、六、

陳邦福云「簠徵地望第一葉云『癸丑王卜在澎貞旬亡𡆥』，邦福案卜辭彭多作壴、壴、作壴，此从水从壴作澎，亦地名。詩鄭風清人云『清人在彭』，毛傳『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見辨疑八葉

按从水从彭，說文所無，當後說文外編卷十三云「澎字條云『澎，蒲衡切，水名。又澎湃，滂沛也』」案玉篇澎字滂湃，後世相承多作澎湃，說文無澎字，湃

汥

汥 甲編、一三三五、

屈翼鵬曰「當是从水支聲字書所無」見甲釋一八六葉

从水从支說文所無

⿰氵龜

前六、六五、五、 前七、二、四、 後上、十九、五、

葉玉森曰「當釋⿰氵龜或龜水合文非⿰氵龜字从水者殆地名也」見前釋七卷二葉

陳夢家曰「當隸定作渦或隸定作⿰氵龜古文龜禹禹是一字」見綜述五九七葉

屈翼鵬曰「⿰氵龜字不見於字書其為形聲字一望而知則其音讀當如龜也或釋渦以字形核之殊不類」見甲釋四五葉

按从水从龜說文所無

⿰氵覍

⿰氵覍 前、二十八、三

楊樹達曰字从水从覍省說文八下覍部云覍冕也周曰覍殷曰冔夏曰收或作弁今隸字作卞⿰氵覍殆即說文之汳字也說文水部云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雝水東入於泗从水反聲汳水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滎陽下作卞今則加水作汴按覍或作弁弁今字作卞則漢書之卞與甲文之⿰氵覍為同字第少水旁耳然則字之右偏下截作小者何也曰此蓋象水形洛字甲文作洛渭字或作渭字作水旁外於各字胃字下皆作小象水形與⿰氵覍字形正同是其比也見卜辭求義三十一葉上

按从水从覍說文所無楊釋汳若汴字从覍未足以證其為覍省右下从小雖

与它字下从水者形同此篆文自有湅字此与之形同似仍以隸定作湅為是也

汼

[甲骨文]藏、四二、二[甲骨文]前、一、二四、三、[甲骨文]後、上、二三、二、[甲骨文]後、上、二三、四、[甲骨文]後、上、二三、六、[甲骨文]後、上、二五、三、[甲骨文]後、下、四、三、[甲骨文]甲、三六、十七、

羅振玉曰「此象沈牛於水中殆即貍沈之沈字此為本字周禮作沈乃借字也又據禮經「柴燎所以事天貍沈以禮山川」而徵之卜辭一曰「貞賁于妣乙一牢貍二牢」二則曰「貞賁于[甲骨文]三小牢卯一牛沈十牛」三則曰「乙巳卜殻貞賁于妣乙五牛沈十牛十月」是賁與貍沈在商代通用於人鬼既有宗廟之事又索之于陰陽兩之祀禮可謂繁重矣」見增考中十六葉

唐蘭曰「[甲骨文]亦卜辭習見之字或作[甲骨文][甲骨文]等形羅振玉釋沈按羅說之行二

十餘年矣學者多襲其說不悟其非𣲡固象牛在水中其義近于沈然字形与沈迥異且古文自有作沖𣲡𣲡等形之沈字也羅所舉妣乙之例皆汅之誤汅為河土為社木斤所祭不知為朿抑為岳要之非人鬼其他例亦無祭人鬼者蓋薶沈之祭與地亦有關故就可達地之深處而祭之羅謂通用於人鬼是不達禮意也余謂𣲡从水从牛為泮當為泮之古文猶伴件為一字也（孫朱駿聲說）牛之即半猶豕之即豕此𣲡即泮之證禮器云「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鄭注謂「頖宮郊之學也」詩泮水傳「泮宮之水也」蓋以半天子之學及半有水半無水為訓均非泮水當是沈牛以祭之水於其上築宮謂之泮宮故魯人先有事於此若僅是學宮則与齊

之䣍林晋之虖沱不倫矣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由此可知二義古人之學本無正地米廩爲藏粢盛之所序當爲廚習射之所瞽宗祭樂祖之所則頖宮自爲泮水之所無疑又頖宮既是周學則辟雝之異名王制謂「天子曰辟雝諸侯曰頖宮」實強生分別後人讀泮爲半其誤亦自易明也明堂位注「頖之言頒也」與詩箋「泮之言半也」同爲旁猜蓋泮爲沈牛之義久湮漢人已不得其解矣」見大懷文釋四十三葉下至四十四葉上

按从水从牛說文所無卜辭用此爲祭名祭時用牲之法羅氏說其意固不誤然遂定爲沈字則非今沈沒字小篆作「湛」已爲形聲字「沈」則許訓「陵上滈水也」然則此字即以意定之亦當作湛不作沈也唐氏釋泮謂半之即泮半猶

豕之即豕其證據殊嫌薄弱今就其字形隸定如此

[氵臬]

前一、五、七、　前六、四、六、

葉玉森曰「此是地名亦水名林泰輔以為即左傳襄十六年『會於湨』之湨湨即[氵臬]之誤也其說非」見前釋一卷四十八葉商承祚收作[氵臬]謂「與集韻同」見類編十一卷七葉下

按从水从臬說文所無

溴

前二、十九、二

从水从臭說文所無

洝

佚八四七、

从水从安說文所無

⿰氵⿱自豆

[oracle form] 前二、六、二、

从水从自从豆說文所無

⿰氵咢

[oracle form] 後下二四、一、

孫海波曰：从水从咢說文所無又疑與⿰氵⿱自豆爲一字从咢即寧字之省文云「入于⿰氵咢」地名見文編卷十一第四葉下

从水从咢說文所無

[oracle form] 甲編二一二一、[oracle form] 乙六六八六

淠

从水从畀說文所無

[oracle form] 乙三〇三五、

滓

从水从宰說文所無辭云「叀于口宰滓二牛」与汻同意或竟是一字

涂

續二、一、五、

从水从余說文所無

⿰氵婸

簠徵游四、五十、

从水从婸說文所無

⿰氵亞

乙六二〇七、

从水从亞說文所無

⿰氵⿱木火

錄六八〇、

从水从木从火說文所無

⿰氵才

粹九四四、

从水从才說文所無

淲 [甲骨文] 粹一五六六 从水从虎說文所無

泪 [甲骨文] 甲編二四七八 从水从目說文所無

池 [甲骨文] 乙二一一〇 从水从也說文所無按今隸有之許書它說解多有池字而正文無之當係轉寫敓佚諸家或據補池篆是也「也」字篆作[篆文]許訓「女陰」此从[甲骨文]与篆形及許君說解所指形近當是池字

潅 [甲骨文] 京一一四一 从水从雈說文所無

⿰氵⿱⿰臼木目

粹一五六一

從水從臼從木從目說文所無

⿰氵⿱日⿰臼木

鄴三、三六、一〇、

從水從日從臼從木說文所無

□ 藏六二、一 □藏一八八、二 □拾十二、八 □前一、五三、三 □前六、六三、六 □前七、三九、二 □後下、三五、九 □甲一、二九、十七 □鐵三八、十

王襄曰「古涉字象兩足跡在水旁有徒行厲水之誼或从水」有見類纂正編十一第五十葉下

商承祚曰「羅師曰『前五、二十九、有曰「王涉歸」王無徒涉之理殆借涉為步字也』然既有步字固無庸借涉為之其為涉字無疑所謂王步于某涉于某非王步行徒涉也以車曰步以舟曰涉耳又卷二第二十六及後編上第十五葉曰『王舟于某』者凡二見則此涉字即指以舟涉水耶誼不能明許書篆文从水步與此正同古金文亦然無从二水」者見類編十一卷八葉

孫詒讓曰「疑是歲字金文曶鼎作𢧐此文亦从步但省戌之半形又散氏盤

涉字作□則步字亦有如是作者然龜文多省簡或即以步為歲亦自可通易」見舉例上五葉上

羅振玉釋步見增考中六十五葉 引已見商說不贅

葉玉森曰「按商說是也」古人陸行曰跋水行曰涉涉字固不必訓徒涉卜辭曰『王涉歸』猶言王水行歸也他辭云『虎方其步洮』前六、六三、六、洮水名則步允當釋涉」見前釋一卷一四三葉下

按說文「𣻢徒行厲水也从𣲠从步涉篆文从水」栔文即象徒行厲水之形非足跡王說誤許訓乃其初誼引申之凡渡水皆曰涉不必徒行也金文作□格伯簋□效卣與許書篆文同散盤作□从𣲠當即許書古文所本

川

前四、十三、二 ~~前、四十五、七、~~ 前、八、六、三 前、八十二、四、 後、下、二四、十
一 後、下、二四、十六、 乙、八六九七、 佚、七二七、

羅振玉曰「象有畔岸而水在中疑是川字」見增考中九葉上

按說文「貫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く巜距川』言深く巜之水會爲川也」栔文與小篆形近羅說可从

〔通〕陳邦福曰「當釋澮假作檜說文巜部云『巜水流澮々也』卜辭川字正象兩岸間水流澮々之形」見辨疑十葉

按古文偏旁水く巜巛無別而單文則否此字以字形覈之羅說爲長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前、四、三三、七、後、下、三六、一、菁、十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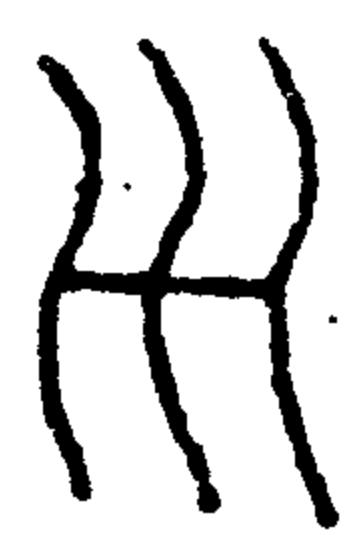
商承祚曰「祚案此字从水从歺，疑即洌字之省。許書列字作𠛱从𡿪，今隸中或作列、刿、𠛱。意古者歺𡿪為一字，至後世因歺而滋衍為𡿪，遂別為二誤矣」見類編十一卷三葉上

陳邦懷曰「此即說文解字𡿪之古文。許君說𡿪字曰『水流𡿪𡿪也，从巛，从歺省聲』。小徐知其本如此，大徐所見本已誤作『列省聲』。大徐知其誤，故辨曰『列字从𡿪，此疑誤，當从歺省』。辨之是也。卜辭泉从水不从巛者，猶卜辭巛从水之字或从く也。其从水在歺下，不比𡿪字从巛在歺上者，猶卜辭从水之字或左或右也。此字从歺，足證小徐本歺省聲之善，大徐訂列省聲當从歺省之精。泉从歺不省，其為𡿪之古文審已」見小箋七葉

按說文「𣶒水流𣶒𣶒也从巛列省聲」契文从水从歺陳氏引大小徐說此字當从𣦼省者證以契文从歺其說殊信商氏疑古歺𣦼爲一字按契文死葬諸字从歺歺乃象殘骨之形𣦼則从歺爲聲二者不得爲一字也𣦼象殘骨形說詳四卷𣦼字條下

巛

𡿧 藏、五三、一、𡿧 藏、二七一、二、𡿧 前、一、五一、一、𡿧 前、二、三、四、巛 前、二、五、五、巛
巛 前、六、二六、三、巛巛 前、六、二六、五、巛 前、二、二三、三、巛巛 前、二、二六、二、巛 前、二、
二八、一、𡿧𡿧 前、六、二九、六、巛巛 前、二、三一、四、巛巛 前、三、二六、一、𡿧 前、三、二六、四、
巛 前、四、五、六、𡿧 前、四、六、七、巛 前、四、十二、二、𡿧 前、四、十四、一、𡿧 前、四、十四、二、巛
前、五、十五、三、巛 前、六、四、五、𡿧 前、六、四五、三、巛巛 後、上、十一、一、𡿧 甲、一、八八、𡿧
甲、一、八八九

羅振玉曰「象水壅之形川壅則為𡿧也其作𡿧𡿧等狀者象橫流汎濫也」見增考中十葉上

葉玉森曰「說文『𡿧害也从一雝川』揆古代洪水為災故契文𡿧象洪水𡿧𡿧𡿧三形尤顯浩浩滔天之勢變作巛巛从中屮者乃十並古文才與在通川仍象

洪水在洪水中受𡿧之禍蓋着某文變與巛合所以之十即屮之省變許君謂一雝川非也」

王襄曰「≋古𡿧字說文解字『𡿧害也从一雝川』殷契多作巛此象川橫流之形爲𡿧之異文」見簠考天象五葉上

又曰「≋古𡿧字」商見同上地望七葉下

金祖同曰「𡿧𢦔二字的用法顯然有別明非一字之變」見卜辭講話二十二葉上

按說文「𡿧害也从一雝川春秋傳曰『川雝爲澤凶』」契文此字異體頗多作≋≋巛者象洪水橫流之形當是初文繼慮其與「水」無別乃作巛从一雝川爲會意許君說不誤繼復衍爲𡿩巛爲从川乃巛之變从水才聲爲形聲

當屬晚出契文作𡿧者多屬第一期卜辭而五期多作巛可證也葉謂作巛之十為中之變巛為在洪水中會意其說直誤卜辭恆言「亡巛」與「亡禍」意同

(補)孫海波曰「象洪水横流汎濫之形其作巛者象水壅塞之形川壅則為巛也」見文編十一卷五葉下

按巛从十乃以才為聲非象形也𢦏戋亦从才聲

前四、十三、四　粹二六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州古文作　與此同散氏盤亦作　今許書作　者傳寫譌也州為水中可居者故此字旁象川流中央象土地」見增考中十葉上

按說文「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之」　古文州」契文象水中高土之形羅釋州可从許書古文變　為　形體略誤矣金文作　散盤　周公簋　　禹比盨　　　齊侯鎛形體並同小篆从三　形已譌矣

泉

[glyph] 藏二〇三、一 [glyph] 拾十二、八 [glyph] 前四、十七、一 [glyph] 後下三、六 [glyph] 後下三、七、

[glyph] 後下二九、十五 [glyph] 菁十一、十六 [glyph] 甲二、二六、十、

羅振玉曰「說文『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此从[glyph]…象从石罅涓涓流出之狀古金字原字从[glyph]散盤與此略同新莽錢文曰『大泉五十』泉字作[glyph]尚略存古文遺意」見增考中九葉下

王襄曰「古淵字」見類纂正編十一弟四十九葉下惟王書正編十一弟五十一葉上又別收作[glyph][glyph]形作泉（按王氏以[glyph][glyph]為淵是誤分一字為二矣）

按說文「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栔文正象此形與小篆略同金文原字从[glyph][glyph]（散盤克鼎雍伯原鼎均略同）亦與此近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藏九十、四　藏、一六四、三、　藏、一八一、一　拾、二、十一、　前、四、十一、三、　前、五、二六、一、　前七、二二、一、　後、上、三十、十四、　菁七、一、　甲二十二十二、　戩、二三、十四、　珠、一八六、

瞿潤緡曰「　與金文王人甗華季口簋　正反文相同當是永字」見卜釋一葉下

王襄曰「古辰字或釋衍」見類纂正編十一第五十一葉上

又曰「古衍字姷文殷契衍作　或作　从人作此姷」見簠考天象八葉上

按說文「永長也象水巠理之長詩曰江之永矣」古辰永為一字說詳前辰字條下金文永字多見作　毛公鼎　善夫克鼎　白鼎　頌鼎　李焦鼎　仲師父鼎　史獸鼎　袁鼎　史頌簋　　酉簋

晉邍父簋 量侯簋 不嬰簋 宅簋 伯𩵦父簋 匽公匜 杞伯簋 內大子伯簋 大簋 吳尊 齊君鼎 內大子伯壺 形已譌變 正反無別惟以左向者為多契文則左向者僅一見八珠、六一餘均右向為小異耳

⿰先永

佚、九八〇、 續、六、二四、十三、 摭、九七、 續存、六六、

从永从先說文所無辭云「丁卯王狩攸⿰先永車馬囚口在車卓馬亦囚」佚、九八〇、⿰先永似當為人名疑永先二字合書者

⿰王永

甲編、三九一三、

从永从玉說文所無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谷

谷前、二、五四、谷前四、十二、五、谷後、下三、三、谷佚、一一三、

羅振玉曰釋谷無說見增考中九葉上

按說文「谷泉出通川為谷从水半見出於口」栔文从八与金文及今隸同許云从水半見於形不類疑字本从八从口會意兩山分處是為谷矣口則象谷口也字在卜辭為地名金文作谷啟卣谷格伯簋谷散盤

仌

仌 簠徵、游田、十五、

王襄曰「古仌字許說『凍也象水凝之形』或釋从『日生仌』見類纂正編十一第五十一葉上

按說文「仌凍也象水凝之形」此與文形近王釋仌或是辭云「往仌」當為地名

[glyph]

[glyph]菁、六、一、[glyph]乙、五四三四、[glyph]乙、七一五六、[glyph]福、三六、[glyph]京、三、一、二、[glyph]續存、一五七、[glyph]摭、九一四、[glyph]古、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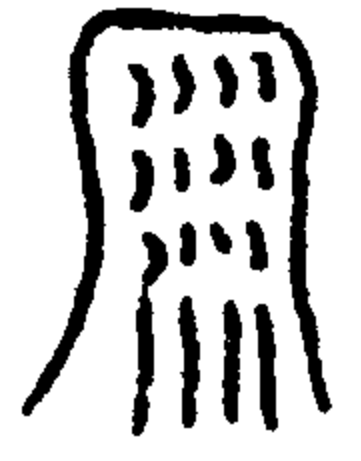
王襄云「古夂字卜辭云十月㞢壬寅[glyph]月出六作[glyph]可證見簠考地望六葉上

葉玉森曰「古金文冬作[glyph]邾人鐘[glyph]頌鼎[glyph]頌敦三〕謂象枝垂葉落或餘一二敗葉碩果之形望而知爲冬象契文有[glyph]字按契文果作[glyph][glyph]正象枝折下垂墜二碩果填實之則成[glyph]又契文亦變作[glyph]無爲金文[glyph]所由譌盖冬字也如卜辭云「隹[glyph]」與它辭云「隹甲」「隹丙」「隹丁」「隹庚」例同與詩小雅「四月維夏」辭例亦合于既悟[glyph]爲冬因思春从[glyph]从日夏从[glyph]从日秋从禾从日冬亦必有从某从日之字旋悟[glyph]即[glyph]之繁變从[glyph]象木枝摧折墜二碩果

長」又山海經中山經云「大𩇕之山有草焉其狀葉如榆方莖而蒼傷（定按據朱）言（補遺引此作「傷」疑誤）其名曰牛傷」郭注云「即牛棘也」郝懿行云「棘一名棒左思招隱詩注引高誘淮南注云「小果小棘曰棒」是棒即棘也棒與終聲相轉」考郝意似以郭說為未諦故解終為棒則牛棘矣郭云馬棘及山海經之牛傷究未審為何物然以終為棒則於∩之字形便可說盡象二棒實相聯而下垂之形故∩之用為始終及冬夏字者均假借也又有∩字葉謂与全文之∩為一字甚是然謂象垂葉落或餘一二敗葉碩果之形則又不免徒逞肊說今案卜辭之∩亦終牛棘之終假用為終始字尚無一例可作冬夏字解者」見朱氏文字編補遺十九葉下引

商承祚曰「∩葉漢遠先生釋冬案此終之本字也甲骨文卜雨之例有曰

「其雨」「不其雨」「雨」「大雨」「延雨」此「冬夕雨」即「終夕雨也」見福考九葉下

按說文「冬四時盡也从仌从夂夂古文終字□古文冬从日」許云夂古文終字是以□為終之古文董先生謂□為□所譌變是也然則□即終之古文卜辭云「□夕雨」正當讀為終字金文□字亦皆當讀為終郭商兩氏之說是也殷時尚無四時之觀念說詳前春字下葉氏以四時之冬說之非是□□與此亦非一字此字就其字形以許書之次當收作冬而其義則為終本書別於十三卷終下重出此字以為冬字重文它辭或言「帝雅其冬茲邑」「不其冬茲邑」乙、四五三四、其義不詳金文作□頌鼎□頌簋□追簋□善夫克鼎□不嬰簋□遣卣□周公簋

雨

藏六、四、 藏五九、三、 餘八、一、 拾二、十二、 拾八、二、 拾六、三、 拾八、六、 前一、八、八、 前一、五十、一、 前二、二十、五、 前二、二八、八、 前二、二九、六、 前二、三四、二、 前二、三五、三、 前二、四一、六、 前二、四三、五、 前三、十六、二、 前三、十七、五、 前三、十八、六、 前三、二十、三、 前三、二一、二、 前四、九、六、 前五、三一、四、 前六、六二、二、 後上、三二、十、 後下、十八、十、 後下、二八、七、 甲一、二四、 甲一、四、九、 甲二、十二、十一、 戩九、十七、 戩十七、十二、 甲編四二九、 甲編二〇六、 甲編二三一四、 甲編四九二五、 乙九〇六七、 乙九一〇四、 粹六六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雨古文作𩂣見增考中五葉上

葉玉森曰「說文『雨水从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間也』按契文雨字別構孔繁疑川爲初文象雨霝形𠕒𠕒爲準初文增以一象天丨狀之小直線或平列或參差上下兩層或三層當同狀一物厥後上半漸變爲帀帀又變爲冂帀帀復譌變而爲帀與篆文近許君乃認上一畫爲天而以冂爲雲誤矣」

楊樹達曰「卜辭雨或假爲『雨』鵲」見甲文說六十一葉

按說文「雨水从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間也雨古文」契文象形葉氏說字形衍變之故至確惟許之上「一」象天亦不誤也金文子雨己鼎作雨同

靁

□ 前、三、十九、三、□ 前、三、二十一、一、□ 前、四、十一、一、□ 前、四、十一、七、□ 前、七、二六、三、□ 前、七、二四、四、□ 後、下、一、十二、□ 後、下、四二、七、□ 乙、五二九 □ 乙、五六三三、□ 乙、七二七、□ 乙、三四三四、□ 乙、五六〇〇、□ 乙、七〇三〇 □ 乙、七三一三、□ 珠、八四〇、□ 佚、八三八、□ 京、四、一八、三、□ 續存、一、□ 粹、一五七〇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靁古文作𩆦此从□象電形从象雨點雨與靁相將也卜辭中又有作□者疑亦靁字」見增考中五葉下

葉玉森曰「按□之異體作□□□□□等形稽之本辭如曰「壬申靁」則靁何用卜已不可解又後編卷第一葉云「癸巳卜𡆥貞雨□十月在雨靁二字聯綴在文尤所未安也羅氏謂从象雨點然「□」不可再象雨點卜辭雨

字百數十見以丨之直點取象予曩定為雹說文「雹雨冰也古文从雨晶象形」近世天文學謂電衝激雲气入高空冰雪纖界凝為冰點復旋轉團結為塊乃成雹是雹緣電氣發生說文「電陰昜激燿也」古人制雹字从ㄣ即申象電燿屈折形乃初文電字許書虹下出籀文[虫申]謂「申電也」可證丨象冰點口象冰塊釋雹似可無疑靁龘靁作龘卜辭亦作[雹]容庚氏藏拓有「癸未卜行貞今月亡𡆥在正月在正[雹]」「壬午卜行貞今月亡𡆥在正口在正[雹]」雨辭正靁為地名所从之ㄣㄣ亦古電字靁亦緣電生也孫詒讓氏謂象雲气昊大澂氏謂象𠂤形並不塙「絢沈」見前釋卷之弟十九葉下至二十葉上

郭沫若曰「昭羅振玉釋雹葉玉森釋雹案乃虹字說文『[虫申]籀文虹从申申電也』此𣅀字正从申於申旁附以小圓點或細點者示虹之周遭有雨滴

申乃紳之初文，象形，象帶之連蜷而兩端有鉤。許謂「申，電也」者非也。虹之从申者，即以其似帶形；又名蝃蝀者，亦謂如帶之虹也」見卜通八六葉四二一片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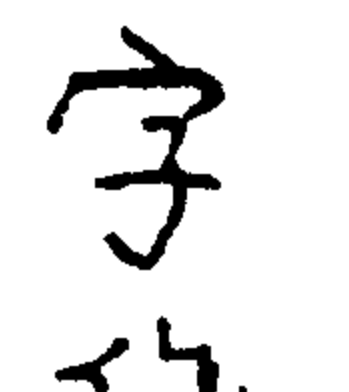
董彥堂先生曰：「字舊釋電、雹，余以為即霰字。此字从∴或○○為霰之形，从□即申，乃其聲。申象電之閃光，今俗所謂閃也。申霰音近，霰蓋後起之形聲字矣」詳見殷曆譜下編卷九第四十七葉下

于省吾曰：「契文□字亦作□□□□□□□□等形，羅釋雷，葉釋雹，郭釋虹，按三氏說並非。□□乃靁之初文，一變而為□□□，从實點與從虛點一也。如虎作□亦作□，秦作□亦作□，是其證。再變而為□□，从○與从口一也。如咸作□亦作□，□作□亦作□，是其證。三變而為

□□粹一五七零「才□□」為地名郭沫若誤釋為疇余所藏明義士殷虛卜辭墨本有「才云□」之辭云靁亦為地名綜之从◇與从田一也田形中間之橫豎畫乃文飾無意義之可言說文靁之古文作𩇓戴侗謂說文厽即畾之省按戴說是也如絫之作纍壘之作壘是其證金文𤳳字番君鬲作□曆字毛鼎作曆封𣪘作□𩫖字毛公鼎作□𩫖鼎作□是均从口与从田在偏旁中無別之證又按金文靁字靁甗作□中从申與契文符父乙罍作□師旂鼎作□洛罍作□古文四聲韵十六灰引王存乂切韻古文靁作□中从𠃌乙乂即𠃌形之譌變說文靁之古文作□又由金文而譌變者也說文櫑之籀文作□圅皇父𣪘作□或从缶或从金中从回即乙形之譌變說文「靁陰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轉形」按韻會引

作「从雨畾聲」王氏句讀云「靁从畾聲亦猶裘從求聲之比晶者𩆷之有迻象回轉靁在𩆷下校前、三十九、三「七日壬申雷辛子雨壬午亦雨」三、二二、一「□□卜貞今己亥雷不□」四、十一、七「□雷其□」七、二六、三「曰兹始云自北西單雷後下」一、一、二「癸子卜古貞雨雷十一月」佚、三六七「雷不隹囚」八三八「雷祉于𨸏」珠、八四零「吉雷于𥄇」或單言靁或兩靁並稱要之契文靁字从申者申即電之初文電者靁之形其从點者象雨滴形靁之聲無可象加點所以別於申本為會意字其从○者與从點義同其从曰者乃變體其从田田者金文彝乳為𩆷因而譌為从申𩆷聲之形聲字蓋靁字之演變由雷雷而雷雷雷而雷而𩆷而𩆷𩆷而𩇓而𩇓𩇓而𩆷至小篆又譌雨為形符而省𩆷為畾遂作靁矣考其始終遞嬗之迹至為明瞭於以知研契諸家之釋電釋雹釋虹均無當矣

『諦雲霓而來御』都是雲霓並言。曹衛詩中的朝隮即宋玉高唐賦中的朝雲，亦即楚辭遠遊和曹植洛神賦中的朝霞（中略）。卜辭的大采即朝時，卜辭有三次說『大采各云自北蠐』，是朝時雲氣成隮（霞）。朝隮爲下雨的徵兆，所以詩『崇朝其雨』。卜辭有『蠐不雨』，『壬申蠐，辛巳雨』（侶下），卜辭的蠐乃是動詞。所以下一、十二、所卜爲『雨隮』（隮）因各云自北而升起，『各云』一義應加探索。尚書西伯戡黎『格人元龜』，史記殷本紀引作假。堯典『格于上下』，說文引作假。『各』、『叚』古音同。惟言』收入聲。方言一『洛，登也』。爾雅釋詁『洛，登也，假，陞也』。方言一『假，洛，至也』。說文『徦，至也』。凡此可證洛假（假）同訓。洛假訓登訓陞，而說文『躋，登也』，爾雅釋詁『躋，陞也』。凡此可證躋隮与洛假同義。卜辭的『各云』應讀作『霰云』。霞云自北，猶鄭箋『朝有升氣於西方』。霞与隮出現於朝時，霞指雲的本身，隮指雲的升騰，霞當是一

種與雨候兆的雲氣中異如此說來隮是「虹之一種出現於早上爲夕雨之兆」見綜述二四三至二四四葉

按說文「靁陰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轉形𩂳古文靁𩇓古文靁𩆿籀文靁間有回回靁聲也」契文□□□□諸家說者紛紜釋雷釋雲釋霰於字形均遠陳氏隸定作隮於作□一形文字形差近惟它文但从二口或數小點或二田而古文齋字無从二口者更未見作小田田者陳說之誤可見于氏釋靁於契文金文小篆形體衍變之迹的然明白以讀諸辭亦怡然理順許書古文有作𩂳者下从㗊猶存契文遺意于氏說不可易也陳釋隮讀爲隮解爲雲氣升騰於卜辭之義亦不盡諧適如云「□不惟禍」佚三六七如解爲升騰之气不隹禍似於常理有悖也郭氏釋虹於字形亦遠且契文自有虹

靃

羽藏六十四、羽藏八二、一、羽拾八、九、羽前二、二一、四、羽前四、二九、六、羽前七、二、三、六、羽前七、四三、一、羽後下一、十三、羽後下二五、九、羽後下四一、六、羽菁十一、七、羽甲一、七、二一、羽乙一九九、羽粹八一八、羽新二六六六、羽新三一一五、羽羽前三、十九、羽羽前六、一、三、羽甲一、二、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濯，澣也，从水翟聲。』此从∴象水，羽象帚所用以滌者。置羽水中是濯也。許書作濯，亦後起字。」見增考中六十八葉下 按羅書濯下未收作羽羽羽諸形者

葉玉森曰「森桉羅振玉氏釋羽濯，于舊釋霰說契並非。此仍羽雪之省變，亦有作羽他辭云「貞羽受年」徵文歲時第四版「雞即」王曰雞」卷二第三十六葉之七之雞曰雪眾雞，盖言雪地眾雞也。」見前釋卷七第十六葉上

陳邦懷曰「敦煌石室唐寫尚書釋文雨古作𦐧，與卜辭之羽極類，當為古文雨字。釋名『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也』，可證羽字𡦂為雨，羅參事釋為濯，殆不然矣」見小箋二十四葉上

葉玉森又曰「雪之初文疑為羽，𦐧象雪片凝華形，變作䨜，从雨為繁文，復變作䨣，从二又，即羽之譌，再變作䨮，古意益晦。許書䨘字訓水音，疑即誤認雪之古文以制篆者」見說契

又曰「按羽，古雪字。𦐧羽象水雪雜下，乃古文霰字。爾雅釋天『雨霓為霄雪』注『水雪雜下』是也。霰霓並後起字」見同上 按說契之成早於前釋

唐蘭曰「右羽字」 按唐氏以羽𦐧為羽字，即小篆彗字。孫詒讓釋彗，又釋羽，契文舉例下一五 皆誤。羅振玉釋羽為羽，𦐧為濯；葉玉森改釋羽為雪，象雪片凝華形，𦐧為

霰霙水雪雜下（說文）後下謂羽仍雪之省變（釋雨）今按諸說皆非也卜辭以𩂣為䨮說文䨮從彗聲則羽固彗之本字也卜辭習字从羽而說文彗字或作篲古文作𥳑从竹習正合展轉相从之例則羽即彗字更可無疑矣（釋振）（相从例見王筠說文釋例九如収共拱之類与羽習篲𥳑正同習古今字也）說文「彗埽竹也从又持甡篲彗或从竹𥳑古文彗从竹从習」按彗為埽帚古之通詁然從又持甡無由取象別本作𣏟𣏟帚形獨卜辭作羽與𣎳形相近然𣎳是土帚本象草形羽為埽帚乃狀其蕊及羽變為彗其本義遂不可尋矣卜辭羽字多為人名或段為䨮䨮者彗之孳乳字也」見文字記十五葉

又曰「𩂣𩂣乃䨮字即小篆䨮字於卜辭當為从雨羽聲羅振玉謂从二又雪為凝雨得以手取之亦不經之談也」見同上

孫詒讓曰「𦐂字亦難識攷說文又部『友古文作𦐂』金文犬鼎作羽叔友父敦友作𦐂與此略同或當為羽之異文」舉例下十五葉上 此條前於三卷習字條下漏引補錄於此

羅振玉又曰「說文解字『䨮从雨彗聲』卜辭从二又 雪為凝雨得以手取之」見增考中五葉下 按羅書雪下僅收作𩅦𩆐𩆋者三文

按說文「䨮凝雨說物者从雨彗聲」契文上出諸形皆為雪之叚字或本字作羽羽者或為人名或為雪之叚字當从辭意定之作羽者孫釋友羅釋羽並誤當从唐說釋彗象帚形說詳三卷彗下其叚作雪者雪字从彗為聲也辭云「中日羽」前.七.十.十六即中日雪也作𩅦若𩆐者从雨彗聲為雪之本字作𩂣若𩅧者變體也作𦐒者羅釋濯 按濯从翟聲而羽固非翟字羅謂羽象帚形所以辭異

果如其言又安知非瀚字乎（以从水从羽為會意）盂瞿字所从乃鳥羽之羽非象帚之羽（彗）固不得謂汈為瀚瞿之本字而瞿為其後起字也陳氏以為雨字亦非辭云「甲辰卜丙午雨 庚子霸雪」後、下、一、二「辛卯卜貞今日延霸雪 妹昧延霸雪 壬辰卜貞今日不霸」前、三、十九、五 均雨雪並見一版知其非一字也羽為彗之本字此收作雪者乃同音相段彗之重文也」

〔補〕葉玉森曰卜辭有霖字从雨从木象木受霜剝落形或即古霜字」見說契

按字亦作霖前、三、十九、五 似仍為霖之草率急就者釋霜於形音俱無徵如非雪字亦當存疑姑仍附之於此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靁

[靁] 拾、三、七、[靁] 前、四、二四、一、[靁] 前、四、二四、二、[靁] 前、四、二四、三、[靁] 前、四、二四、四、[靁] 後、上、十六、十一、[靁] 戩、十五、七、[靁] 乙、九七一、[靁] 乙、九九六与上出乙、九七一爲一片之下 掇合二文鐵貞一从卌一从[字] [靁] 福、一一、[靁] 續、四、四五、[靁] 續、五、三四、四、

羅振玉釋靁無說見增考中五葉下

陳邦懷曰「說文解字雷字古文作[字]大徐本段注本皆如此小徐本作[字]卜辭諸文皆古文靁字羅參事釋爲𩆜誤已」見小箋三葉下

孫海波曰「此字羅振玉釋靁陳邦懷釋雷按古金文中靁𩆜互用說文雷字古文作[字]與𩆜亦近从畾二字音近固可通段也」見文編十一卷十三葉上

王襄曰「[字]古靁字从雨从[字][字]古齊字殷契作[字]齊刀化作[字]均可證或

以為象雨點之形，仍釋雨，着之以備一說。見簠考天象十三葉下

陳夢家曰：「卜辭霽从雨从㐬，即霽。說文『霽，雨止也』，『霋，霽謂之霋』。爾雅釋天『濟謂之霽』，郭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音薺』。霽是雨止住了而雲猶未散，所以洪範『曰霽』，鄭玄注作濟，云『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宋世家集解。未雨之先雲來是濟，雨止而雲未去是霽，或濟或霽，其實是一樣的。武丁卜辭之『生十月雨，其隹霽——生十月不其隹霽雨』京津、一、『翌丁亥易日，丙戌霽』續、四、五、『壬子夕霽』庫、一〇四。霽為動詞，義為雨止。」見綜述二四五葉

饒宗頤釋ΠIII為霽，見貞卜人物通考卷五第二四七葉

按說文「霝，雨零也（各本作零霝，以段注本）。从雨，㗊象零形。詩曰『霝雨其濛』。」契文當以ΠIII為初形，从000者正象零形，猶象雨形，从㗊者其譌變，音猶雷，从0亦或从

𠱠口∴品也或釋靁齋讀乃以雨以齊按齊甲文作◇◇◇金文作◇◇◇並同辭前七卷齋下無作◇◇◇者金氏續文編七卷十一葉上齋字條下收珠一一八二、一文作◇◇四二、重出與前七、十按乃星字辭云「口未有殳新◇◇」可證齋象禾麥吐穗形古文字形與此所以◇◇◇◇◇◇迥別如此非以齋也且作ꕤ諸辭如云「生十月不其隹ꕤ雨」京津、如釋為齋則下雨字當為衍文「癸未卜賓貞兹ꕤ不隹降禍」癸未卜賓貞兹ꕤ隹降禍」乙、九七九二綴合如釋為齋則與下文降禍之辭不相應「丁丑卜宇貞不ꕤ雨隹其囚丁丑卜宇貞不ꕤ雨不囚」乙、二四三八、此與前辭之意相類其下缺文當為「降禍」或與相近之辭意字當釋霝讀為霖霖許訓「雨三日以往」為霖卜辭云之者蓋恐久雨為災也其以𠱠若𠱠作有恂與妃字連文為人名無用為天象字者疑別是一字以其形近且

䨣

䨣 錄六七七

說文「䨣，雨零也，从雨各聲」此亦从雨各聲，與小篆同。辭云「在自䨣」，其義不詳，或當為地名。

霖

[甲骨字形] 前四、九、八、[甲骨字形] 前四、四七、二

羅振玉釋霖無說見增考中五葉上

按說文「霖雨三日已往从雨林聲」契文同羅說可以辭云「王遘霖眔」前四、四七、一、地名霖雨字卜辭作霝說見霝字象雨零形久雨之義當以霝為初字後世作霖者借字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霾 前六、四九、六 前七、十一、三 甲編、二八四〇 甲編、三七五四

余永梁曰「此霾字从雨貍聲」見殷虛文字考

葉玉森曰「按此疑从雨从貍象形或古文霾字」見前釋六卷四十五葉上

郭沫若曰「此字於雨下作一獸形如貓決為霾字無疑詩邶風『終風且霾』爾雅釋天『風而雨土為霾』」見卜通八五葉下

孫海波曰「說文『霾風雨土也』从雨貍聲此即古文霾字从豸即貍之省」見文編十一卷十三葉上

按說文「霾風雨土也从雨貍聲詩曰『終風且霾』」契文此字从雨下象獸形或當即貍之象形字在卜辭為天象字辭云「☒有乍☒隹霾」前六、四九、六「癸卯卜☒王固曰其霾甲辰☒」前七、十一、三「貞茲雨不隹霾」甲編、二八四〇。可證諸家釋霾可从余氏

釋寬誤下非从兒也它辭云「囚寵來囚」甲編、三七五四此甲橋記事之辭寵當為人

雩

[字形]前、五、三九、六、[字形]後、下、八、十六、[字形]後、下、十三、九、[字形]摭、三八五、[字形]粹、八四五、[字形]粹、八四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粤，亏也，審慎之詞者，从亏从寀』。金文皆从于从雨作雩（盂鼎作雩，靜敦作雩，毛公鼎、吳中丞曰从雨从粤者）。卜辭中或从雨有从粤或从雨从于，與古金文同」見增考中七十七葉下

葉玉森曰「按[字形]之異體作[字形][字形]，乃古文雩字。卜辭屢言『雩示』，即祈雨之祭也。金文段雩為粤」（說契）見前釋卷五弟四十四葉上

王國維曰「雩古文粤字，雩之譌為粤，猶霸之譌為覇矣。說文分雩粤為二字，失之」

王襄曰「春秋桓公五年左氏傳『龍見而雩』，禮記月令『大雩帝』注『雩，吁嗟求雨

之祭也』卜文曰『雩祀』即求雨之祭祀矣」見簠考典禮五葉

郭沫若曰「卜辭有𩂣字諦案乃動詞且均爲求雨之事則𩂣當是雩之異文从雨無聲無亦會意無古文舞說文『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𦏁雩或从羽雩舞羽也』周禮鼓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鄭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此足見𩂣字从舞之意亦足見雩之用舞乃自殷代以來卜辭別有从于之雩字亦作䨕于乃竽之初文象形『二』象竽管『丨』其吹也其从『丂』作者乃管外之飾以于亦亦形聲而兼會意取其用樂也」見粹考一一二葉下至一一三葉上

陳夢家曰「卜辭舞作𠈖，或作𠈖，象人兩袖舞形，即『無』字。巫祝之巫乃『無』字所衍變。（中略）巫之所事乃舞號以降神求雨，名其舞者曰巫，名其動作曰舞，名其求雨之祭祀行為曰雩。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爾雅釋訓『舞號，雩也』，郭注云『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釋文引孫炎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注云『雩，旱祭也』。凡此所說祈甘雨、求雨、請雨、旱祭等皆是雩的行為，而吁嗟與號則舞時之歌。巫、舞、雩、吁都是同音的，都是以求雨之祭而分衍出來的。（燕報二十、五五三，六一五四五）武丁卜辭的『無』即舞，到了廩康卜辭加『雨』的形符而成『𩃬』，它是說文『雩』之所從來。郭沫若釋『𩃬』為『雩』是對的，但說文『雩』已是形聲字，卜辭作『無』作『𩃬』，『𩃬』乃是舞之象形。」詳見綜述六〇〇至六〇

一葉

按說文「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于聲。䨁，或从羽，雩羽舞也」。契文一體作𩁹若𩂚，从雨从于，與小篆同，當為雩字無疑。惟作雩者多見於骨臼刻辭（計後下八、十六、又十三、九、佚一六一、續五、二二、五、又五、二三、九、四、珠、三二八、珠四五八、凡七見）其字均与「示」字連文，作「雩示若干字數屯」或言「气自雩」。據郭沫若之考證，凡此皆為人名（見古代銘刻彙考續編八葉骨臼刻辭之一考察文長不具錄），同与求雨之祭無關。惟有二辭云「貞其刂舞侯𠄎雩口卯二牛」（前、五、三、九、六、三）「貞雩祊其有貝　甲申卜賓貞雩祊亡貝」（乙、九七一、及九九二綴合）在此雩為祭名，似与後世通詁相契合。惟乙九七一片屯辭云「癸未卜賓貞茲靁隹降禍。癸未卜賓貞茲靁不隹降禍」癸未甲申二日相連，又為同版貞文，則二辭當有關連。先一日貞靁之降禍

霝為久雨（說文雨三日以往為霝）似又與同版他辭之「雩」不能相應此則疑未能明也一體作𩅦从雨从無無亦聲郭謂即許書之雩其說可从「無」「于」音韻均同也卜辭𩅦字均為求雨之祭辭云「翌日庚其𡏳乃𩅦卬至來庚又有大雨　翊日庚其𡏳乃𩅦卬至來庚亡大雨　來庚剢𡏳乃𩅦亡大雨」粹八四五「于翌日丙𩅦有大雨」粹八四八「王其乎戍𩅦盂又雨　叀亥𩅦盂田又雨」掇一・三八五「弜乎𩅦亡大雨」粹八四六是其例也金文作雩盂鼎雩毛公鼎雩善鼎均用為語辭即經典之粵王國維氏之說是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雩

四·二五　甲編、八八五、

陳夢家曰「周禮求雨之祭有雩皇兩名，樂師注『古書皇作翌』，舞師注『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為翌或為義』，說文『翌，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釋文『本作翌』。雩與皇之分別當在其舞具之不同。卜辭舞字象兩手持牛尾，呂氏春秋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周禮旄人『掌教舞散樂夷樂』，序官注云『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麾』，說文『氂，犛牛尾也』。皇舞如鄭衆、許慎所注，乃蒙羽於首以舞。說文『鷸，知天將雨鳥，故舞旱暵則冠之以禱焉』。卜辭的雩字从雨从䇂，此字近於西周初或殷一尊文之皇，其銘曰『□作厥皇考寶尊彝』（三代、一一、一、乙二八、一、）。卜辭的皇从雨，仍是求雨之舞，而且是用於四方之祭祀者，略近於舞師之羽舞。後世求

雨之舞常用羽毛為舞具所以說文雩的或體作䨁卜辭之𩂣文獻作皇宂說文作𦐇此處所釋之𩂣見綜述六〇一葉（未可能是𩂣）按字从雨从巫陳氏則謂是从𡴀二者的与𩂣字迥異辭云方𩂣求年又大雨（甲、八八五、）与求雨之事有關然不可遽定為周礼舞師之皇或說文之𦐇但當就其義形隸定作𩂣从雨从𡗜說文所無

[甲骨文字形] 乙、八四一四、[甲骨文字形] 續、四、二六、四、[甲骨文字形] 粹、一五五〇、

⿱雨龜

从雨从龜說文所無

[甲骨文字形] 乙、二八一四、[甲骨文字形] 乙、三七〇一、

⿱雨爿

从雨从爿說文所無

雲

甲編、六二〇　乙、一二、　乙、一〇八、　乙、四四五、　乙、四七八、　乙、三二九四、　乙、四六〇〇　乙、六七二三、　珠、四五一、　續、二、四四二、　古、二、七、　續存、一〇七、　粹、八三八、　新、二九二〇　新、二九二一、　新、四七二六、　菁、四、一

商承祚收此作旬見類編九卷三葉

瞿潤緡曰「云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九著於旬下非是卜辭旬字皆作旬此作云非旬字前編卷一、第三十八葉「貞茲云其□」本書五五三版「茲云雨」菁華第四版王固曰㞢祟八日庚戌㞢各云自東面母昃日亦㞢出虹自北飲于河」龜甲獸骨文字卷一第十四葉「貞尞缺于三云」後編卷上第二十二葉「癸酉卜尞于六云六犬卯羊六」又云「癸酉卜又尞于六云六犬卯五羊」可證」見卜釋二葉上

唐蘭曰「按云字商釋旬非誤卜辭或作云或作云者字形演變時代有先後

也。前編六『貞云其口』、菁華之『茲云雨』者，蓋謂茲旬也。龜甲獸骨文字六『貞尞于三云』、後編六『卜𡧊于六云』者，謂三旬及六旬也。蓋商人以旬記日，卜辭多卜旬之事，而今所傳骨版上常有六旬表及三旬表，即昔人所謂干支表也。商人尚鬼，則其於三旬六旬必有神主之，故𡧊之矣。以字形言之，則云當即云，在說文為雲之古文，而旬字卜辭多作□，當即勹字，旬以勹聲，說文以為从勹省誤也。云勹聲類相近，蓋本一字，而後世譌岐之也」。見卜釋四葉

郭沫若曰：「六云」，殆人名。云字作□，即說文雲字下『云古文省雨』之云。卜辭多用為雲雨字。詳下𡧊按其下未見更有詳解羅振玉釋為旬字非是」。見卜通五五葉上

孫海波曰：「疑是云字」。見文編附錄三七葉

于省吾曰：「契文云作□□□□等形，商承祚釋旬，唐蘭云見上引以畧按契文云

「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孫詒讓云：「御覽咎徵部引三輔舊事云：漢作靈臺，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黃氣，為疾病；赤氣為兵；黑氣為水也。」其赤黑之占與先鄭說同，惟云黃為疾病，則異。又無青白二占，疑御覽所引文有敓誤也。又易緯通卦驗說冬至候雲術云：「其雲青者饑，赤者旱，黑者水，白者為兵，黃者有土功。」亦與先鄭異。按御覽引三輔舊事列黃赤黑三氣，非有敓誤，此謂三雲之色也。御覽天部八引洞冥記曰：「吉雲之國，俗常以雲占吉凶。」又引漢書曰：「宣帝祠甘泉，有頃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是於五雲之雲之外，又有紫雲。雲之色不限於五，鄭氏言五雲，就五色之成數言之耳。雲之見也，或一色，或數色並見，所謂彔雲也。然則契文言三云、云三嗇云、四云、六云，謂三色之雲與四色

六色之雲也於雲有祀典則雲氣之占由來尚矣」見駢續三第一至二葉

按說文「雲山川之气也从雨云象雲回轉形云古文省雨𠄠亦古文雲」契文與許書古文一體作云者同从二象雲气稠疊形从𠃌象雲气之下垂也孫于二氏釋云是也卜辭言三云四云六云于氏以三色云四色云六色云解之說雖可通然未免有增字解經之嫌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魚

□前一、二九、四、□前四、二二、六、□前四、五五、五、□前四、五五、六、□前四、五五、七、
□後、下、六、十五、□甲編、二七五、□乙、二八三、□乙、七〇一五、□乙、八八九五、
□卜、七四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魚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謂从火也卜辭魚与燕尾皆作W W形不从火然石鼓文魚字下已作火形知許君蓋有所受之矣卜辭中諸魚字皆假為捕魚之漁」見增考中三十三葉下

按說文「魚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契文亦象形金文作□魚鼎□魚父乙卣餘尚多見均与魚形逼肖不能具錄小篆即自契文金文所蛻變其文字化之程度已深微遠君許云魚尾與燕尾相似乃就篆文之形體為言也

⿱㞢魚 [甲骨文] 乙、八八九二、[甲骨文] 前、六、五十、六、[甲骨文] 前、七、八、三、

葉玉森曰「此字(定按指前、六、五十、五之[甲骨文])从魚身而前有二長足疑即鰕字爾雅『鰝大鰕』楚辭『從鰕兮遊渚』注『鰕小魚也』古蓋認鰕為魚類字當从魚卜辭之[甲骨文]象形凡有又[甲骨文][甲骨文]二文似並為鰕之變體」原見鉤沉亦見前釋六卷四十六葉

按[甲骨文]之釋鰕但憑肊測殊不足據此蓋某種魚類之象形字仍當釋魚至从㞢从魚之字更非上文之變體當隸定作⿱㞢魚說文所無

魚 [甲骨文] 藏、十二、六、[甲骨文] 拾、七、一、[甲骨文] 前、一、三十、七、[甲骨文] 前、四、三、三、六、[甲骨文] 前、五、三十、六、[甲骨文] 前、五、三九、七、[甲骨文] 前、六十四、四、[甲骨文] 後、下、十五、九、[甲骨文] 乙、五八〇九、[甲骨文] 佚、七四八、

商承祚曰「𩵋字卜辭恆見以文義繹之亦是漁字与𩵋同為變體从八曰皆象取魚之具」見佚考八七葉上

金祖同曰「佚、七五九片『止日允𩵋』與上一四七片『止日允雨』同例似与天時有關」明、八九三、「𩵋允雨可為之證」見遺珠九葉

按說文从八以魚說文所無以文尋之商說是也今仍以其偏旁隸定如此金氏謂与天時有關未塙

𩽾

[甲骨字形] 甲編、二八二四、[甲骨字形] 乙、一八二三、[甲骨字形] 乙、七九八一、[甲骨字形] 續、五、二七、八

[甲骨字形] 天、二四

从魚从自說文所無

漁

藏、一二四、二 藏、一六七、三 藏、一八四、一 拾、二、五 前、一、二五、二 前、五、四四、二 前、五、四四、四 前、五、四五、二 前、五、四五、三 前、五、四五、四 前、六、五十、七 前、七、十三、二 後、下、三五、一 戩、四三、七 甲、一、七、五 乙、七一九一 菁、一三〇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瀏捕魚也从𩺰从水』篆文从魚作漁此从魚从水者與許書篆文同或从水中四魚其文曰『王漁』知亦爲漁字矣或又作𢿤从又持絲以象漁釣形石鼓文漁字作瀏周禮漁人作䱷人均从又則𢿤爲漁無疑許君以𢿤爲䰻之古文殆不然矣其魯者文曰『在凿漁』故知亦爲漁字或又作手持網或省水徑作魚見增考中七十葉下至七十一葉上」

郭沫若曰「𩵹（定按指粹一〇三九、一文）象手張網以捕魚之形當即漁字之異」見粹考

一七〇葉下

全祖同曰「魰即捕魚之漁之本字即周禮漁人之𩹄」見卜辭講話五十七葉下

丁山曰「子漁之後是爲漁氏由字面推尋漁氏宋地宜在今河北密雲縣境由文字的聲音通假看春秋時代的句吳文獻裏一稱攻吳吳王夫差鑑一稱工𩹄者減鐘一稱攻敔吳王元劍吾魚兩字自古音近字通我認爲商代的漁氏可能即戰國時代的齊國的梧邱按世本齊國的大夫有虞邱氏其舊地當即東阿縣西的魚山亦即水經注之吾山魚山名正應於梧邱即商子漁氏所在矣」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七七葉

按說文「瀺捕魚也从𩵋从水㵯篆文瀺从魚」契文作上出諸形羅氏並

燕

□藏一八七、三 □前四、二三、三 □前四、二三、六 □前四、五一、一 □前五、二、六
□前五、二八、六 □ □前六、四三、六 □前六、四四、四 □前六、四四、五 □前六、
四四、八 □前六、六十七 □甲二十六、十五 □ □甲六十六、二二

羅振玉曰「象燕籋口布翄枝尾之狀。篆書作燕形，稍失矣。卜辭借爲燕享字。」增考中三十三葉上

饒宗頤曰「□當釋燕。」見貞卜人物通考五八四葉

島邦男釋□爲舞蹈之祭儀。見殷墟卜辭研究三二七葉

葉玉森曰「按□象飛燕，逼肖。□之異體作□□□□□□□等形，準之文例頗似同字。惟本辭□□二字在一辭內，且爲連文，又似非一字，仍待商。」見前釋六卷四十一葉上

楊樹達曰「前、四、四四、五『貞由雨同片云『貞由吉燕』以燕與雨對貞蓋假燕為䜩說文日部䜩星無雲也从日燕聲吉燕蓋猶今言快晴見卜辭求義十九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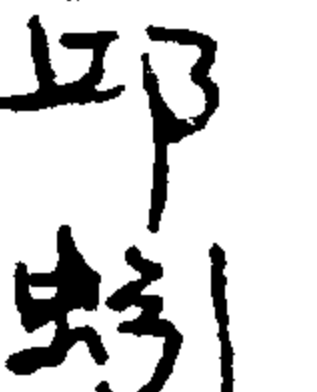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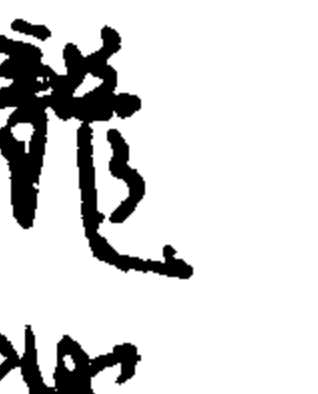
魯實先曰「燕於卜辭有二義其一如羅振玉之說借為燕享之燕如云『丙寅卜㱿貞王往于福不冓雨燕由吉』續、四、一『乙丑卜何貞王㝎𣥆燕不冓雨』乙丑卜何貞王㝎𣥆燕由吉不冓』佚、四、八是也其云『□口亥卜史貞王燕之日由吉』前、六、四三、六亦與佚辭所謂『翌乙未用羌用之日風』乙、一九四一同例是不惟燕字相重文義順適且有文例相同者比以文例證之知燕為燕字也畧中燕之第二義為方名如云『己卯卜貞令燕歸』前、五、二八、六乃卜令燕方自歸其國也如云『己巳卜㱿貞勿乎帚姘以燕往□』續、三、二六、十

者乎猶他辭之「令帚姘孟井方之女」，爾乃隸定為氏，於此辭讀如漢書司馬遷傳「李陵提步卒」之提，以氏提於古音同為孟攝，故相通假。其全辭之義為乃卜不令婦姘提燕方之師旅往殘伐方之吉凶也。郭燕方當為周之南燕（見左傳隱五年），即今河南延津縣（見通詮之四第六至十二葉釋燕）。

按說文「燕，玄鳥也。籋口，布翄，枝尾，象形。」契文作□者酷肖燕形，作□者則已漸趨整飭，為文字化過程之所必至。羅氏釋燕是也。卜辭燕字除為方國之名者外，又或為人名，如云「乙卯卜貞子燕」（乙、八六九六、八六九七），是也。至羅氏以為燕享字者，諸辭燕（詳見魯氏釋文所引）均與「其冓雨」「不冓雨」連文，魯氏以恐燕享之時霑衣失容說之，固亦可通，然通觀各辭言燕均言不冓雨者，似楊氏所說為長。惟明六六六辭云「貞王燕叀雨」（續存下二五九）云「丙戌卜史貞

王燕吉」殷契卜辭六四九云「辛巳卜口貞王燕叀吉」諸辭以王燕連文則當讀為燕享之燕耳

龍

□藏、六二、三 □藏、二〇五、三 □藏、一〇九、三 □藏、一一一、一 □藏、一六三、四 □拾、一、五 □前、四、五三、四 □前、四、五四、一 □前、四、五四、三 □前、五、三八、三 □前、七、二一、三 □後、上、九、五 □後、下、六、十四 □卜通別二、四、三 中村獸骨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龍从肉飛之形童省聲』卜辭或从平即許君所謂童省从凡象龍形凡其首即許君誤以爲从肉者乃其身矣或省平但爲首角全身之形或又增足」見增考中三十三葉上

郭沫若曰「□殆亦龍之異文假爲寵」見卜通二册別二第四葉上

金祖同曰「『□受師』以爲『殆龍字之異假爲寵』予按『茲邑龍』猶之『它辭言大邑商』或『天邑商』殆是地名」見遺珠四一葉

唐蘭曰「卜辭習見或作□□□等形又或作□□□□等則其繁形

也自羅氏誤釋為龍學者咸承之不知龍字作□□等形象曲身尾向
外此蟠結身尾向內其形迥異余謂此簡體作□明即□字向前人莫悟
何也□字王國維讀作旬甚是劉鶚謂□象虺形以與鼎彝虺形相近孫
詒讓釋為它雖不如王氏讀旬之精確然由字形言之解為蛇虺固猶近
之也余考彝器之稱蟠虺文者象兩蛇糾結之狀節取其上半乃作□形
其全形當作□與□形無關余所見有文戒戊鼻盤亞吳盤舟盤腹內
均有一爬蟲之圖畧如□當即□形惟彼為正面故有兩肉角此為側面
故只一角耳然則□或□象龍蛇之類而非龍或蛇字又變作□更變而
為□則為云字雲之本字也似古人以此為能興雲則□當是龍類也史記
封禪書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集解以螾為邱蚓殊誤邱蚓豈足為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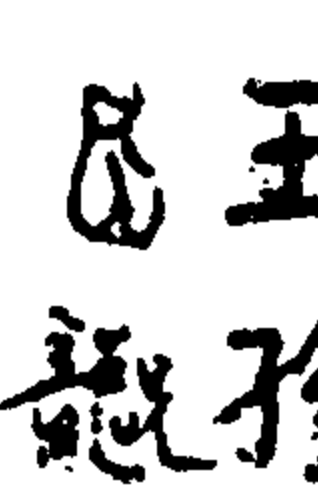
瑞哉余謂蜧即𠃬之假借字說文「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地螻當是地蜧之誤呂覽應同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大螾大螻二字疑亦校者據誤本旁注而闌入正文者然則黃龍地蜧即螭而𠃬實象螭之形也卜辭中同一文字往往因用法不同書法亦有殊異作𠃬者多用為旬作𠃬者多用為雲此作𠁳或𠃬者其用法又異此辭云「貞㞢𠃬」別一辭云「卯帚旁子于匕己允㞢𠃬」（鐵七六、一）疑讀為悍或怨詩正月「憂心悍悍」說文「怨憂也」見天壤文釋四十葉下至四十一葉

按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从肉飛之形童省聲」契文作上出諸形羅氏釋龍是也說者或疑同是一字何以形體迥異按古文字形體多異蓋文字演變所必經之階段

尤以象形文字為然但取形似不拘拘於點畫之同異也𥄎字在卜辭為地名或方國之名作[glyph]若[glyph]者則均與疾病有關辭云「貞有疾目龍疾目不其龍」乙、九六〇余疑當讀為矓目不明也然以讀它辭則不能洽適如云「御婦[glyph]子于匕己允有[glyph]」戩、七、一六「戊子卜㱿貞王固[glyph]」乙、七六八、「今日疾口[glyph]」乙、九六四、「貞疾身[glyph]」乙、二三四〇、是唐氏釋蠙謂即蠵之象形字以與作𥄎者相區別於卜辭辭例之解釋較羅說似較為長惟于字形則較遠今姑仍羅說收為一字存以俟考

按嚴一萍曰「𥄎字與[glyph][glyph][glyph]諸形舊並釋龍唐蘭始析為二字謂𥄎[glyph]諸即𥄎字為地蠙之象形當讀惸或釣訓憂案唐說甚是惟以讀為惸訓憂衡諸卜辭未能盡通疑當讀為眴眴通瞚說文瞚開闔目數搖也从目

寅聲」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作眴呂氏春秋安死篇「其視萬歲猶一瞚也」高注「穎川人相視曰瞚」史記項羽本紀「梁眴籍曰可行矣」繫傳曰「謂動目私視之也」眴又通眩一切經音義卷十三「眩古文作眴」又孟子滕文公云「若藥不瞑眩」音義亦曰「瞑眩又作眠眴」漢書揚雄傳「目冥眴而亡見」方言「顛眴謂之眠眩」皆眴即眩之證說文曰「眩目無常主也」釋名釋疾病「眩縣也目視動亂如懸物搖搖不定也」國語「觀美而眩」賈注「惑也」字林「眩亂也」蒼頡篇「眩視不明也」證知眴通瞚即眩而以眴釋夕丏諸字則卜辭繫丏夕之辭無不渙然通順矣見殷契徵醫四一葉

按嚴氏謂瞚眴眩音義並近其說是也以讀卜辭疾目其丏不其丏之文固可怡然理順然以讀它辭亦未盡渙然通順嚴氏乃謂「風眩即外臺秘

要之風頭、眩頭、風眩，其原因甚多，爲多種疾病之一「證候」上見同，蓋特以解釋卜辭多種疾病均見「其𢀛不其𢀛」之一事，實其說實未免鄰於想象，然較之唐說則又進一境矣。

葉玉森曰：「近世地質學者考叢化石，乃決定龍爲古代之爬行動物，種類孔繁，或一棲兩棲，或有翼無翼，或肢有鉤爪，或頸有廣鰭，其體長或至十二三丈。此徵之實驗者，當非若齊東野語也。吾國古以龍爲四靈之一，其形雖不可考，然於契文諦察象形諸龍字，可得十之七八。如[古文字]，[古文字]象首角，W左象角，右象耳，巛象甲紋。[古文字]，凹象首角，ㄑ象甲紋。[古文字]，ㄣ象首角，ㄑ象甲紋。[古文字]，ㄑ象首角，ㄑ象二肢。龍本有四肢，側視乃見其二。肢有事似虎，二象甲紋。[古文字]，ㄈ象龍頂肉冠，ㄈ象潤口，ㄇ象二肢，⋮象斑紋。[古文字]，ㄈ象肉冠及潤口，ㄚㄚ象二爪，[古文字]，平

除鐘文外均與契文略同

从兄尚以兄爲聲也

𪚧

[甲骨字形] 佚、三八六、

商承祚曰「疑亦龍字」見佚考五五葉下

唐蘭曰「右𪚧字商承祚『疑亦龍字』今按非是此字从龍幵聲TT即幵也金文𢏚毁云『隹八月甲申公中才宗周易𢏚貝五朋』（攈古錄二之三卷十葉）𢏚字作[字形]昔人不識孫詒讓至附會丁為筭卅之六[字形]為弓十二（古籀餘論廿二、名原上二）余謂當是从弓幵聲即『帝嚳射官』之𢏚字也蓋古文字之垂筆每易增一橫畫如米之為米十之為十丫之為干之類比比皆是則TT即幵之初文固無可疑也」說文字記三十四葉下

按說文「𪚧龍耆脊上𪚧𪚧也从龍幵聲」契文从龍从TT唐氏謂TT即幵字其說可从本辭僅餘殘文不詳其義

⿱龍丙

𢒠乙、五三〇三、

从龍从丙說文所無

⿱龍亡

𢒠粹一五四四、

郭沫若曰「⿱亡龍殆龍之繁文以亡為聲金文龔字或作龏（定按即前龍字條下所引王孫鐘銘）文所从龍字以兄為聲与此同⿱亡龍當假為隴登田⿱亡龍者治場隴也」見粹考二〇六葉下

按从龍从亡說文所無

非

非 前七、十、四、非 拾、十一、十八、非 佚、七九四、非 粹、五五、非 粹、一一二六、非 契、七九四、⿰非廾 佚、三七四、⿰非廾 簠、徵、天象、三八、非 粹、一一五八

王襄曰「非疑古北字，即邶之省。殷畿內地名，周滅殷，分其畿內之地為邶鄘衛三國，或沿殷之舊名名之」。見簠考地望四葉下

葉玉森曰「⿰非廾疑為𧊒之初文」。見前釋四卷六十二葉下

陳邦懷曰「𠬪之初字」。見騈三第二九葉引。謂見拾遺十二葉

于省吾曰「按王葉陳三氏說非是。非乃非之初文。金文非字傳卣作非，⿱非廾鼎作非，曶鼎作非，毛公鼎作非，其演變之迹與契文相銜。⿰非廾乃⿱非手之初字。文金文⿱非廾啟鼎⿱非廾字作⿰非廾，古匋文舂錄附編十八有⿱非卄字，亦即⿱非廾字。契文⿰非廾从非，亦从非，八八者，文之省也。⿱非廾字當即說文記字重文𩰫所从之⿱非手，𩰫从

𢱭聲。𢱭从非聲，與符鄙切之圮為雙聲字。𢱭𢱭並諧非聲。篆文从𠂇从手，
與从奴在偏旁中每無別，如契文𢦏字說文作𢱭，金文叢字後世作擇，金文
有叢無擇，叢字演變為擇，說文訓叢。陳畛毀叢字从奴作𠬞，師𤼷毀叢字
為引給擇，為東甌岐，為之字失之。
从叔作𠬞，金文寘字从奥作𠬞，說文作𡦹，此均从廾从奴从手，𢱭變之
證。𢱭即今排字，古文偏旁之部位變動不居，清儒不解此義，遂不知醳之
以𢱭即以排矣。契文言非𢱭，與尚書言棐，其他經傳言非或匪，用法同。捦
十二、十八。「非若」，爾雅釋詁：「若，善也。」古籍亦訓若為順，順與善義相因，非若
即非順善也。粹七九四、「非𢱭因」，契文言因，同於周易之言咎，非因謂非咎災
也。粹五五「日又戠𢱭因，隹若」，𢱭因猶易大有初九之言「匪咎」，匪非義同，古
通用。𢱭因隹若者，非咎災而為順善也。粹一二六二「又帝𢱭因」，言雖有祟

而非咎災也。佚、三七四、「日月又食隹若日月又食⿱非弜若」⿱非弜若与隹若對貞⿱非弜若即非若也。簠、天、三八、「茲雨⿱非弜囚」言今雨非咎災也。粹、一一五八、「⿱非弜行用𢦏非」猶不也。言不行用𢦏也。續、六、十三、十、「⿱非弜亯隹疒亯」即卒（詳王國維說文釋辭上）辛𦤎也。言非辛𦤎而唯疒病也。余所藏明義士墨本有辭云「⿱非弜乎歸若」言不乎歸而順善也。粹、一一五七及一一五九並有⿱非弜隹之語，此乃非各殷王卜⿱非弜隹者非唯也。蒙他殷之辭而為貴語也。續、三、三十、一一、「才非貞」前、二、十、四、「王步口𨻰𨻰」𨻰字从⿱非弜非𨻰並為地名。要之廾非為初文，非字⿱非弜字後世孳變為⿱非手，亦即排字。篆文偏旁之从廾从奴从手每互作。篆文言非⿱非弜与經傳言非或匪（匪棐）用法同。研契諸家既不識非之初文，遂無由知⿱非弜為⿱非手、排、之初文矣。見歸三第二九葉釋非⿱非弜

郭沫若曰「𢌳字不識以辭意推之當是動詞且于軍旅之事似有關」見粹考一四八葉下

魯實先曰「𢌳即非字於卜辭有二義其一為訓不之非其一為方名」見姓氏通釋之一東海學報一期八葉及九葉

按說文「非違也从飛下𦐇取其相背」契文作上出諸形𢌳為本字𢌳則排字借為非于說於諸辭皆能通讀可以或為方名金文作非毛公鼎𢌳曶鼎非𢌳𢌳非伯多壺非傳卣略同許辭為以飛下𦐇乃就篆文立說契文字形从廾与从収同其上所以似北而非北其朔義不可知以為否定詞假借義也